鄉土

綜合性
半月刊

魯迅先生逝世廿四週年紀念

靈臺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闇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

二十一歲時作
五十一歲時寫之
時辛未二月十六日也
魯迅

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

．第四卷．第二十期．總第九十二號．一九六零年十月十六日．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鄉土

92

本期目錄

編者的話

本社是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建立，越年元旦，創刊了本雜誌。時光如流，到今天，社的有史，已閱四週年。雜誌之爲命，也快滿四週歲了。四年的時間裏，雜誌出版了九十二期，說漫長不算漫長，說短促也不怎樣短促，回憶當日創辦的艱難，四年中耕耘的勤苦，而所得成績都是如此的卑微，甚至不能稍符創辦初衷之萬一，這眞使我們社中同仁愧對親朋，愧對讀友，於每一回顧之時，爲之汗顏無地。當然，責任上使我們不能不負疚，但四年來各方支持的摯熱盛情，特別是作家朋友們的殷殷伸出援助之手，宵旰紛勞，供稿不輟，這却是我社同仁所深刻銘記，無限感激瞻依的。

這一期的出版，適值魯迅先生逝世廿四週年紀念，多承張千帆、思毅、張向天諸先生的惠錫鴻文，使我們能够有機會組成一個小小的紀念特輯，諸先生的文章，讀者已有素稔，無待編者的一一介紹，各稿雖有不同的性質，却有同等的分量，這是本刊厚荷作家朋友牽挈扶持之又一有力說明。

另外有一篇文章，是編者所要特別向讀友推荐的，就是瞿蛻園先生的「王湘綺與齊白石」。壬秋齊璜有師徒之雅，作者與白石又不惟是泛泛之交，下筆數千言，語語親切有味，酷愛白石老人金石書畫詩文的人，讀了將有新鮮的聞見。末了，祝我們親愛的讀友長健！

新聞文藝化・知識趣味化

魯迅的舊體詩

張千帆

五四時代的老作家們，大都能作舊詩，在成就方面特別值得我們重視的是魯迅。雖然他對詩歌一向自稱為「外行」，在「兩地書」第一集第三十二節裏，魯迅還自謂「我自己是不會做詩的」，又在「集外集」的「序文」中，也說過「我不喜歡做新詩，但也不喜歡做古詩」的話，而其實，魯迅在這謙遜的態度之中，却隱藏着對詩歌高度的熱愛。他具有詩人的性格和氣質，他的詩音韻鏗鏘，筆力雄健，意境雋永，他在詩歌方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輝煌成績。他從詩的創作到詩的理論，都是他的文藝思想的一個構成部份，與他一生文學事業的發展是分不開的。

魯迅的詩就記載下來的看，最早的是一八九八年離家赴南京求學時所寫的斷句：「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語喧。」自云：「皆所身歷，非托諸空言也。」（「全集補遺續編」：「憂劍生雜記」）直到三十年代那些黑暗歲月，他斷續地寫下了一些古體詩，從一九三一年至三四年這一段時期寫得最多，這些作品有手足情誼的懷念，有風景的描寫，有贈別的吟詠，也有對戰友的悼念。這些詩裏滲透着這位文藝巨人的深摯的激情，許多詩句像刀鋒的冷光，像湧自深心的噴泉。它們不但是魯迅個人悲憤的抒發，也是對敵戰鬥的投槍和匕首，也是人民借着詩人的口發出來的呼聲。

魯迅寫的舊詩，數量雖然不多，但詩的質量是非常高的。他的舊詩的重要特色，是思想內容的充實，是黑暗現象的揭露，深沉地繪出了當時社會的醜惡，環境的殘酷，而最重要的是表現了作者與時俱進的反抗精神。以舊形式寫新內容，語言精煉，富於藝術的感染力，令人感到他的詩，充滿着新的血液和生命。在他的詩篇裏，正如在他的小說、雜文裏所表現的一樣，是充滿着堅韌無比的戰鬥精神的。

靈台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闇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軒轅。
——自題小像

魯迅作這首詩時，是一九〇二年在東京留學的青年時代。他於一九三一年親題本詩之後，有這樣的跋語：「二十一歲時作，五十一歲時寫，書時辛未二月十六日也。」許壽裳解釋全詩說：「首句說留學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寫遙望故國風雨飄搖之狀，三述同胞未醒，不勝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懷抱，是一句畢生實踐的格言。」（見「我所認識的魯迅」頁二四）在這首短詩裏，魯迅充分表露出他那瑰奇的詩才與偉大的抱負，使我們親切地體會到一個寄居國外的熱血青年，悵望風雨飄搖的祖國天野，吐露出他那深厚的愛國情感和壯烈的胸懷。反映出作為一個愛國主義者的青年魯迅的精神面貌。全詩所表達的沉重情感，至今讀來猶令人有置身在風雨危舟中之感。這在魯迅所有的舊詩中，是第一座里程碑。

慣於長夜過春時，
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
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
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
月光如水照緇衣。
——「為了忘却的紀念」

這是魯迅的一首七言律詩。見於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七——八日所作的「為了忘却的紀念」一文中。但詩却是寫於一九三一年二月間的一個深夜裏，那正是他為了避免追捕而逃居在上海的一家客棧裏，得到柔石、胡也頻、李偉森、白莽、馮鏗這五位作家被害消息的時候。魯迅在悲憤交集的心情下，寫出了這眞摯沉痛的血淚一般的詩文。

這首詩的開頭第一句「慣於長夜過春時」，就給人一種奇峯突起的感覺。「夜正長，路也正長」，正是魯迅當時所處的環境，他是不止一次地拿漫漫的長夜來比喻黑暗的統治的。而這回却在「長夜過春時」的前面，加上了「慣於」二字，因而它所展示出來的不僅是魯迅有着一個怎樣的不眠之夜，而是說明了他曾有過多少個不眠的黑夜，是多麼需要一個充滿陽光的、跳躍着歡樂的春天啊！

「挈婦將雛鬢有絲」，這是個非常簡練的詩句，但給人們描繪出了非常複雜的情景。許廣平對這次的出走，在「欣慰的紀念」第一七六頁記述稱：「剛剛安頓不久，就遇到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柔石被逮事件……只是他一個人出走也不大妥當，我們在患難中也不能共生死在一處嗎！還是把我們留在原處，實在不好。這回是三個人連同女工一位，租了一間外國旅館住了下來。這時海嬰不過一歲零三個月，剛剛學走路，在窄窄的一小間房裏，較好的小床，讓給海嬰和女工睡，我們是在靠門口的一張比較小的床上。」這可作為詩裏「挈婦將雛」的一個好注脚。

「夢裏依稀慈母淚」，是一個深宛動人，意遠情長的句子，它一方面表現了魯迅當時的悲憤情緒與沉痛的心情，另一方面它又不僅包含着魯迅對於自己的母親的想念，同時也包含着魯迅對殉難的柔石的母親的想念。尤其有更深遠意義的，這句詩是表達了魯迅對更多的殉難者的母親的深沉的敬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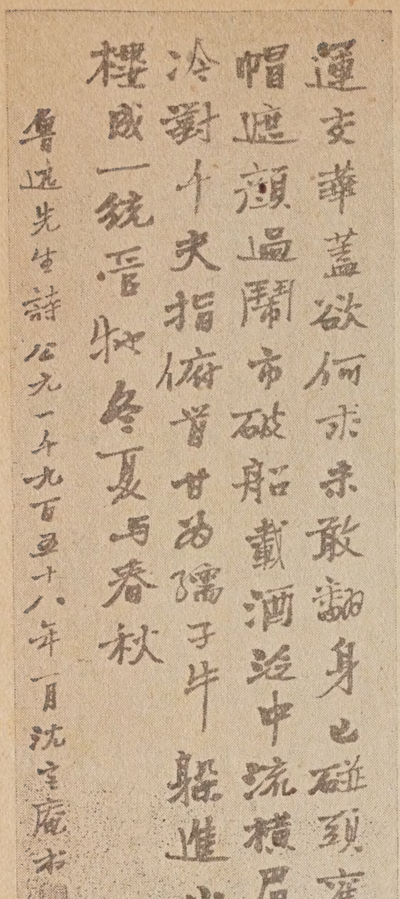
「城頭變幻大王旗」，寥寥數字，活生生地勾劃出了當時殘殺人民的窮兇極惡的猙獰面目，同時也激蕩着魯迅的憎惡和輕蔑的感情。

從「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這兩句詩裏，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目睹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這是魯迅所不能忍受的。而站立在我們面前的，正是「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眞實的形象。「怒向刀叢覓小詩」，這眞是最硬的骨頭，「最可寶貴的性格」，同時也是「擲地作金石聲」的好詩句。

末尾兩句「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語意中充分體現了在「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的舊中國，這樣的詩的確是沒有寫處的！同時也流露了詩人的內心痛苦和無可奈何的悲哀。在一片如水的月光之下，我們彷彿看見了，在漫漫長夜中的沉寂的客棧的院子中，徘徊着一個憤怒的頑强的戰士的身影。

這首詩，可以說是魯迅舊體詩的又一座里程碑。它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含蘊着高度的愛國思想和革命熱情，無論從社會性、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達到了登峯造極的高度，創造了非常優秀的藝術成就。柳亞子評這首詩說：「郁怒情深，兼而有之。」許壽裳評云：「全首眞切哀痛，為人們所傳誦。」郭沫若於一九三七年評云：「原詩大有唐人風韻，哀切動人，可稱絕唱。」他并步魯迅這首詩的原韻，發表了同樣有名的一首詩。這兩首詩表現了這兩位文壇巨人的精誠團結，這兩首詩也成了詩歌創作中的雙璧。

洞庭木落楚天高，



海上名書法家沈定庵所書魯迅先生詩作　（向北樓藏）

眉黛猩紅涴戰袍。
澤畔有人吟不得，
秋波渺渺失離騷！

——無題

這首詩作於一九三二年，意境高遠，感情深厚。字裏行間使我們體會到的，是在那個戰禍連年、哀鴻遍野、苛政猛於虎、箝制言論嚴密的時代，連說話寫文章都完全失去了自由。提起往日的屈原，在苦難中，還可以澤畔行吟，而魯迅在當時是連一點自由也沒有了，正如他自己所說：「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那是一個多麼黑暗的時代！郁達夫最喜愛這首詩，他評這首詩是魯迅七絕中的壓卷之作。

豈有豪情似舊時，
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
又為斯民哭健兒！

——悼楊銓

本詩為哀悼楊銓（杏佛）被刺之作。楊銓被暗殺是發生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晨八時十五分。楊杏佛被害時正好兩個孩子同車，當「槍一響，楊杏佛立刻用身體去覆蓋同車的兩個孩子，結果孩子無恙，他自已犧牲了。魯迅不只一次稱道這件事，並且認為楊杏佛當時是清醒和堅強的。」（引自唐弢「向魯迅學習」）魯迅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參加了亡友楊銓的入殮儀式歸來之後，就寫下了這首發自肺腑，既憤慨而又悲涼感人的詩章。在這首短歌裏，魯迅用了蘸滿淚水的詩筆，畫出了那風雨交加、天昏地暗的時代環境，對於死者表示了深沉的悲痛和哀愁。令人讀了，有一種「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之感。許壽裳說：「……這首詩才氣縱橫，富於新意，無異龔自珍。」（「亡友魯迅印象記」頁一〇二）又如「悼丁君」、「阻郁達夫移家杭州」等詩章，也都深藏着對反動統治的極度憤恨。這些詩篇，都有獨特而深長的意義。尤其是一九三三年「自嘲」一詩中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已經廣泛地流傳在人民的口頭。這兩句詩最足以代表他的人格，是充分地反映出了魯迅的崇高的品質和反抗黑暗的鬥爭精神。在强敵之前，魯迅是英勇的，冷酷的，堅決的；對於人民呢，他是熱情的，溫暖的，信賴的。魯迅的這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

華燈照宴敞豪門，
嬌女嚴裝侍玉樽。
忽憶情親焦土下，
佯看羅襪掩啼痕。

——所聞

這首詩作於一九三二年除夕，是為內山夫人題字作紀念的。鄭子瑜評稱：「此詩當不愧是絕詩中之最超絕的一首。末二句寫出侍女的悲慟而不得，哀艷動人，實比較那『對人歡笑背人愁』眞切得多！」張向天在「魯迅舊詩箋注」中說：「這雖是一首詩，但它首尾完整極像一篇精製提煉的小說，有背景，有烘托，有隱寫，有明寫，豪門的窮極奢侈，酒食喧騰，無恥淫笑，生動地描劃出那個時代國民黨豪門階級的荒淫無恥。就在這個場面之下却有不幸的女兒在裝着笑臉侑酒，在俯首拭淚，在痛苦的受折磨。哀父母之俱亡，傷復仇之無日。這該是多深刻、鮮明、有力的控訴！詩中的這個不幸的少女是極富於代表性的，……。她代表了千千萬萬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統治下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少女，魯迅先生在塑造這個典型的時候，他心頭的沉重是可想而知的。」我認為這一段評述是很確切的。

曾驚秋肅臨天下，
敢遣春溫上筆端。
塵海蒼茫沉百感，
金風蕭瑟走千官。
老歸大澤菰蒲盡，
夢墜空雲齒髮寒。
竦聽荒鷄偏闃寂，
起看星斗正闌干。

——亥年殘秋偶作

這一首沉痛的悼時傷懷的詩，是書贈許壽裳先生的。作者以沉鬱頓挫的筆觸，寫出深深的哀感。一面是對現實的不滿，同時又期待着未來的光明，筆致精悍，同是難得的好詩。許先生於一九三六年所作「懷舊」中說：「俯視一切，感慨百端，於悲憤中寓熹微的星光也。」這體會是很深刻的。鄭子瑜也說：「這當是先生最好的一首律詩，句句深刻，層層俱到，無論就意境說，就音韻說，都是卓越的。」（引「魯迅詩話」二十一頁）

魯迅的古典文基礎非常深厚，他對於文學遺產的接受，是多方面的，是廣收博取的。魯迅的詩歌語言，能有這種强勁的表現能力，一面是由於他有古典詩歌的深厚修養，同時又是在新舊語言的基礎上提煉出來的。用字造句，都下了很深的工夫。如「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冷」字，「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甘」字，「忍看朋輩成新鬼」的「忍」字，「怒向刀叢覓小詩」的「怒」字；「塵海蒼茫沉百感」的「沉」字，「金風蕭瑟走千官」的「走」字，都是經過千錘百煉來更深一層地表達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由此可見魯迅寫詩的態度，是非常嚴肅的。

魯迅是偉大的文藝巨匠。他主要的成就在雜文和小說方面，而他在詩歌創作方面，雖然字數不多，但作為文藝戰線的一翼的詩歌陣線上，魯迅所創作的詩歌，尖銳地打擊了敵人，它們仍然「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應該說，在認識魯迅一生鬥爭的精神與文學革命的事業上，他的舊詩是與他的其他文學作品有同樣的價值。一個偉大的革命戰士，他的全部的戰鬥生活，就是一部最現實、最輝煌的史詩。

讀「野草」札記

思毅



魯迅是一面旗幟，一面鮮明的戰鬥的旗幟。

在魯迅的戰鬥的一生中，在他三十年的創作生涯中，這位「見善若驚，疾惡若仇」、衝鋒陷陣、勇往直前、義無反顧的身經百戰的偉大的戰士，曾經運用了各種不同的銳利的文藝武器來攻擊敵人。他寫了許多長矛巨戟似的小說，也寫了許多極其豐富的如匕首和投槍般的雜文；他寫了不少舊體詩，也寫了一些他自稱爲「打油詩」和民歌體的作品。新詩創作雖然不多，散文詩「野草」却是影響極大，成爲他全部作品裏一個重要組成部份的名作。

「野草」寫成於一九二四年九月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其中除卷首「題辭」外，共收散文詩二十三篇，是魯迅的重要作品，是一部傑出的散文詩集。在當時說來，這是自民國以來最黑暗的時代，也是人民大衆最渴望光明的時代。這本散文詩集的作品，都是針對現實情況，有感而發的。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爲它表現了當時的黑暗現實，同時也表現了當時作爲戰士的作者的精神面貌。魯迅以他的沈鬱、剛健、優美的筆調，抒寫了他在本時期探索和戰鬥的歷程上所特有的那種思想和感情。一九三〇年後，魯迅站在思想的更高處論到「野草」的時候，說他這本新詩的結集「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小花，當然不會美麗。但這地獄也必須失掉」。（「野草英文譯本序」：「二心集」）這些「慘白色小花」，是有着香氣的，是悅目的。它是在黑暗土壤裏開出來的花，它反映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那個歷史時期的形形色色，它是魯迅思想情感最眞實、最深刻的表露。某些詩的寫作動機和它的意義，魯迅也在「野草英文譯本序」裏說得很清楚：有的是「因爲憎惡社會上旁觀者之多」而作的，如「復仇」；有的是「驚異於青年之消沉」而作的，如「希望」；有的是由於「段祺瑞政府槍擊徒手民衆」而作的，如「淡淡的血痕中」……。儘管魯迅不時地說到徬徨、失望、懷疑……，儘管魯迅的詩中有着若干感傷、空虛以至頹廢的情緒，但是却教人更清醒、更活潑，並不使人痲木、昏沉，更重要的是表現了魯迅在本時期的頑強不屈的戰鬥意志。而這樣情況之所以發生，是有它的歷史根源的。這些作品，是寫在「五四」運動之後，魯迅也曾在「『自選集』自序」中說：「『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只因爲成了游勇，佈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以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氣却冷得不少……。」「野草」這本散文詩集的寫作背影和作者的心情，這幾句話已經表白得十分清楚。魯迅處在秋夜一般冷酷黑暗的環境中，成了游勇，佈不成陣，懷抱着「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徬徨」的心情。不過，他並沒有放下武器，仍然是「荷」着「戟」的。他雖一方面感到「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一方面又「終於不能證實」。光明與黑暗的矛盾，希望與絕望的矛盾，構成了他的徬徨的心情。然而不放棄希望，始終追求光明，却是他一貫的主導的情緒。由此可見，魯迅的懷疑，絕非是對革命事業的動搖，他的徬徨，絕非對革命工作的倦怠。他的懷疑，乃是對於那實有的黑暗統治的大胆挑戰。他在「希望」中寫道：「……而我的面前又竟至於並且沒有眞的暗夜。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而他的徬徨，也是對於那些「高陞」和「退隱」者的鄙視和打擊。他在「影的告別」中寫道：「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裏，我不願去。……嗚呼嗚呼，我不願意，我不如徬徨於無地。」魯迅清醒地估計到：「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却要身受的」；因此他决不閉上眼睛認爲一切「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决，無改革，無反抗」；他是「眞誠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第一個「兇猛的闖將」。（「墳」：「論睜了眼看」）這也正如許廣平所說的：「雖則先生所感覺的是黑暗居多，而對於青年，却處處給與一種不退走，不悲觀，不絕望的誘導，自己也仍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爲作可爲，向前的走去。」（「兩地書」：之五）

從「野草」的「題辭」看，我們也可以明白魯迅其所以用「野草」命名，是有着深長的積極意義的。它象徵着被侮辱被損害的人民大衆迫切地期待革命。所謂「地火」的爆發，並預言：「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這就不僅是暗喻，而且簡直指明了人民革命的必然勝利。所以，「題辭」在「野草」裏面，無疑地是一篇有光有熱的「反抗之歌」。它是在大憎恨中的心底聲音。這是對「明」、「生」、「未來」的喜氣洋洋的嘹亮的歡迎詞，是革命的進行曲。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的預見。瞿秋白說得好：「時代也是有主人的：對於有些人這是世紀末；對於另外一些人這也許是世紀初，——黃金時代的開始呢。」（「瞿秋白文集」第二卷：「世紀末的悲哀」。）這篇「題辭」，預示着該是黃金時代的開始了。

魯迅的這一本傑出的散文集，雖然只是薄薄的一本，然而却蘊藏着無比強烈的戰鬥力。「野草」裏的詩篇，情感是濃烈的，然而它又是含蓄的。臧克家在「魯迅對詩歌的貢獻」一文中指出：「作者用了最精練的表現手法，形象地表現出了他的思想和情感。形式方面也是多樣的，有時以個人爲主體，展開了描寫，用景物襯托出作者的情感，加深了詩的氣氛，增重了動人的力量；有時採取了說故事的方式，一步步引人入勝；有時採用了戲劇的形式，用對話把人物的內心思想表現出來。爲了加強感染的力量，有時也運用了詩歌上常常被採

用的復踏。這些詩篇，內容和形式是諧和的，詩意是濃烈的，藝術表現是很成功的。」的確，在「五四」運動以後，到了魯迅寫散文詩的時候，詩壇就呈現了另一番新氣象。「野草」的出版，對新詩的發展，從內容到形式，都具有劃時代的里程碑的重大意義。我們認識「野草」的劃時代的戰鬥意義是應該從我國新詩的發生、發展幷結合它本身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點來理解的。

高爾基說：「所謂詩人，就是反響。詩人必須響應一切的呼聲，一切生活底叫喊。」「詩人不僅是自己靈魂的乳母，其實是世界底聲音。」（「給青年作者」）作爲一個詩人，魯迅的詩表達了鞭撻現實，嚮往未來的頑强的戰鬥精神，他的確響應了一切的呼聲，一切生活的叫喊。他的詩不僅是自己靈魂的乳母，而且是世界的聲音。「野草」的每一篇差不多都是魯迅自己表現他嚮往未來的長遠的理想，而且爲實現未來的理想不斷地探索具體的道路。像「秋夜」一篇，是對於黑暗的舊勢力表達了自己强烈的憎恨和蔑視，幷通過鬥爭去召喚戰鬥的伙伴。「過客」是齣充滿着不顧犧牲的奮鬥精神，站在時代的頂端，爲人民大衆摸索前途的獨幕劇，是「野草」集中具有代表意義的一篇作品。「過客」寫作的過程，據孫伏園說：魯迅這篇「過客」，是在腦子醞釀了十年之久才寫出來的。作品中的「困頓倔强」的過客應當就是魯迅本人的寫照，而作品中的「荒涼破敗」的背景也應當就是病態中國社會的縮影。這個過客强烈地憎恨着他從那裏走過來的地方，那裏「沒有一處沒有名目，沒有一處沒有地主，沒有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有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有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因此，從他還能記得的時候，他「就在這麼走，要走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就在前面」。「前面是怎麼樣一個所在」，過客是不大清楚的。但是過客是不肯停留的，他沒法休息下來，因爲前面還有一種聲音在催促他，叫喊他。儘管讓老翁告訴他，前面是「墳」，女孩告訴他說是「那裏有許多許多野百合，野薔薇」，他終於「昂了頭」奮然地走去了。在魯迅的小說「傷逝」中，也曾說：「四週圍廣大的空虛，還有死的靜寂。死於無愛的人們的眼前的黑暗，我彷彿一一看見，還聽得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紮的聲音。」這「聲音」是人民大衆苦悶的聲音，掙紮的聲音，這就使他「息不下」，要執行他前驅者的戰鬥的任務。其實，魯迅也早已把老中國當做一種「黑色的染缸」，而且深信這種「黑漆的染缸」不打破，中國即無希望。（見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給景宋的信）「過客」的不顧一切的向前邁進，就是爲了要打破這種「漆黑的染缸」，走向生活，走向明天。從「過客」裏，我們可以看得到魯迅對於封建地主階級所統治的社會，是多麼深惡痛絕；而他的不捨晝夜的探索前進的精神，又是多麼堅决、頑强！他相信前面還有路，他要讓人類活下去。

而魯迅把這種戰鬥意志發揚到更高的程度，而且顯示了這種戰鬥之最後勝利的，是他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寫的「淡淡的血痕中」。在「野草」中，可以說這是一篇寫得最直接、最露骨的文字。這是魯迅對於青年，對於戰友最眞摯淳樸的態度與感情之流露，這是爲「紀念幾個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而寫的一首不朽的詩篇。是魯迅最高貴的品質的表現。在這裏沒有任何私情的存在，而只有人類正義的伸展。他悼念死者，憐憫生者，希望來者。因而痛惡當時的統治者——造物主。在這首詩的最後，魯迅這樣歌頌了「叛逆的猛士」：「他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還「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這樣的猛士，能有這麼洞澈的識見和使天地變色的猛烈威力，正是魯迅日夜在探索着和嚮往着的，而最後，待到他找到了這樣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眞理，因而使自己的戰鬥力量與中國人民革命主力相結合一致的時候，魯迅也終於成爲這樣的猛士了。

在「野草」中的「我的失戀」、「狗的駁詰」、「立論」等篇，則執行了魯迅的所謂「社會批評」的雜文的任務，向一切庸俗的市儈主義、中庸之道作了掃蕩和嘲諷。像「雪」、「風箏」、「好的故事」等篇，雖在冷酷的環境中却興起對人生的美景的渴望；又像「影的告別」、「希望」、「死火」、「復仇」等篇，就是對自己戰鬥力量的挖掘。這些作品，都是運用散文詩這一獨特的形式所到達的思想性的高峰。

總之，「野草」是內容豐富、筆調優美、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的散文詩集，它反映了魯迅當時的思想矛盾和內心的苦悶，同時也表現出作爲戰士的倔强的身影，以及他對猛士的贊頌，對戰鬥的號召，對美好的未來的渴望，對黑暗勢力的憎恨與蔑視。如果說魯迅的雜文主要是用以打擊敵人的「投槍」和「匕首」，他的散文詩則除了打擊敵人，還有對他自己的鞭策。這是魯迅的「野草」的戰鬥精神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如果說雜文是文藝性的論文，是詩與政論的結合，是直接評價現實的；而他的散文詩雖然和雜文同樣具有幽默感和諷刺性，但它不以政論的風貌出現，只是在情節上和形象的中間含蓄着政論的因素，而它所含蓄的政論的因素又是容易體會得到的。這就是魯迅的散文詩之所以在思想性的深度上特別突出的根本原因。就其藝術特點和在風格上來說，「野草」也具有鮮明的特色。它是完美和諧的、意境高超、想像力極爲豐富的散文詩。尤其突出的，其中有很多作品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

作爲現實主義文學大師的魯迅，是從來沒有而且也不肯離開充滿了災難和鬥爭的舊中國的社會生活來進行創作的。「野草」正是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這一劃時代的轉變期中，一個歷史新時代誕生時的歡樂和苦痛，新的力量大叫大嚷地誕生和打破舊力量的抵抗的充滿着鬥爭、動蕩和變幻的眞實過程的眞實的寫照。正是這樣，「野草」也確實反映了一個巨人的偉大的身影，作爲一個戰士的不肯敷衍、不肯返顧、倔强的堅韌的雄姿。胡繩在「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中有一段極爲重要的論述：當時「整個中國正沸騰在大矛盾、大分裂中，魯迅的苦痛是與整個時代相關連着的。這不是引導向退嬰萎縮的失敗主義者的心情，哈哈相反，倒是向前跨進更大步的新生因素，雖然裏面包含着悲觀絕望的成份。魯迅的偉大就在於他能夠通過大悲觀而走向眞實的大希望，通過絕望而開始去學習『別種方法的戰鬥』。」而這也就構成了「野草」這本傑出的散文詩集的不朽的價值。

魯迅與學生的小故事（兩則）

張向天



一

一九二四年初春，北京各大學都剛結束了舊曆年假，先後開課，魯迅先生又僕僕於塵土飛揚的道路上分別赴高師、北大、女師大去講課。由於教育部欠薪，生活難以維持，從去年九月起又兼任了世界語專門學校的課，講授的仍然是「中國小說史」。

這一天——二月廿五日下午，魯迅先生到世界語專門學校來上課。他是帶着病來的，身上還發着熱。那是因爲他搬出八道灣本宅，另租磚塔胡同六十一號暫住着，心情憂鬱，更患上了肋膜炎的病，身上老是發燒。可是爲了愛護青年，願意給青年作「牛」，他仍然抱着病來上課。

古城的春天，天花流行正盛，沒有種牛痘的人，很易染上天花。這一天，魯迅先生正在課堂裏講授着功課，校醫鄧夢仙來通知學生種牛痘。經魯迅先生的調查，全班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原來大多都沒有種過牛痘。

先生拋開了個人的憂鬱，也忘記了自己的病，反而向學生作了義務的宣傳員，鼓動大家快去種牛痘。

學生們的表示：「把痘漿種在胳膊上是很痛的，不想種，不願種！」

魯迅先生是學過醫的，於是向他們展開了極有理據的勸曉。結果大家都響應種牛痘了。但是他們要求必須先生作表率，領先種痘。魯迅先生立刻就答應了。於是領了這一班學生，浩浩蕩蕩投奔校醫室而去。

那時雖是初春，按舊曆還未到清明，北京城仍然在寒威之下，大家都穿着厚厚的棉袍棉衣。在這樣寒冷的天氣下脫去棉衣露出上臂來是有些不易的，魯迅先生爲了做青年的表率，他不顧發熱的身體，毅然脫了棉袍，伸出上臂，由校醫鄧夢仙種上了三粒牛痘，又趕忙穿上棉衣。就在這一脫一穿、扣鈕子的工夫，轉臉一看，那些畏痛怕冷的學生，早就溜個精光。

魯迅先生在啞然失笑之餘，才想到身上還帶着病，發着熱，於是順便請校醫診察一番。診察的結果是：「經症肋膜炎」，亟應休息！於是接受了校醫的勸告，回寓休息。

這個診斷是正確的，十二年後，在一次稟太夫人的信中，有如此的話：「男所生的病，報上雖說是神經衰弱，其實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經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灣趕出後的一回……躺倒過的，就都是這病。」（魯迅書簡頁三一二）



八道灣魯迅故居一隅（木刻）劉峴作

這一天，魯迅先生在日記上記下了這幾行：

「廿五日，晴。午後往世界語校講。校醫鄧夢仙種痘三點，又乞其診脅痛處，云是輕症肋膜炎，即處方一。」

二

「忽忽年光淺醉中，清明過了尚多風；
餓窗龍綉寒初覺，添得疏簾一額紅。
燕飛庭院晝初長，淺絳籠烟欲斷腸；
恰有丁香花似雪，粉牆低處襯斜陽。」

李越縵寓北京時，描繪北京春日斜陽下看海棠的詩，眞能反映出北京春日花事的繽紛醉人。

北京的春光來得是較遲的，……但也最迷人！清明之後，天氣漸暖，山桃、海棠、丁香、紫藤、薔薇……相繼開放。這時北京的天空瓦藍，遠望西山濃黛一抹，眞是醉人，而動人遊興。近的有崇效寺的牡丹，花之寺的海棠，法源寺的丁香；遠的有西山八大處、青龍橋，登長城，都是遊春人的嚮往名地。跨着驢的遊春仕女，隨處可見。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日，星期一，這一天正是穀雨的後一天，也是北京城春暖花繁的所謂三月艷陽天。

這天下午，魯迅先生有女子師範大學的小說史課，像平時一樣挾着所愛用的紅地黑線條的包袱，走進女師大的課室，上了講台。迅速地打開包袱，拿出書來，準備講課。

學生們早已沉醉於院子裏繁開的山桃、丁香的芬芳與到處瀰漫的春日溫馨中，她們作了會商：趁了今天講義尚未印出來，我們同周先生起個哄，請他帶我們去參觀！他不會駡我們的！

按着魯迅先生平日在學生群中極高的威信，與所受到學生的普遍的崇仰與敬愛，學生們是不敢有所要求的。但是今天，春光如此醉人，踏春人的馬蹄得得，漫行牆外路上，學生侍着魯迅先生對她們的愛護之情，於是較調皮愛說話的學生首先發言了，她們用旁敲側擊法，說：

「周先生，天氣眞好呵！」

魯迅先生沒有理會。

又一個學生嚷腔：「周先生，樹枝都吐芽了！」

先生假裝不懂。

另一個却打開窗子說了亮話：「周先生，課堂裏沒有外面好；外面的天氣多好！」

先生笑了。

於是有人把眞正的目的說出來：「書聽不下去了！」

魯迅先生說：「那麼下課罷！」說着，帶着笑意的眼睛看着周圍，好像在等人的答復。

「不要下課，要去參觀！」

魯迅先生擺出了理由：

「你們還沒有到畢業的時候，不可以的！」

「提前辦理不可以嗎？」簡直是辦案子老吏的口吻。

魯迅眼中的德富蘇峯

自強

魯迅先生的治學態度是非常謹愼嚴肅的。大約在一九二六年，他爲了考證被德富蘇峰竊藏的「唐三藏取經記」是否所謂「宋刊」的問題，曾經給這位日本老牌的法西斯文人以不客氣的還擊。

大家知道，中國過去飽受帝國主義侵畧者的殘害和掠奪，只就文物一項的損失，粗畧開出一篇帳來看，也足够令人觸目驚心。比如，在我國的通俗小說裏面，「唐三藏取經記」是被認爲最古老的話本的，這部書的最早刻本，却不知在何年何月被日本人偸去了。而身爲當時日本文學家的德富蘇峯，竟把盜竊來的中國文物當爲秘寶大肆吹噓。

德富蘇峯的這部「唐三藏取經記」（全名爲「新雕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可肯定其刻印年代很早。但是否即爲「宋刊」，却還成問題。羅振玉曾因該書尾上有一行「中瓦子張家印」的字樣，以及書中有缺筆字，便武斷地說它是「宋槧」，德富蘇峰對於這樣考證固然是十分歡迎的。但魯迅先生研究學問，抱着認眞的態度，却不輕信此說。他在「中國小說史畧」上懷疑說：「……張家爲宋時臨安書舖，世因以爲宋刊，然逮於元朝

倒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魯迅先生很能接受學生們的合理請求的，於是問：「到什麼地方去？」學生們知道大功告成了，便有人說：「隨便先生指定罷！」魯迅先生要測驗一下是否少數人的調皮搗亂，於是問：「你們是全體去？」霍的一聲，全班都笑嘻嘻站起來，作了「全體都去」的表示，大家笑着，嚷着：「一致通過！」魯迅先生稍作沉思，在黑板上寫出了「歷史博物館」幾個字，並詳告了地點，大家一齊去。說完，魯迅先生故意遲遲下樓，看看學生們是否有誠意。學生們早就在院子的操場上集合好了隊伍，靜等先生的領隊出發。於是魯迅先生作了一次從來沒有作過的差事——女學生的「領隊」，領着全體女學生參觀歷史博物館。歷史博物館是直轄於教育部的，正歸魯迅先生所担任的社會教育司這一部門所管轄，因此，她們受了很好的招待，作了一次極有教益的參觀。參觀完，散了隊，魯迅先生爲了躲開女學生「領隊」的差事，又逛了中央公園。

第二天下午，魯迅先生收到學生許廣平女士的信，信裏仍喜孜孜的揚溢着對良師的驕傲，快樂與感謝之情，說：「今天在講堂上勒令帶上博物館去的舉動，委實太不合GENTLEMAN的態度了。然而大衆的動機去的確與『逃學』和『難爲先生』不同……。回想起來，大家總不免好笑，覺得除了先生以外，我們是絕對不幹的」這事的五日之後，許女士還不勝念念地說：「午門之游，歸來總帶着得勝的微笑，從車上直到校中，以至良久良久……」

這一天，魯迅先生在日記上記下了這樣的話：「二十日晴。午後往女師校講，並領學生參觀歷史博物館。往中央公園。」

（八月廿三日）

（本文兩則全係取自「兩地書」、「魯迅日記」及「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先生的生活」等處之資料舖排而成。作者附註）

紹興魯迅故居的九節蘭

雁君

紹興魯迅故居新台門的石板天井裏，放着七盆九節蘭，都是魯迅先生家中的原物，現在正是蘭香季節，九節蘭有的含苞，有的怒放，淸幽的蘭花香味，充滿了魯迅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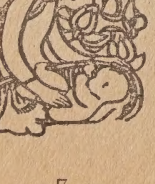
魯迅先生從小就喜愛植物，他在石板天井的石條上栽培過很多普通的或野生的花木，如映山紅、石竹、盆竹、萬年靑、老勿大、黃楊、梔子、蝴蝶花、吉祥草、夜嬌嬌、鷄冠花、仙鳳花、蔦蘿松等等。魯迅先生總把花子採下，用紙包成方包，寫上名目，明年再種。並愛拿「花鏡」作參考，魯迅先生在勞動實踐中還不斷地糾正過「花鏡」上的某些不科學的理論。如一種叫「山躑躅」的花，「花鏡」上說：「山躑躅俗名映山紅，類杜鵑花而稍大，單瓣色淡，若生滿山頭，其年必豐稔，人競採之，亦有紅紫二色，紅者取汁可染物，以羊糞爲肥，若欲移植家園，須以本山土壅始活。」魯迅先生經親自種植後，在文尾批道：「按：花性喜燥，不宜多澆，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

魯迅先生親筆批注過的三本「花鏡」，至今還保存在紹興魯迅紀念館裏，其中一本經常放在文物陳列室裏，供參觀者瞻仰。

，張家或亦無恙，則此書或爲元人撰，未可知矣。」魯迅先生不輕信「唐三藏取經記」出於宋人手筆是有根據的，但却因此觸怒了德富蘇峯。

德富蘇峯之所以發怒，是因爲他害怕一旦人家知道「取經記」如果根本不是宋人的作品，那麼他所吹噓的擁有「宋槧」的牛皮當然也就破產了。於是他就在「中國小說史畧」出版後不久，在日本的「國民新聞」裏對魯迅先生大肆責難，特別引了羅振玉的話，認爲其中有缺筆字，是避當時皇帝的名諱而缺的。魯迅先生也馬上加以還擊，在「語絲」上發表了「關於三藏取經記等」一文，告訴他缺筆字的證據是靠不住的，「例如民國已至十五年了，而遺老們所刻的書，溥儀的『儀』字還「敬缺末筆」……此外如普通的以甯代寧，以元代玄，這都是在民國而諱清諱；不足爲清朝刻本的證據。」這一反駁很有力，德富蘇峯好像也沒有下文了。

德富蘇峯即德富豬一郎，是一個法西斯文人，多年以來，追隨日本軍部，鼓吹對華侵畧。抗戰初期，他在大阪每日新聞按日所發表的「雙宜莊瑣言」，就是宣傳對外侵畧的鐵證。日本投降後，他曾一度被捕入監，但麥克阿瑟藉口他年過八十歲，不久又把他釋放了。



魯迅作品在印尼

孜辛

中國現代著名的現實主義作家——魯迅，他雖然已經逝世二十多年，但是他仍然擁有無數的讀者。目前，他的著作被翻譯成外文的很多，對外國讀者的影響相當廣泛和深刻。

自從印尼人民爭得獨立以後，魯迅的作品大量地被翻譯成印尼文。印尼人民，特別是印尼作家們，都深爲魯迅先生「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的精神所感染。印尼著名小說家柏拉慕迪亞・阿南打・杜爾曾經親自向青年學生介紹魯迅的事蹟，號召印尼青年以魯迅先生爲榜樣。

魯迅的作品被譯成印尼文的，計有：「阿Q正傳」、「故鄉」、「祝福」、「藥」、「在酒樓上」、「狂人日記」、「一件小事」、「孔乙已」等。此外，還有他的散文和雜文的譯文，如「風箏」、「蒼蠅」、「聰明人、傻瓜和奴隸」。

由於印尼和中國近百年來遭受西方列强的壓迫，造成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不能正常開展，所以魯迅的許多作品，不是由中文原作直接翻譯爲印尼文，而大多數是由英譯本譯成印尼文。這樣，有很多譯文就難免與原文的風格和精神有些出入，甚至有的削弱了原文的基本精神。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

廣大的中外讀者都知道，魯迅的作品是富有愛國主義精神的，它像一把鋒利的匕首，短小精悍，在中國反帝、反封建時期，曾起過極大的作用。現在，印尼人民還正面臨着反帝的鬥爭，魯迅的作品無疑地也能鼓舞印尼人民的鬥志。近幾年來，多翻譯魯迅的作品，已成爲印尼人民的迫切要求，印尼當代著名大詩人阿甘・威斯比曾經說過，華裔公民在這方面應盡最大的努力。的確，翻譯魯迅作品的工作，對華裔公民和華僑來說，是能够貢獻出力量的。這不單是因爲他們精通印尼文和中文，而且因爲他們一向以印尼人民的願望爲自己的心願，同時又關懷中國和印尼文化交流的緣故。

王湘綺與齊白石

瞿蛻園

近代的國學大師王湘綺先生闓運，除了他自己的本行事業以外，又造就了兩個對我國文化有卓越貢獻的天才，一是畫家齊白石，一是佛學家釋敬安。在未談齊白石以前，有必要介紹一下這位釋敬安。

釋敬安號寄禪，別號八指頭陀，因為他出家時立誓苦修，燒斷了兩根指頭的緣故。出身於湘潭的農家子，據他自己說：七歲喪母，十三歲喪父，弟兄姊妹七人，孤苦無以資生，於是立志披剃。他並且曾經很坦白地說：豈唯玩道，亦以資生。在當時，出家也不失為解決個人生活問題之一法。奇怪的是：他本來不識字，即使識幾個普通的字，也不能寫，談不到學問，更談不到高深的學問。可是據說他苦修之餘，智慧頓開，除佛理以外，脫口吟幾句詩，也不同凡響。被湘綺知道了，大為驚異，就教他讀書。所以他以後的詩與湘綺走了同一道路，古體學六朝，近體學唐人。到了晚年，作的駢文也完全是六朝風味。他的詩文集稱為八指頭陀集。他在光緒中葉以後即享盛名，一直到民國初年才示寂，與蘇玄瑛並稱近世兩大詩僧。而寄禪從一個幾乎算文盲變成一個文學家，尤為奇跡。

第二個奇跡就出現在齊白石身上了。齊白石與寄禪畧有不同的地方，不僅出身貧苦人家，而且自己確是個勞動者。他有個印章是「木人」二字，大家也都知道他是個木匠，不過他的專業是雕刻一行，而不是一般的木匠。湖南的風俗，人家門窗以及家具上面總喜歡雕上些花樣，不拘山水花鳥人物故事，都可以作為點綴。這種雕刻術需要簡樸的線條，沉重的手法，而不在乎靈巧細膩。白石的刻印和作畫所以能成獨特的風格，據我看是從他早年的職業中就奠下了基礎，他把刀法運入筆法，又把髹漆法運入墨法，所以形成渾厚的氣韻。白石早年並沒有機會看到古人的作品，可是他的修養過程恰與古人暗合，因為古人的畫正是從刀法漆法出來的，形象也是從圖案出來的。從這方面入手，當然比一般畫家從近代追溯古代的，更為直捷，也更為徹底。

但是白石的成功也不全繫乎此。因為他生長在農村中，沉浸在農村的生活中，特別對於天然物態有深刻的體會，農村中人又本來性格近於天真活潑，所以他的興趣寄託在動物的觀察，因而能掌握許多動物的活動規律，這一點又是一般畫家所不易辦到的。

王湘綺與齊白石的關係，是偶然的遇合，無論從年齡還是從身份說，白石都不夠入湘綺之門，不用說升堂了。白石雖然不是讀書人，由於他的天才流露，出語不凡，湘綺一見就知道他是大可造就的，不應當埋沒在原來的環境，於是指點他一些讀書的門徑，同時也幫助他再把畫的工夫提高一步。

有一位與湘綺同縣而又年齡不相上下的人，名尹金陽，字和白，這人也是個奇士，少年時代，以深通「陰符」自命，思想雜有古代道家、陰陽家和兵家的學說。曾經游歷不少地方，但始終是個布衣。湖南處於內地，近代的物質文明感染得比較落後，他卻首先介紹了攝影術，又首先使用攝影來翻印古人的真跡。至於本行則是作畫。他的畫與別處流行的風氣也有所不同，特別注重形似，首先對於花葉的構造形態，蟲鳥的大小比例，生活習慣，都作了精密的實地觀察，然後調製各種顏色，力求其潤澤鮮艷，例如他用的粉就不是鉛粉，而是用蘆甘石特製的。所以他的花卉蟲鳥無不工巧逼真。因此也就與宋畫為近。尹和白在光緒年間已經是湖南的老畫師了，白石比起來，當然年輩遠在其後。由於湘綺的拉攏，白石與和白的關係也就在師友之間。從今天看來，白石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沒有疑問了。但是其中脈絡淵源仍然是不能否認的，白石的畫法很有不少部分是與和白一脈相承的，例如畫草蟲的工細活潑，兩人的工力就不分上下。又如畫梅，和白主張完全用楊補之法，工夫在於寫枝幹之凝鍊如篆隸，繁枝圓朵，清氣滿紙，而不像清朝人畫梅一味追求穿插有姿態，白石早期作品正是這樣。白石晚期畫梅改變了作風，這又是受了陳師曾的影響。師曾在北京題白石畫梅的詩，末聯是：「酒次曾為盡情語，何須追步尹和翁？」正是說他不必墨守和白的成法。

關於白石與師曾的關係，留待以後再談。

當光緒末年，白石四十多歲，畫已經十分成熟了。不但在各種題材上都能運用自己的新手法，而且連畫家所不屑為的寫真也能從容運筆，脫盡俗氣。湖南風俗，在當時非常重視祀先，特別在中元節，一定要懸掛祖先的影像五天。這種影像必須畫出正面的衣冠像，（在仕宦人家就要畫彩繡奪目的朝衣冠）坐在太師椅上，地下鋪五彩花毯，這是極庸俗呆板的筆墨，而白石畫起來卻一方面不違背規矩，一方面又能活潑而不傷雅。即此一點，可以知道他對於各種畫法是怎樣下過苦功、博觀約取的。所不足者，是足跡所到太少，眼界不寬，蓄積也還不厚。湘綺於是極力替他揄揚，使他能夠結交在湖南的名宿以及來往的四方賢士，在湘綺游華山的時候，帶他同去，見了陝西布政使樊增祥，也大為贊賞。樊氏詩名素著，看了白石的詩，特別重視，這又使白石另外得了個知己。原來白石與寄禪的詩，本同而末不同，兩人都不是從書中得來的詩，這是兩人同具的優良條件，可是寄禪受湘綺的影響太深，把自己的性靈汨沒了不少，而且他太過於專從詩裏追求，以至為作詩而作詩，結果反覺名不副實。白石顯然不能學湘綺的詩，也不能作樊氏那種的詩，湘綺和樊氏並不強人以從已，白石也不捨已以從人，結果白石反能多得這兩人的益處。詩是反映個人生活的，白石是專門的畫家，所以他的詩恰好配合他的畫，有真趣，有奇氣，也必須這樣才能使他的畫相得益彰。白石能發揮自己所長而避其所短，他不輕易以詩題畫，而能採取詩意題幾個字，增加畫的風趣。有人說白石題字有時文理不甚通順，其實這是不深知白石者的話。白石從不肯落俗套，所以下筆就含有明朝山林派的風味，若以清朝台閣派的文格來衡量，自然嫌得生獷不順眼了。題畫的字總須與畫的面目相配，反過來說，若用石濤的字題在王煙客石谷的畫上，也不合宜了，若用四平八穩的詞句題在白石的畫上，也必為之減色。雖然如此，白石並不是一味狂放的，我曾有一次看他畫完一張畫，預備題字，他還和我商量，要我起了稿子，同意照寫，他的虛心，是令人感佩不忘的。

世人對於湘綺和白石兩人都有好利的批評。當時湘綺作一篇墓碑要一千兩銀子，白石也有非錢不畫的傳說。據我所知，湘綺要錢是因人而施的，一千兩銀子的代價是極稀有的事。至於白石，對朋友也從不在這上頭計較，非但有求必應，甚至已成的畫，一言相合也可以給人隨便拿去。相反的，如果

話不投機，便是用錢，也不易博取他的一畫。我所見到的畫家老宿，大多數都有曠達的胸襟，所謂孳孳為利，大概是為了拒絕俗人糾纏的緣故。用這樣的眼光看傲骨嶙峋的白石，更非所宜。

湘綺比白石大三十多歲，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已經相當遠了，所以今天知道的人不很多，在這裏還有一談之必要。

他早年也是湘軍中的一個策士，但是並沒有從軍，他自己說：如果也走上這條路，即使不能做到督撫，司道總可以到手了。他的目的還想達到更遠大的成就。當咸豐末年，滿人肅順當權，這人與其他滿人不同，直捷了當承認滿人沒有用處，非重用漢人不能應付時局，他的幕僚中很有幾個湖南人，而湘綺居其一，這是前清二百多年未有的事，以前非但湖南人沒有與聞中央政治的機會，就是其他省分的漢人也少有能取得滿人信用的。湘綺這班人當然是希望通過肅順的勢力進行根本的改革。不料肅順為了不肯阿附宮闈，得罪了那拉后，和她的左右，在咸豐帝死後，那拉后要求垂簾聽政，肅順堅決反對，因此遭了那拉氏的毒手。這一番政變，造成了那拉后四十幾年禍國殃民的局面，結果也斷送了清室的生命。湘綺在政治史上第一種遭遇是如此。

曾國藩與太平軍為敵，不是湘綺內心所贊成的事，他希望曾國藩採取非常的手段，根本改造當時的政局，而曾國藩不聽他的話。這雖是極秘密的經過，但已經有人知道其中的大概，湘綺在曾國藩死後送的輓聯也明明指出希望他作霍光張居正的意思。在清代，稱頌湘軍的不乏其人，而湘綺作湘軍志，就直率揭發湘軍的腐敗內容，不肯隨聲附和。曾氏以後，左宗棠李鴻章的那些作為，湘綺都不以為然，在湘綺樓書札中可以看出。這是湘綺政治主張的另一方面。

由於政治上沒有可以發展，於是他就埋頭致力於學問。據說他的學問成就是由廣東之游啟發而成。他本是個詞章家，在道光末年，不過以提倡漢魏六朝的詩文得名。那時湖南的學風是不能與江浙比的，特別在經學方面，沒有什麼師承。廣東卻由於阮元、程恩澤兩人的倡導，接受了乾嘉漢學家的影響。當湘綺到廣東的時候，阮、程的餘風未遠，陳澧正在繼承這一傳統，湘綺受了這一感染，就下了決心，專攻經學，一洗文士虛名之恥。但湘綺有過人的才智，他知道再投入乾嘉學者的老圈子裏去，是沒有出路的，因此他講經學，不專注意於一點一滴的名物訓詁，而重在會通羣經以求得深一層的理解。他對於羣經都採用漢人注經的方法，另作補注，發揮自己的見解，然後採清人的新解，撮要收入，而把那些煩瑣的攷證都簡化了。這已經是進步的方法。由於會通羣經，所以能抓住微言大義，回到了西漢今文經學的系統，特別對於公羊有興廢繼絕之功。在光緒初年，廣東的陳澧已經去世了，浙江的俞樾走了乾嘉漢學家的老路，能夠別開風氣，成為經學大師的，就只有湘綺一人。丁寶楨作四川總督，與他向來志同道合，請了他去作四川尊經書院的山長，在成都住了幾年，為丁氏的上客，為四川造就了一些有名之士。其中之一是井研廖平，這人也是一個著名的公羊學家。

在清末的公羊學家，不止是說經而已，他們漸漸從經學的門庭中跳出來，根據孔子的微言大義，造成一套政治理論。到了光緒中葉，廖氏與廣東講學的康有為互相呼應，在智識界中起了極大的波動，康氏的變法運動就是從孔子的改制出發的。變法運動又是中國舊民主革命的先驅，這是大家所熟知的。從思想的醞釀來說，湘綺又是其中關係者之一。

這是湘綺在近代歷史上所起的作用的第三點。

按湘綺的個性來說，他是不肯人云亦云的。雖然自己不是個藝術家，卻能使藝術家受到他的無形影響。齊白石當然沒有他的政治思想，也沒有他的學術思想，然而他的海濶天空，優游自得的氣概，我相信是受湘綺的薰陶而來。湘綺為人，和易曠蕩，隨便什麼事，都以詼諧談笑出之，所以胸中雖有涇渭，表面卻沒有圭角。養成一片活潑天機，這是藝術家首要的條件，胸襟不廣的人，藝術必然難得超妙，兩人都能享大年，這也是一個原因。

白石的晚期作品，從表面看來，好像是很大胆的，可能認為這就是他的成功所在。其實親眼見過他作畫的，知道他並不是個大胆的人，他在作畫的過程中間，往往要停筆凝思，反復斟酌，然後作出決定。這當然不是說每一筆都要如此慎重，不過他的畫之所以好像風馳雨驟，是由於他的線條潑辣，明朗和簡樸，而並不全是由於用筆的奔放迅疾。我沒有見過吳昌碩，據說吳氏作畫也非常矜慎，在下筆之前往往構思甚苦，可見成功的人並不是從漫不經心而來的。白石的謹慎小心，另有一點可以證明。儘管他的畫用色很濃重，可是他案上那一盂水始終是清澈的，因為他蘸筆的時候，總不使剩餘的墨和顏色摻在水裏，不像別的畫家，每畫一筆就在水盂裏洗一洗。在這一點小節上可以看出他技巧的純熟，也看出他一絲不苟的性格。黃賓虹和白石走的是兩條路，在這一點卻有相同之處，賓老作畫，是先在筆上飽含濃墨，然後微微蘸水，也不像別人和了墨水，用紙再試濃淡，所以他的水盂也不需時時換水。

白石的畫是不是大胆呢？這當然是不能否認的。不過他的大胆是從小心而來。一般人但看見他的粗筆畫，大氣磅礴，不拘繩墨，卻很少人看過他早年的工筆畫，與後來判若兩人。因此，我不免又想到湘綺白石兩人有共同之處，湘綺自己的詩文是從摹擬入手而後變化的。教人作詩文也是如此，先求其工而且似，亦步亦趨，而且要從漢魏六朝三唐學起。尹和白教人作畫，也完全注重臨摹，臨摹的工夫是相當艱苦的。不過白石特別能夠神明變化，使人看不出摹擬的痕迹，這是他偉大的地方。



齊白石畫師晚年影像

看鋼水奔流

——武漢鋼鐵公司參觀記

向葵

美麗的神話

在武漢，流傳着這樣一個瑰麗的神話。八大仙之一的鐵拐李，當他有一次經過武漢時，被大冶礦山的礦產，吸引住了，他就在大冶礦山上開礦，開礦時曾因不慎而跌跛了脚，後來，他用他開出的礦產煉成鐵，再製爲一枝拐杖，這就是鐵拐李得名的來歷。這傳說指出在我們祖先很久遠的年代裏，已經懂得開礦，進行煉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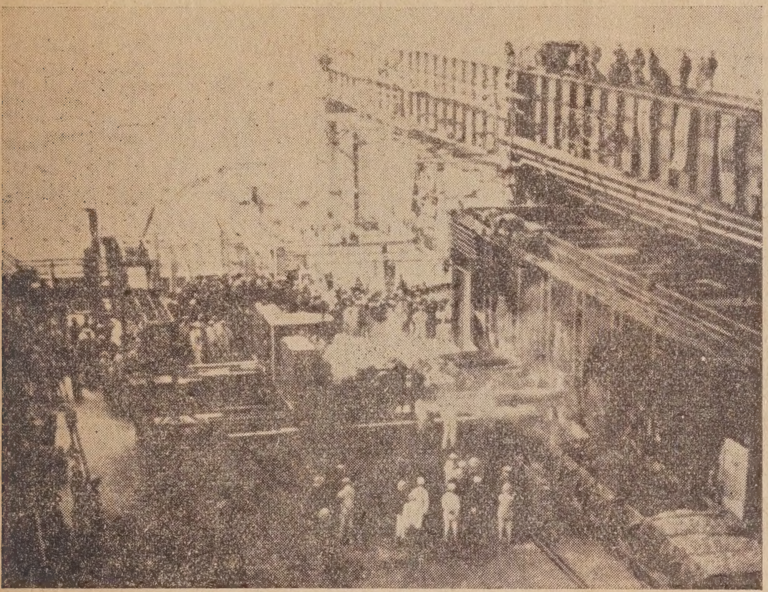
在一八九〇年，還是在清朝時代，張之洞就在武漢辦了一間漢冶平鋼鐵公司，但只開辦了廿五年，就倒閉了。到了抗日時間，這間公司一瓦無存。一九四五年國民黨請了一個美國專家來，看看能否建怎樣規模的鋼鐵廠，但美國專家說，只能建年產四萬噸的鋼鐵廠，當時已進行籌集款項，但後來由於貪污，鋼鐵廠始終建不起來。

萬馬奔騰的建設

解放了，人民用豪邁的壯志決心要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要建起鋼廠，發展工業，使祖國繁榮富強。因此在五六年決定建武鋼，立刻平地基，五七年興工，五八年就進入試驗生產階段了。

當我們還未到武鋼參觀的時候，也曾聽人講過武鋼是怎樣的宏偉。到了自己踏進工廠的大門時，那瑰奇的圖景簡直比過去想像的何止千百倍。當前的氣概是萬馬奔騰，電力網密如珠網，廠房烟囪林立，簡直把我迷住了。全廠滿佈了鐵軌，要用火車來運送原料，材料，溝通各廠的聯系，單是廠內的鐵軌共有二〇〇公里，我們試想一想，二〇〇公里的鐵軌，是多麼長的鐵軌，由深圳通到廣州的鐵軌才是一百四十八公里呢！火車在廠內的鐵軌上奔馳着，忙碌地搬運材料，看到這些景像，我的心在激動，在興奮。

武鋼建在武昌的郊區，面積方圓六十華里，如果從東至西走就要一天的時間（根據香港一位工友談起，他說在抗日時期，從九龍城走到元朗，足足用了一天的時間）。這可見面積的濶大，工人共有十多萬人，連家屬即有三十萬，工人宿舍雖然建在工廠面積範圍內。可是面積範圍濶，每天上班要用火車，火車拖四十八卡，載兩次，才能將工人載完。武鋼共有十八個主要廠房，附屬工廠有卅一間。可以這樣作譬喻，主要廠房是樹枝的主幹，附屬廠是樹皮，鐵路、公路即是樹根。武鋼還準備在長江開一條運河通到廠裏。武鋼不單只是一間冶金工廠，而且也是一間綜合性的工廠，同時也可稱爲鋼鐵城，工人的宿舍，百貨公司，戲院，俱樂部也建立起來，武鋼簡直是一個小城市一樣。



武鋼一號平爐正向爐內裝料進行煉鋼

明年年產可達四百萬噸

武鋼要在明年才能完全建好，但是邊建設，邊生產，現在已正式投入了生產。

我們到了煉鋼廠，現在已建好四個煉鋼爐，當我們參觀時，三號煉鋼爐正在出鋼，兩條鋼水像火龍一樣流到載鋼斗內，三號爐每爐產鋼五百噸，出鋼水時，用兩個載鋼斗，每斗載二百五十噸，這個斗很大，單是斗的圓週可以安下一圍酒席。每天二十四小時即可出三爐，目前的武鋼年產鋼是一百五十萬噸。還在加緊建築五號爐，明年即可全部建好，即共九個爐，那時每天可以產一萬噸鋼，全年爭取產四百萬噸鋼。

我們又到了軋鋼廠，軋鋼廠首先將鋼條吊起，放在輸送帶上，到了一定的地方，工人操縱機器，將鋼條壓成各種樣子，待冷却後，即

半月鄉情

舒蘊儀執筆

▲九月上半月，有四批印尼歸僑回到祖國。六日抵達廣州的一百多歸僑已安置在廣東花縣華僑農場。九月十一日有千餘歸僑乘「美上美」號、「鄱陽」號輪抵黃埔港；十四日，「果戈里」號接僑輪第二次接歸僑返抵海口市；十五日，「俄羅斯」號接僑輪又抵湛江，這批歸僑於第二天就安置到廣西安家落戶。

▲今年四月至八月返國，安置到昆明學習的一千四百多名僑生，經過秋季考試，已有四百多名高中畢業生及社會青年考入雲南大學、昆明工學院等高等院校，其餘中學程度的僑生，也按照程度高下，分級編入各正規中等學校或技術學校上課。

▲廣東汕頭、石岐各城鎮的歸僑僑眷近月來紛紛支援農業生產，汕頭市一個月來送肥下鄉三萬零八百多担，華僑針織廠派出技術人員下鄉協助農民修理農具；華僑糖廠又製了一批農具送給農民。石岐僑眷歸僑幫助農民搶割早稻、插秧、除草，受到農民熱烈的歡迎。

▲廣東揭陽縣，有不少僑眷建新居，吳愛蘭的新居已於七月入伙；吳阿唐的兩座亦於八月動工。

▲海南島最近建成了第一座自動化內河流槽碼頭，洪水上漲也不會受到影響。

▲廣東潮安利用韓江渠道，廣建水力、水電站，一百六十六處，其中六十六處是今年建成，尚有三十多處興建中。

▲廣東紡織工業部門利用野生植物纖維織成代用紗、布，還利用生產中的廢料提取化肥、農藥、澱粉和飼料，爲工業生產提供大量原料。

▲廣東省製造的第一套年產八百噸小合成氨設備已出廠，運往江門新建的甘蔗化工廠合成氨車間。

▲廣州積肥廠第一期主廠房土建工程，經過四十多天便可投入生產，現仍在邊生產邊趕建中。

▲廣東八十三間糖廠，本來多只製糖，最近利用原有機器和原料，兼營多種生產，已生產了水泥、肥料、農藥等五十多種產品。糖廠周圍產蔗區也擴種，番禺區從

成為各種鋼材，然後用一座電磁鐵的吊車，將鋼板吸上，送到火車卡去，這種電磁鐵代替了許多人力。

我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才只參觀了煉鋼廠，軋鋼廠、煉鐵廠。其他的武鋼很多廠房，如煉焦廠，電力廠、煤氣廠等都沒有時間參觀。

武鋼的附屬工廠有卅一間，主要的作用是利用餘下的原料來製各種產品的，如利用煤渣可以做水泥，因此建立了水泥廠。武鋼還做到大、洋、小、土結合，雖然有了大的煉鐵爐，但也建了不小的土高爐，只要半個月就可以建成一座小高爐，建成後每天可出六十噸鐵。附屬工廠吸收了大批的家屬工作，家屬參加工作，增加了家庭收入，同時也多了一批勞動的隊伍。

工人的冲天幹勁

武鋼工人幹勁冲天，他們充份地認識到今天的工作就是為祖國的走向繁榮富強而工作。因此他們提出了要精幹，巧幹，大雨小幹，小雨大幹，抓晴天，搶陰天，一天當兩天，下雨當好天，電燈下當白天。他們大鬧技術革新，工人見面就相互探問：「最近，你有什麼新創造，革新有什麼成績，」和有些香港人一見面就問：「近來有什麼世界撈」，真是大不相同。

有一位工人他為了完成建高爐的工作，未婚妻從鄉中寫信給他，催促他回鄉結婚，他即寫了一首詩來回答未婚妻：

叫聲姑娘你別忙，
為了高爐不還鄉。
耐心等待出鐵後，
立功戴花再商量！

又有一位工人，他為了完成工作任務，自動加班加點，到了月終發薪時，出納員將他加班加點也算了工資，發給他，他不要，將多發的錢送回給出納，但出納認為這是制度，不能收回。他就立刻將錢送回給廠長，並對廠長說：「廠長，是不是您低估了我們工人的覺悟程度？」

在每一個工地裏，在每一件產品上，經常都出現驚人的躍進。在這裏單舉出建一支一百咪的烟囱，五六年要六個月，五七年要四個月，五八年要卅五天，五九年只要十二天；六〇年縮為六天多就可以建成了。這是由於工人們不斷想方法，改進工作操作的效果的。

生活美滿又幸福

武鋼工人的平均工資六十元，每季度都有季度獎，獎金佔工資百分之十七至一百，如果上夜班即發給夜班費四角。一個普通工人家庭一家五口，妻子又在附屬工廠工作的話，每月除開支可存欵卅元左右，一年即能存下三百元至四百元，可以買收音機、手錶，添衣置物了。

工人大部份都住在宿舍裏，房租、水電、傢具，一個平方咪只不過一毛五分，如一層樓這樣大的地方房租只不過六、七元吧了。

工人的醫藥費由公司包起，家屬即補助一半。但由於大部份家屬都進入附屬工廠，也是工人，醫藥費當然也是全部免費的。女工產婦假期有五十六天，工資照發。武鋼裏設有醫院及療養院。設有幼兒院，小學、中學至大學。

武鋼的工人文娛康樂活動非常活躍，武鋼的總經理兼任體委會主任。設有俱樂部三十多個，有一百二十個文工團，團員共有一千七百多人，各種球隊也建立了起來，並有一隊廠長球隊，球員全部是工廠廠長。有詩社，美術研究社，音樂、戲劇創作委員會等各種組織，工人工餘的文娛體育生活是多姿多彩的。

鋼水奔流賽長江

當我離開武鋼時，我的心在沸騰着。武鋼，讓我向你致敬吧；向你十多萬勤勞而勇敢的工人致敬吧！你是我們中國人民的光榮，是我們中國人民的驕傲。明年你將達到年產鋼四百萬噸，四百萬噸鋼這幾個字眼在閃閃發光，我們試回想一下吧，在一九四九年我國的鋼鐵只不過是十五萬噸點八吧了，現在一間廠整整就是四百萬噸。鋼鐵就像是一個人的骨骼一樣的重要。這四百萬噸鋼在發展祖國的工業上將起着多大的作用。最後，讓我重覆一句你們所提出的豪情壯語吧：讓鋼水奔流賽過長江！

天壇（二首）

李怡

迴音壁

有兩個年輕人，
來到這圓形的墻壁前；
他們貼着墻壁，離得很遠，
想試着互通語言。

男的喊了一聲：「喂！」
女的應了一聲：「喂！」
再說什麼呢？
兩人都無言應對。

我猜她心裏想叫一聲：「哥哥！」
我猜他心裏想喚一聲：「妹妹！」
可是這裏人太多，
私話到了嘴邊，却又出不了嘴。

他倆再湊攏在一起，
唧唧噥噥地低聲商議；
商議完了又分開來說，
我站在中間可把話無意聽去。

左邊傳來的聲音尖又細，
右邊傳來的聲音輕又低，
那尖又細的聲音分明在說：「祖國！」
那輕又低的聲音分明在說：「我愛你！」

祈年殿

「這個圓形的建築叫祈年殿，
從前的皇帝在這裏祈禱豐年，
有雨沒雨都得常來，
為了風調雨順求告上天。」

從擴音器播出的講解員的話，
却叫一個青年農民聽了笑哈哈：
「雨原是地面上的水蒸氣升上天，
向水蒸氣祈禱不是大傻瓜？」

站在他身旁的老農却向他瞪眼：
「現在又怎能比從前？
從前大家都不懂得開渠道、築水庫，
沒有辦法誰不求天？」

「求天就有雨下了嗎？
這完全是迷信！」
「不求就坐着等死嗎？
你簡直不通人情！」

我聽着他們在有趣地爭辯，
我彷彿看到了農村面貌的大改變，
他們爭看，沒有眼淚也沒有帶笑，
却反映了痛苦的昨日和幸福的今天。

半月鄉情

去年八萬畝擴種至十四萬畝。

▲汕頭區機械部門在八月以來，生產脫谷機、插秧機等一千五百多台，小農具十萬多件，及時供應農村生產。

▲東莞塘厦鄉，過去是山區，現已辦起工業，有農械、化工、綜合加工、石灰等工廠，產品一百七十多種。

▲福建省鋼鐵工業，由小型土法為主轉為小型洋法為主，泉州、三明等廠已建起一批小高爐和煉鋼轉爐。不但優質高產，還增加許多新產品。

▲福建龍溪專區，已有了不少社辦工業，如冶金、農械等一百多個行業，二千七百多間小工廠。

▲廣西僮族自治區到八月份，已興建一百多座小高爐，其中八十座已投入生產。

▲廣西省南寧、桂林、梧州、柳州等市，到八月中旬已辦起近千座工廠和千多個生產小組，利用邊材廢料，生產一千多種產品。

▲福建永定僑鄉已基本上實現運輸工具機械化，消滅肩挑勞動。

▲廣東各地今年擴大種植經濟油料作物，已種廿六萬畝，過去很少種向日葵的僑鄉四邑、南海，也大量種植。

▲廣東雷南縣入秋以來，利用拖拉機開荒近五萬畝，邊開荒邊下種，僅兩天就種了菠蘿一千三百多畝。

▲廣州中山醫學院近兩三月來組成了五個醫療隊往汕頭、佛山、湛江各專區的農村從事醫療衛生工作。廣東省人民醫院又組織流動醫院到農村。

▲湛江市開辦了一所中醫院和兩間人民醫院於赤坎、霞山。

▲今秋厦門新辦了五所工業、師範、化工等院校。

▲廣州動物園新自北京運來河馬、白犀牛等罕見動物，動物園的獅子和銀狐又都添了丁。

▲海豐縣野生藥材勘查隊，在荒山野嶺中，找到治肺病的珍貴藥材——石蠶和其他中藥五十餘種，準備培植。

▲秋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於十月五日至十一月五日在廣州舉行。

管道昇及其他

蘇德

女藝術家管道昇，字仲姬，一字瑤姬，元初吳興人。父親名仲，是一個慷慨直爽的人，道昇在這方面受他的影響很大。據說她是春秋時齊國大政治家管仲的後代，是否確實，有待於考證。

說道昇是藝術家，是因為她能詩，能書，能畫。假若她對於音樂有研究的話，則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女文藝家了。她從事文學沒有從事書畫那麽努力，詩詞雖然寫得很好，但不如在書畫方面取得的成就。她畫的墨竹梅蘭，筆意清逸，堪稱佳作。這篇短文不是談道昇的藝術成就，主要是通過兩首詞看她的為人和對愛情的態度。

道昇的丈夫，是大書畫家趙孟頫。因為他們的藝術情趣相同，所以夫妻生活過得還不壞。但是他們之間幷不完全是風平浪靜的，而且出現過不小的愛情波折，只是沒有釀成悲劇罷了。

孟頫原為宋之宗室，宋亡後，元世祖使用籠絡手段，把他抬得很高，官集賢直學士。後又提舉江浙儒學，滿任，遷泰州尹。得志忘故婦，飽暖思淫欲，是封建時代男人的共同特點，孟頫也是如此。他為了想納妾，寫了一首詞給道昇，以摸她的底：

我為學士，你做夫人；豈不聞王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無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佔着玉堂春！

看來孟頫想納妾的理由有三：第一，「我為學士，你做夫人」，做官的人，沒有三妻四妾成什麽「體統」？文人雅士，沒有風流艷跡像什麽樣子？他認為這樣做是「理直氣壯」，「天經地義」的。第二，「王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王學士指的是晉朝王獻之，桃葉為王之妾，桃根為桃葉之妹；蘇學士指的是宋朝蘇軾，朝雲係錢塘名妓，軾納為妾。「朝雲暮雲」在這兒可能還有「朝秦暮楚」的意思。王、蘇為學士，我也為學士，他們可以納妾，而且納妾的例子很多，「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有何不可呢？第三，道昇雖然是風韻猶存的徐娘，但畢竟是一個四十開外的人了，那有青春少女可愛？

多麽有代表性的語言呀，這首小詞簡直是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玩弄女性的供狀，不僅暴露了孟頫一人的骯髒靈魂，同時暴露了一切男性的醜態。

道昇讀了這詞，也作了一首詞回答他：

你儂我儂，忒煞多情，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們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

這也是多麽有代表性的語言呀，這首詞不僅道出了道昇的溫柔和心地的善良，同時提出了封建時代一切女性的共同願望：眞摯的愛情。

孟頫的詞，不是寫得不好，但和道昇的詞擺在一起則遜色多了。原因是道昇的詞，不僅平易可親，更重要的是文字裏充滿了感情。假若你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的話，那末，鐵石也會被她的情火所融化的。

孟頫讀了詞，大概是良心受到責備，也許為道昇的深情所感動，停止了納妾的念頭。

道昇和孟頫的人生觀，也大不相同。孟頫熱中於做官，道昇則與此完全相反。她曾寫「漁父詞」四首：

遙想山堂數樹梅，凌寒玉蕊發南枝；山月照，晚風吹，只為清香苦欲歸。

南望吳興路四千，幾時閑去霅水邊？名與利，付之天，笑把漁竿

何如璋的管子析疑稿本已有下落

寅庵

前一期作者在本刊記了大埔何如璋氏的事迹和他的著作，嘗經歎惜他的「管子析疑」稿本沒有下落，恰巧送一冊給饒選堂先生，承他告訴我說，原稿已經收藏在上海市立圖書館，郭沫若氏的「管子集校」已經採用過；檢了集校看過，果然無差，這眞是萬分痛快的事。不久之前，作者曾經寫過一篇解放後中國的出版物雜記，寄給星洲南洋商報，談到楊守敬的「水經注纂疏」原稿影刊的事情，這部書的出版，港中亦是去年才見到，全稿二十一巨冊，眞是洋洋大觀，學術的價值，自不用說；頂出奇的，這書稿本大家都知道他只有一部，且已給蔣幫搬運到台灣去了；原來解放後經中國科學院調查，和楊氏親屬合作的；亦即採用楊的門人熊安貞手寫的稿本。是則此書稿本共有二部。第一部為前中央研究院所得，擬交商務印書館校印，因抗戰停頓，書稿流迭，即如上述，已在台北。另一部即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現下刊行的稿本，熊死後為武漢藏書家購得，由徐氏校補過，經科學院勸導出售，一九五五年科學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同時作者那時正在研究廣東本省的學術著作，亦提到何氏的「管子注」，還舉了水經楊註為

韓江呵，韓江

穆齋

韓江日夜奔流，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載去多少悲慘歲月，
送走多少苦難春秋。

韓江呵，古老的韓江！
當年揮刀的西方强盜，
在你身邊飲馬，
凶惡的地主、官僚、軍閥，
强佔了千里沃土。

你的兒女善良，
得到的是屠殺再被屠殺；
你的兒女勤勞，
得到的是寒冷飢餓。

於是一把炒米一把鄉土，
送兒女們高飛遠走，
炒米在海輪上充飢，
鄉土放在身邊永遠把家鄉記住。

身邊的兒女遭遇更壞，
漂海的兒女當了「豬仔」，
韓江呵，韓江！
你怒目橫視，面對大海，
希望東風掃盡烏雲，
打破舊世界！

這些都是往事，
往事不堪回首；
想想過去，比比現在，
才知今天幸福。

解放了十一個年頭，
十一年走了幾千年的路，
韓江不是當年的韓江，
韓江的兒女都是風流人物。

羅木命式的英雄輩出，
「公元」相紙進軍全球，
蔗林稻海和長空比遼濶，
千萬個礦山工廠大合奏。

敬老院、托兒所，
有人的地方就有歡笑，
人人唸書識字，
老人家也拿着書本進學校。

韓江呵，你日夜奔流，
載不完人間歡樂幸福，
韓江呵，年輕的韓江，
你面對大海，昂首高歌。

海外的兒女聽到呼喚，
一把鄉土仍在身邊，
他們知道家鄉的水甜石頭暖，
强大的祖國是靠山。

唱吧，韓江，
唱吧，韓江的兒女們，
祖國的歌最好聽，
祖國的歌唱不完。

上畫船。

身在燕山近帝居，歸心日夜憶東吳。斟美酒，膾新魚，除却清閒總不如。

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

詞的思想內容幷不十分進步，她所想的，也只有那些有錢的人才能辦到，普通的勞動者是絕不可能「笑把漁竿上畫船」和「弄月吟風」的。但她把「名與利，付之天」，又認爲「浮名浮利不自由」，比孟頫貪榮苟進之心，則有着相對的進步意義。

延祐四年，孟頫入翰林爲承旨，道昇加封爲魏國夫人，過了兩年，她因脚氣病，死在歸家途中的船上，年五十八歲。

前面已經說過，道昇的成就主要在書畫方面，其他著作盡是斷詩殘句，很少有完全的詩篇。雖然如此，我們從她的詞中，可以看到她的爲人，特別是對愛情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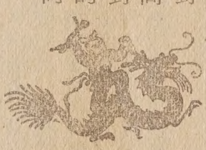
應該說，道昇在愛情問題上，對封建道德的鬥爭是不夠堅決和勇敢的，然而，當我們讀了那動人的詩句後，不是覺得她很可愛而孟頫很可厭麼？班婕妤的「長信宮賦」，江采頻的「樓東賦」，雖然其中不敢責罵漢成帝和唐明皇半句，但一字一淚，字裏行間含藏着無限的苦痛，讀後不是令人同情麼？意義即在於此。

當然，婦女和封建道德作鬥爭的例子，不少表現得堅決。如司馬相如要納妾，卓文君就寫「白頭吟」表示和他決絕，這種行爲值得讚揚。又如唐朝女詩人魚玄機，表現出來的反封建精神，更是大胆。她所寫的「贈鄰女」一詩說：

羞日遮羅袖，愁春懶起粧。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枕上潛垂淚，花間暗斷腸。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

「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是封建時代婦女的普遍的不幸遭遇，可是誰也解決不了，而我們的女詩人却提出：「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男子不愛我，我就另找對象，多麽勇敢而爽快的主張呵！簡直是對封建制度的回擊，有力的回擊！這主張是封建時代廣大婦女反封建鬥爭的怒吼，是要求眞摯愛情的强烈反映，但這絲毫也不意味着她們想濫施愛情。這個問題，任何封建道德專家答辯不了，也是歪曲不了的。

班婕妤，卓文君，江采頻，魚玄機和管道昇，她們都是封建時代的上層婦女，又都是文學家，而她們同樣不能避免封建道德的壓迫和摧殘，因此她們對愛情的態度，在愛情問題上的不同程度的反封建鬥爭，都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都是值得同情和讚揚的。



例，說這部稿本除了兵火淪燬和出售與異國之外，遲早必會出現，經政府刋行，以供學者的研究的。想不到這稿果已安全地送在上海收藏了，郭沫若氏的「管子集校」的面世亦是一九五六年由中國科學社出版的，何註沒有獨立刋行，原因恐怕是尙未到了成熟的時機，即是說，這不是定本，何氏的自述說，這稿是充軍塞上時，半年時間寫成的，顯然這不是定本，它和張佩綸的註疏——管子學（和潤于集中所說的稿名不同，恐怕是後來更改的），一同供採用了，他們是同案被充軍到塞上的，他們的著作亦如潘岳對石崇所說的話，「白首同所歸」了吧。說何是十九世紀末三十年中潮汕古散文的領袖作家，實在無愧。總之十九世紀下半期的中國學者，思想和途徑已經在蛻變，研究管仲的富民、强國之術，該是時會的定向呢。

眼前風物

夏侯秋

避風塘的風波



避風塘是海港城市的畜物。這裏的港內本來有兩個歷史不短的避風塘，但自從銅鑼灣那邊的一個被塡做陸地，另築新堤之後，油蔴地、旺角的避風塘更爲人所熟悉了。

初到香港的時候，有一次從深水埗坐輪渡到香港。船行不久，偶然往外面一看，突地發現外面的景物酷肖家鄉的內河。沿着岸邊有一道長堤，裏面檣桅參差，或近或遠，桅頂的小旗隨風招展。帆影波光，相映成趣。驟然瞥視，彷彿身在故鄉的河中。這個印象異常深刻，到現在過了十多年之久，還是如在目前。

從外面遠看，避風塘就有上述之美。但如身臨其間，就覺得不是那回事了。最簡單的辦法是乘旺角碼頭的輪渡，船一駛進長堤的缺口，海水就變成了褐灰色，同時一股臭味，撲鼻而來。淨是這樣，已經使原來你對於「海」的良好印象，霎時歸於無何有之鄉。在避風塘內，大大小小的船艇密集在一起，擠得水洩不通，——當然還不能不留出一些通道。試想，陸上的溝渠汚水，垃圾廢物，不可免地匯聚其中，而這些船隻上人們的便溺，又必然乘「近水樓台」之便，海水的溷雜汚穢，可想而知。圍着的長堤，又使內外海水，有如涇渭。這個地區給人的感覺，也就敬謝不敏了。我以後很少從旺角渡海，路徑不順是一個原因，而避風塘本身的情況，也不無影響。

但我嘗有一疑問，到底有這麼多船艇長泊其中，是爲了什麼的呢？其中當然有些是供交通運輸用的，但所佔不多，顯而易見。這些艇上居民怎麼生活，對我是一個謎。人有時難免孤陋寡聞，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有好幾年，一想到避風塘，就覺得難以索解。直到後來交了一個住在避風塘上的朋友，才知道小天地內竟別有乾坤。特別是除了一部分供人們遊「河」、度宿，和售賣食物的營業艇外，還有許多是直接用來做陸上屋子的用途，形成了水上住宅區。這更是大出乎意料之外。

我想，如果隨人們有選擇的權利，大概沒有誰會願意住到水上的吧？來往不方便，此其一；孩子不安全，此其二；狂風暴雨之時雖然未必就發生危險，但至少不會舒適，此其三；寒冬之時的確「風涼水冷」，其滋味可想，此其四；長期生活在發出臭味的汚水中，此其五；沒有電燈，自來水，要買水才能應付生活所需，此其六；……要數下去，相信再列舉十條八條，也不困難。但是，照我的朋友所說，雖則如此，而水上居民們却仍然住在其中，不稍顧慮，也自有他們的原因。原來借些錢，買隻艇（租賃的也有），每年交幾十元牌照費，便可免去迫遷、加租、拆遷等威脅。尤其是兒女衆多的，到陸上去租房子，眞是難之又難，自己住一隻艇，倒有不少方便的地方。所謂「一好掩百拙」，對那些「不利」之處，也就放過去了。然而當我聽到這朋友和其他的水上住戶一樣，經常要用繩子繫住年紀小的兒女，以免他們不愼墜入海中的時候，心中又不免出現一種「情何以堪」的感覺。而每當颱風來襲之時，就自然會想到這些寄全家生命於一葉孤舟的人們，祝禱他們能平安度過。……

在這裏，人們要生活，是用盡多少辦法，傷盡多少腦筋呵！臭水、颱風，種種不幸的可能，都嚇不跑他們。如果不發生敬佩之情，至少也應當同情吧？

然而，最近避風塘忽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風波，或者可以說是風暴吧，這些在什麼「小姐」的「雌威」下也巋然不動的居民，却避不了這場在避風塘裏刮起的風！——船艇被拖走了，還有沉沒的。我不知那位朋友一家怎樣，我找不到他。……

我又想爲他們祝禱。——可是又有什麼用呢！

「新塡地」的變化

九龍有一條新塡地街，現在看起來已不知其新在那裏，塡了什麼了。而且它距離海岸有好一段路程。這條街名之由來，恐怕要專家才能考究出來了。但是，灣仔那邊的一塊地方，却是我看見它的變化的。這塊地方雖然沒有「新塡地」之名，其實是新塡地。我所說的是現在駱克道、謝斐道和高士打道一帶。記得一九三〇年（？）左右，是剛塡好不久，既沒有道路，自然更未有房屋。那裏是一片平地。早上，在其中打太極拳者有之，在海邊釣魚者有之，好一派悠閒氣象。曾幾何時，這印象已是歷史陳跡，現在這裏道路縱橫，樓房林立，而且這些樓房也舊了。好發思古之幽情的人，恐怕又要說是「滄海桑田」吧？

不論是「新塡地街」也好，灣仔的「新塡地」也好，人們看出了一條道理，把只能泊船、釣魚的海邊變成陸地，是利潤多麼優厚的「事業」！說到這裏，便會想起著名的「上帝造海，荷蘭人造陸地」的名言。荷蘭人善於排海取陸，可不知道他們是否也拿來築道路，建房屋？如果就能够塡出一平方英尺值若干百元的土地而言，相信荷蘭人也瞠乎其後了。這就是說，造陸地可以學荷蘭人，但造價錢恐怕荷蘭人就學不到。

戰後又有了新的「新塡地」。較早的是銅鑼灣，近期一些的是中環的新塡地。銅鑼灣塡海之後，已經不大成爲其「灣」了。人們見到的名爲「維多利亞公園」，其實欄杆、椅子、球場是有的，園則未必，因爲連草也不多呢，遑論花木乎？倒是附近的孩子們多了個去處，但也只限於淸晨和傍晚，白天大毒太陽當頭罩下來，怎麼挨得住？中環新塡地的作用又不同，被用爲中環汽車渡海碼頭的調節場，並且其後更設立了臨時的汽車輪渡了。目前來說，這還是一件値得歡迎的事，因爲向來由三角碼頭沿干諾道中一直擺到統一碼頭的汽車長龍，確是在交通上的一個大問題。這麼一來，至少汽車司機們會鬆牛口氣。

可是，人們會想，爲什麼銅鑼灣新塡地不廣植樹木，而中環新塡地目前的利用也僅是臨時性？其原因相信是現時的使用只限於一個時期，而在若干年月之後，道路、房屋又要在那裏興建了。事實很明白，在塡了海之後，還要有一個使坭土堅實的階段，也就是「創造價値」的階段。只是我輩有時散步其上的，和汽車司機、以及在場中打球的球員，遊戲的孩子們一樣，往往不知道自己其實做了免費的，無報酬的壓土機。



一輛衣車引起的風波

江　源

坤嫂興高彩烈地把房裏的東西收拾好，然後小心翼翼的叫搬運工人把那新買來的衣車放到房子當中。安放妥當，拿抹布仔細拭抹乾淨，再用一幅花布把車桌蓋好。

最小的那個孩子阿法，眼看這新玩意很有趣，只要把那個大輪子轉動一下，馬上就會發出軌軌軌的聲音。他看得有點心癢癢的，就想自己去試一下。他的小手伸到輪子旁邊的時候，立刻被媽媽捉住了。

坤嫂睜着大眼睛，嚴肅地對三個孩子發出警告說：「誰也不准摸衣車一把，否則，請他吃『籐蟮煲豬肉』——有得打！」孩子們聽了，嚇得把舌頭吐了出來。她把孩子們打發開去之後，呆呆地望着那新衣車出神。現在，她那兩年多來的心願算是實現了。她想着：有了衣車，以後就可以到內衣廠去取衣服回來車縫，每個月可以賺回一百數十元工資幫補家用。這麼，阿昌的學費可以解決，家人的生活也用不着那麼困迫了。

坤叔放工回來，看到那用花布披蓋着的新衣車，正想把布揭開看看，那小兒子看見了，馬上引用媽媽的話對他作警告，他看見兒子那麼認眞，便一笑作罷。

吃飯的時候，坤嫂邊吃邊訴說出自己購買衣車的經過和今後的打算。當坤叔知道那衣車是用分期付欵買來的日本貨的時候，他把飯碗放下，嚴肅地對妻子說：「這輛衣車你是買錯了。」妻子聽他這麼說，驚愕地望着他。

他見妻子這樣看他，就問：「你的媽媽是怎樣死的？」

她還是有點莫明其妙地答：「她是在日軍侵港期間，上山割草當柴，被蘿蔔頭看見，打到重傷之後驅使狼狗咬死的。……你怎麼問起這些來？」

提起蘿蔔頭，坤叔眞是一把火！想起那三年〇八個月的痛苦生活；想起蘿蔔頭帶給他家散人亡的仇恨；想起了岳母的無辜慘死，心裏難過得再也吞不下飯。索性把碗一丟，重複着妻子的話：「怎麼問起這些來？你想想那三年〇八個月的日子是怎樣過的，你想就好了！」

「是啊，那些日子想起來就痛心！」

自日本飛機轟炸啓德機場那天開始，坤嫂就開始過那失學、饑餓的生活。蘿蔔頭的刺刀，奪去了她那還未生到四十歲的父親的生命；妹妹在西環碼頭掃「地脚米」（搬運中，從米袋的針孔掉到地上來的米），被蘿蔔頭踢下海去再也沒有回來；母親的慘死，自己才十三歲就被迫得去做搬運工人找生活，那時因担不起那近百斤重的大木頭，被那位山口先生打得半死；最後，拾香蕉皮、採瓜子菜（一種野草）吃來維持生命的殘喘，一直才活到現在的情形，像幻燈似的一幕一幕地浮現出於腦海。她越想越難過，而越想越痛心，再也按不住，淚水奪眶而出了。

看到妻子那樣傷心，坤叔有點過意不去。他從褲袋中取出手帕，送到妻子的面前說：「對不起，我不是有意觸惹你的苦痛的。……可是，我一看到這些到處充斥的貨物，就想起當時那苦難的日子。……我們不能叫孩子們再像我們童年那樣過活啊！」

「是啊，我們的孩子不能再過我們童年那樣的生活。」坤嫂接過了丈夫給她的手帕，擦乾了淚水，看看桌上的鬧鐘，馬上站起來向門外走去。大約一小時後，兩個搬運工人到來，把那衣車搬走了。坤嫂像送過了瘟神那樣，從新打掃過房子，然後把中午收拾起來的東西放回原處。

鄉情點滴

舒蘊儀

△杜鵑、海棠都是不香的花，可是我國四川省和福建省現在已出現了香海棠和香杜鵑了。最近，遼寧省興城召開了一個全國花卉科學技術會議，會上，福建省和四川的代表道出了這個奇蹟，他們用巧妙的培植方法，種出了香海棠和香杜鵑。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國巧妙聰明的園藝家會陸續創造出更多奇蹟，使百花齊放，爭艷鬥香，那時候我們的嗅覺享受眞是有福了。

△類此這種奇蹟，在我國是不會少見的，最近福建、廣西兩省紛紛出現奇蹟，永定峰市有一個生產隊，種出了一株粟，高達一丈多，上面結了四個又長又大的粟穗，人們稱它作「粟王」。

△福建漳平縣西埔農場種出了一個大田瓜，重達十一斤。

△陸川縣石垌生產隊，種的木菠蘿，其中有一個重至七十三斤十両，幾近百磅，菠蘿相信許多人都見過，那有成百磅重的呢？可是，在我國，就出現了這樣的奇蹟。

△母鷄生蛋是常見的事，相信人人都見過，可是，母鷄幾乎都只能每天生蛋一個，有的還不是天天下蛋的，肥壯的母鷄頂多也能一天下兩個蛋，你會想不到再多的數目吧！但是最近福州仙游鄉，有一隻體重四斤的母鷄，一天生了四個蛋，每隔三個鐘頭就生下一個，其中有兩個蛋全是蛋黃，沒有蛋白的。

△電話機壞了，電話公司派人來修理，時常都是靠技工憑經驗檢查的，你見過用機器檢查麽？廣州電訊局電話第一分局的職工，最近吸取了北京、上海電話局的經驗，製成一條檢修電話機半自動流水線，這套檢修機可以幫助工人檢修廣州使用的幾種自動電話。

△廣州有一隻長七十一厘米，高二十五厘米的花舫，可以乘搭三百九十個乘客，你想想！有可能嗎？有的。那是廣州市工藝美術行業職工的新作品——象牙花舫。這艘六層樓的花舫是在一支五十斤重的象牙上雕成的，藝術家在「花舫」上雕刻了三百九十個不同姿態的人物作爲「花舫」的乘客。

「白麵文學」的前途

楚天舒



我國著名的古典文學作品「鏡花緣」中有一段不甚高雅的笑話，說有兩條糞坑中的蛆蟲，當看見有大便落下來的時候，便討論一番，研究這落下來的東西是否「美食」，云云。用這種素材作笑話，聽來未免使有潔癖者聞之噁心，有鄙俗之嫌。幸而「鏡花緣」雖然篇幅很大，而這樣的笑話却只偶然有之，否則「美食」連篇累牘，倒也頗難卒讀呢！

不過，作者李汝珍到底是個名家，寫人物自有性格。說到蛆蟲，就不會寫成其他東西。人們嫌大便之髒，而蛆蟲却搖頭幌腦，稱之爲「美食」，這是蛆蟲們唯一能有的想法和感覺。如果蛆蟲也有文學，相信這只能是其唯一的內容了吧？

然而蛆蟲雖然沒有文學，行屍走肉却有文學了，這就是美國現時公開流行的一種「新」的「文學流派」。這種「文學」據說是道友們飽吸毒品如白麵這類在醺醺然的昏迷中才能寫出來的，並且盛讚毒品之功，說只有吸毒才能使人歸於自然，心理上得大解脫，得到精神上的寧靜，等等。在這些「文學」中還充滿了惡劣的兇殺和露骨的色情描寫。這種「文學」或謂之曰：「白麵文學」。

我想，比較起來，蛆蟲的文學還會比這「白麵文學」更乾凈一些，像樣一些，健康一些。

「白麵」這種東西，此地的人稱之曰「白粉」，是因爲北方人的「麵」字到了南方總是叫作「粉」之故。這裏提出「掃毒」已有多年，但實際上吸毒的人還有不少。鴉片煙的流行比「白麵」早得多，但已逐步讓位給後者，是由於後者吸法更簡單，而毒性也更强烈之故。提起這種東西，原是日本軍閥在侵略中國期間，向淪陷區大肆推廣傳播的，製造大本營則爲其本國內和東北。這一方面是爲了搜刮人民，另一方面是藉以泯滅人們的鬥爭意志，用毒品作「奪魄索」。所以在有些地方，被迫吸上白麵的即被譽作順民，不上毒癮的就被視爲「可怕份子」，加以迫害。香港及東南亞白麵毒流的氾濫，其高潮也是日本侵佔時期，而餘毒至今未盡。多少人爲之斷送前途、家庭、幸福和生命？言之可謂痛心。

美國並沒有「淪陷」於什麼人，何以也毒品的流行這樣猖獗，甚至搞出「文學」來？神經正常的人對此是不易了解的。

其實也不難了解。這裏有一個連美國人自已也承認的現實：大批美國人正趨向於麻醉自已，忘記目前的一切。記得十多年前有一齣美國電影由雷．米蘭主演（此公現在已不甚見其踪影了），名爲「醉鄉遺恨」，就是表現一個經常以酒精來麻痺自已，以至喪失了一切的人。雷．米蘭還以此片得最佳演員之譽。時至今日，用飲酒的辦法大概已不够時興，也不够味道了。新的辦法是吸白麵，進一步打嗎啡針，這在電影中也有反映，不多幾年之前放映過的「金臂人」就是。

不論「醉鄉遺恨」也好，「金臂人」也好，它們雖然擺出來的招牌是反對用酒精、用毒品來害自已，但其實却往往收到反宣傳之效。荷里活並不是什麼眞正鼓吹正義的地方，是可以肯定的，因爲那些大製片家、大導演、大明星就過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其中自然也有吸毒者，小生羅拔米湛，就鬧過吸毒官司。而且，進一步說，荷里活製的片子，即使不公開美化吸毒，其本身又何嘗不是毒品呢？這些片子放映出來，引導觀衆如何爲非作歹，可以發財，如何人不爲已天誅地滅，如何一天到晚把整付目光去注視女人的胸脯和大腿，如何隨便苟合隨便離婚是人生常事，以至於搶刼用什麼方法，殺人用什麼手段，都說得一清二楚，唯恐觀衆不懂。試想，觀衆們日日夜夜，月月年年看不計其數的這種片子，又那有不迷頭昏腦，烏烟瘴氣的？它的作用，和白麵、嗎啡針之類又所差何幾？因此，不妨說，荷里活的電影（至少是絕大部分）其實也是「白麵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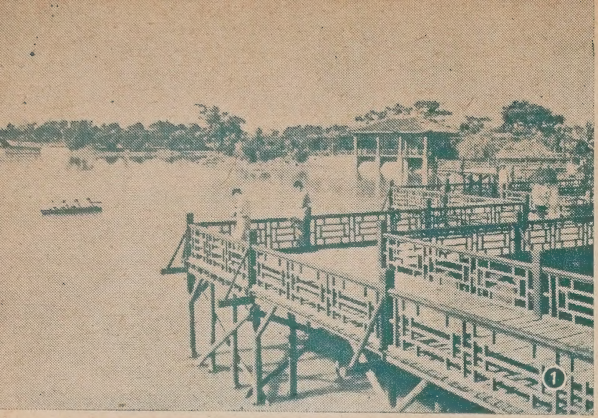
我也會想到，如果此地的青少年以至成人，常常無選擇地看美國電影，也會沾染許多壞想法，壞習慣以至逐步趨於墮落的話，那末生活在美國的人，更不知伊於胡底。「白麵文學」的消息在報上出現，證實了我的想法。這些竭盡惡毒之能事的麻醉毒品流行，有人認爲是上當的人不知自愛，其實這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毒品的流行是社會問題而絕非是個人問題。假使社會根本不容許有毒品，又教育人民深明自愛之道，毒品將何處容身？中國在解放前各種毒品不可謂不猖獗，但解放後便全部絕跡。不僅鴉片、白麵之類一掃而空，電影與文學也蓬勃向健康有益之途發展了。近年來海外上映了多少國內電影，銷行了多少國內文學作品，它們的內容正確，藝術水平高，對觀衆和讀者起着良好的作用，這不但有目共睹，也是任何要誣衊新中國的人所無從歪曲的。最近「楊門女將」在港九上映，轟動一時，也就是最好的說明。許多回鄉探親回來的朋友，都盛道今天國內青年人的刻苦樸素，勇敢奮發的精神，即此已可大慰海外遊子之心。這種現象，假如不從社會的性質良窳去解釋，難道是偶然的嗎？

有人說，美國人民在毒流中浮沉，昏天黑地，又何利於美國統治者？這當然有其原因在了。問題在於美國是少數有財勢的金融寡頭在統治着國家，以吮吸二億美國人的血液而自肥；不只此也，還要驅使美國的孩子們到國外去，到處進行干涉別國，攫取利權，要把世界人民置於股掌之中，這種「事業」，清醒的人是不願爲的，也是不願甘心作奴隸和走卒的。假如不使人民渾渾沌沌，神智不清，那麼金融寡頭們的事業就無從進行，無法可施。記得朝鮮戰爭時，戰爭販子們「號召」美國青年的口號，就是「到東方來旅行」，而「招兵牌」上畫的竟是穿着東方服裝的女人，據說這樣才富於吸引力。請看，這正是美式騙局的典型。而其悲劇性在於，行騙的一方是「政府」，被騙的一方是人民。毒品如白麵、嗎啡針的流行，雖說不是「政府」出面去辦，但販毒者正是這些寡頭的「馬仔」，而「政府人員」，不外是另一種「馬仔」而已。大家同一老板，彼此彼此，又有什麼區別呢？

問題還在於，美國不但使毒氣在其國內蔓延，而且還向其所能及的地區伸展。別的不說，遠東就破獲過美國軍用飛機運毒事件，這難道還不明白嗎？至於美國電影、書刊、生活方式的氾濫，更是明目張胆了。它的目的是什麼？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自然也是希望所流毒的地方人們喪失警覺，意志消沉，便於其直接間的統治、控制。但這方面已不那麼易辦了。比如印尼，早已對美國生活方式加以聲討，歐亞各國，大都嘖有煩言。更清醒一些的，不再受毒害，就站起來和美國決裂，發生在古巴的事情就是如此。

到人們都清醒起來的時候，什麼「白麵文學」，就難以連同它們的主子，有容身之地了。地球上有一天是那末乾淨健康，是多麼快意的事啊！







廣州東山巡礼

廣州東山，是歸僑、僑眷——特別是美洲歸僑、僑眷聚居較多的一個幽靜的住宅區。任何一個過去曾經在東山居住過的華僑，今天久別重來，都會爲它的巨大變化而驚訝。

這裏交通方便，有三條廣州市內公共汽車線，以這裏爲終點。現在正在架設電線的無軌電車，也是以東山爲終點。

到東山遊覽，人們首先會被那些新建築群弄得目不暇給。這裏有規模巨大、設備完善的廣東省人民醫院、中山醫學院及其附屬第一醫院的建築群，還有精緻美觀的居民住宅……。農林下路以前是狹窄的小路，現在變成了可以並行五、六部汽車的柏油馬路；路旁新樓矗立，中段一排樓房，是新落成的華僑住宅區，新河浦經過疏浚後，碧水盈盈，綠樹婆娑，怡靜異常。整個東山都建設得像花園一樣美麗。

過去，東山只有一些零星的小店，人們要購買較大、較高級的商品或要看電影，都要跑到市中心去。現在，這裏建成了一個商業網，有百貨店、服裝店、食品店、鐘錶店和華僑商店等，日用百貨商品，應有盡有。新建的東山食堂，有早、午市茶和飯菜供應。服務行業還有飲冰室、高級理髮室、洗衣店等。新建的東山電影院，可以放映寬銀幕影片。在龜崗以南，新闢了一個面積達四百畝的人工湖——東山湖，湖畔設有亭台水榭，曲徑迴橋，點綴上紅花綠樹，是一個遊覽休憩的好去處。

東山又是一個教育中心區。中山醫學院、廣東師範學院、民族學院、廣州師範學院等，都設在這裏。這裏還有很多間中、小學。學生之多，也是東山一個特色。

①東山湖公園一角。

②幽靜的新河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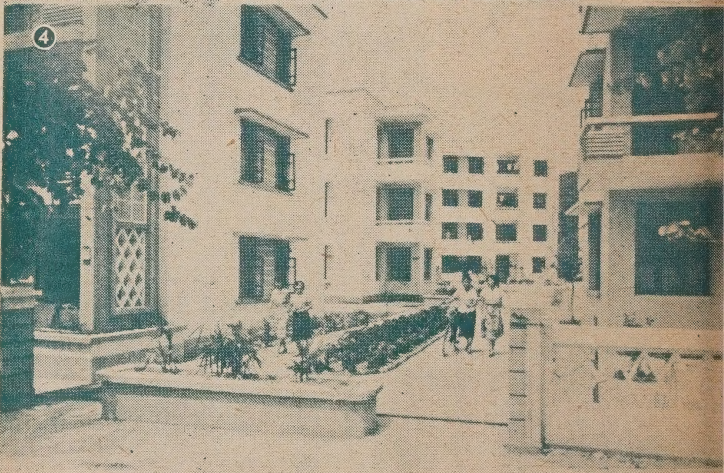
③新建的東山食堂。

④東山農林下路中段的歸僑住宅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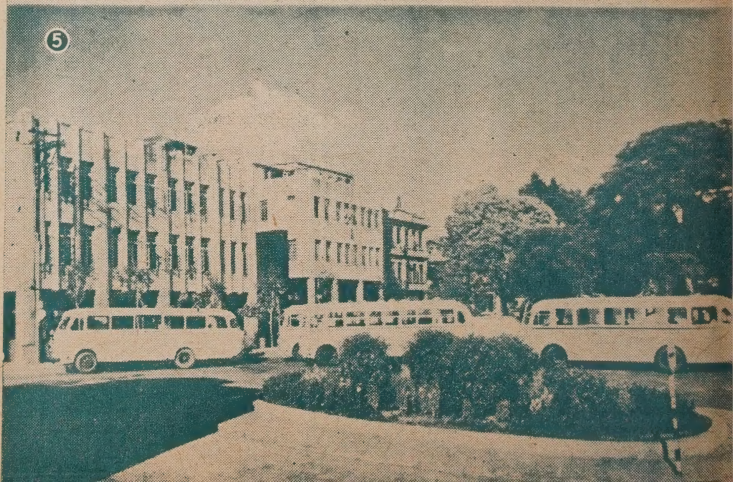
⑤廣州東山公共汽車站。

⑥顧客如雲的東山百貨商店。











下圖：離家去南京（木刻） 趙延年作





上圖：魯迅故鄉皇浦莊（木刻）　夏子頤作

的魯迅

右圖：魯迅與閏土、水生（國畫）
（故）司徒喬作

下圖：悼念（木刻）　黃新波作







畫家筆



上圖：魯迅幼年生活（彩墨） 宗其香作



下圖：紹興魯迅故居後院 張樂平作



下圖：一九三六年的一個晚上（木刻） 黃永玉作





左圖：魯迅在上海演講（素描） 曹劍鋒作



右圖：魯迅與瞿秋白（素描） （故）徐悲鴻作





關良畫選

我國著名畫家關良，他畫的水墨畫以傳神稱著，尤以戲劇人物爲生動。最近他在廣州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展覽，博得觀衆的稱贊。本頁所介，是他的作品中的一部份。

①關良作的戲劇人物橫幅，上有文學家郭沫若題跋。

②畫家黃新波（右二）黃篤維（左二）參觀關良畫展後，和關良（右一）研究美術創作問題。

③潮劇「蘆林會」。　　關良作

④豫劇「拷紅」。　　關良作

⑤粵劇「竇娥寃」。　　關良作







畫家關良及其水墨戲劇人物畫

黃篤維



關良這個名字在廣東來說是並不陌生的。他原籍廣東番禺人，早年留學日本，在東京學習油畫；回國後即担任美術學校教職，曾担任油畫素描的課程。在我的記憶中，當時關良的創作已開始有了自己一些風格了。三十多年來，他從沒有間斷過藝術教育工作，不僅是桃李滿天下，而且在自己的藝術創作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解放後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及浙江美術學院的教授工作之後，得到政府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具體的幫助，使他能安心工作，不像過去那樣爲了生活而到處流浪奔跑。由於生活安定，心情舒暢，所以作品的水平也是不斷的提高。這次他回到一別二十多年的羊城，感到無限的興奮，他說：「許多地方完全變了樣認不出來了。」由於他對自己的家鄉具有豐厚的感情，這些新鮮的事物使他無限的激動，因而一放下了行囊，就馬上揮動自己的畫筆。他以最大的熱情描繪了「美麗繁忙的珠江」、「革命的搖籃農民講習所」和「規模巨大的「造船廠」等畫，這些作品顯得非常生動可愛。他這次回粵，還帶來了百餘幅水墨戲劇人物畫及一九五七年訪問民主德國時所作部份油畫，現在已開始在「廣州畫宛」展出了，這個具有風格的畫展，不僅引起廣州美術界的注意，而且使許多羣衆發生濃厚的興趣。通過這些展品，人們可以看到關先生藝術創造的才能和所獲得的成績，尤其是他的水墨畫更爲出色。這裏所展出的絕大部份是他年來的新作，但其中也包括他二十年前的個別作品，這樣使人更淸楚的看到關先生在水墨戲劇人物發展所走過的道路。

「舊劇臉譜及裝束本身已富有畫意，良公取此以爲畫材，爲國畫別開生面，甚覺新穎可喜，且筆意簡勁，使氣魄聲容活現紙上，尤足驚異。」這是二十年前郭沫若給他的一幅展品的題欵。二十年來關先生對水墨戲劇人物畫不斷的研究、摸索，並頑强地進行藝術的勞動，在今天的作品中所展示的藝術力量是更可觀更驚人了。無怪乎三年前他在北京舉行個展時，人們一致認爲是中國畫壇中的奇花異朶。一九五七年關到民主德國訪問期間，曾由柏林美術學院舉辦他的水墨戲劇人物畫展覽，當時也引起了德國的藝術家們極大的興趣，展出後曾由國家出版社出版他的專集，被列入民主德國出版的世界美術叢書之一。

年來，關對祖國民族傳統繪畫與民間藝術學習極有心得，他不僅是從技法和形式上去探求，更重要的是學習民族的傳統的精神。他絕不生硬地套用，而是吸收其中的精華並加以發展，創造出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構成了自己的風格。展出的每一幅作品，筆墨功力很深，可以說已達純境，畫面顯出無比的單純與洗煉。常常以寥寥數筆，描繪出各不同人物的感情，他並不追求普通外形的肖似，而着重於內在的「傳神」。特別他善於掌握每一齣戲的最生動的情節，有時雖是輕描淡寫，但人物複雜的感情仍然活現紙上。這當然與關先生平素深入戲劇生活和細心研究角色的性格有很大關係。比如他要創造「武松」的形象，會反複地研究書本的材料，並結交了老名演員蓋叫天爲友，注意他對武松這角色的表演和性格的刻劃，掌握他的感情和內在的特徵，然後才寫出「武松打店」一段的生動形象，把武松的英偉、機智、果敢的精神充份表現出來。又如他作品中的「拷紅」一劇的描繪，通過紅娘下跪被拷打，這一具有典型特徵的情節，寫出紅娘的純潔與善良，激起人們對封建社會制度的憤恨，而給這具有反抗精神的紅娘寄以莫大的同情。在描寫粵劇「關漢卿」一幅也是同樣把朱簾秀這個具有正義感的女性形象充份表現出來，此外如「鬧天宮」則寫出孫悟空的敏捷、智慧，使人感到天眞與可愛。人們讀關良的畫，開始接觸時，可能只感到有趣，也有人認爲他的畫只是隨意幾筆，有些像兒童畫，而不知道關先生在藝術上苦心經營，和所下的功夫，那樣洗煉的幾筆却包含他數十年進行複雜藝術的勞動，正如已故畫家齊白石先生在他一幅作品題詩中的兩句「十年種樹成林易，畫樹成林一輩難」！一個畫家的成就，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關良便是這樣的一個人。



李可染的水墨寫生畫

安君

李可染是近代富有創造性的現實主義的山水畫家。他以熟練的筆墨和高度的創作熱情，跋涉了許多名山大川作旅行寫生，創作了不少動人的作品。他把黃山的雲海，雁蕩的奇峰，峨嵋、三峽的雄姿，江南和桂林的秀色，以及生活在這錦繡河山懷抱中的幸福人民，生動地表現在他的畫幅中：風格渾厚、洒脫、氣度宏偉、豪邁！

李可染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動人，主要是由於他對祖國山河的深切感受，使人感到每一幅畫裏面都洋溢着作者對生活、對祖國山河的熾熱情感，而不是冷冰冰地模擬自然。也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他才能够眞正地大胆創造，能把從前輩大師所學習到的技巧靈活運用，加以發揮，而不是爲它們所束縛或以玩弄技巧爲滿足。

因此，李可染的每一幅作品都有其鮮明的意境。使人感到有的春光爛縵，有的烟波浩渺，有的高峯壁立，有的風雲怒吼。這些意境正是山水畫的靈魂；要使這些意境表現得突出動人，旣要有眞實的感受，也需要精湛的藝術修養。

我們看他的構圖常是樸素而大胆，不拘泥於一般的格局，却着重於主題的顯豁。例如「畫山側影」，就是一座大山充塞畫面，使它成爲唯一的雄偉的主體。這顯然繼承了宋代大師范寬的構圖手法而更加簡樸；同時由於山峯輪廓和山下房屋的變化，以及右上角遠峯的透露，使全畫又不覺得呆板。另一幅「無錫梅園」只是滿紙春光，好像並沒有注意構圖，亭子幾乎在畫幅的正中，可是樹與樹的距離，枝與花的疏密、濃淡，却又有豐富而微妙的變化。

筆墨的運用也是如此，挺健或柔逸的綫描和蒼勁的皴法都結合對象的特性，似乎隨意揮洒，却生動多姿。畫家吸取了前代大師們豐富的用墨經驗，傾向於沉雄的格調。因此很長於表現群山、叢樹的鬱鬱蒼蒼；但在一片渾溶的濃墨之中，又能够恰當體現深密的空間感和對象的質感。而另一些春光明媚的畫幅，則應用了淸麗的色彩，表現了迥然不同的氣象和主題。

李可染的水墨寫生畫，筆情墨趣確是清新可喜，難怪欣賞過他的畫的人，都感覺到彷彿在酷熱中飲一口清涼的甘泉一樣，舒適極了。

全國田徑運動會

——創新十項全國紀錄

鐵牛

一九六〇年的全國田徑運動會從九月十四至十八日五天之內，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這是繼去年第一屆全國運動會後，又一次的田徑大檢閱。參加這次運動會的有來自各省、市、自治區的三十個單位的六百九十名男女田徑健兒。

這裏不能不提一提的，今年以來，在田徑場上不僅有廿一人三十二次打破了十七項全國紀錄，兩人三次平了兩項全國紀錄，還且湧現了一批成績優異，潛力很大的新人。他們都在這次運動會場上大顯身手！

一九六〇年全國田徑運動會勝利閉幕了，男女子團體總分前十二名是：

男子組：解放軍以三一四分獲冠軍，其次北京、河北、山東、上海、廣東、黑龍江、遼寧、江蘇、安徽、吉林、內蒙古。

女子隊：北京以二三〇分奪得第一名，山東居亞軍，四川第三，其次上海、江蘇、解放軍、廣東、遼寧、貴州、黑龍江、廣西、陝西。

可喜的是，這次運動會中，六百九十名健兒在四二個項目中，有十四名運動員十四次打破了十項全國紀錄，還有兩名運動員及一個接力隊平了全國紀錄；有五十七名運動員，其中包括卅四名男子，廿三名女子，達到了運動健將標準。

田徑場上經過了激烈的爭奪，說明了一年來我國田徑運動上又有長足的進步。女子跳高北京的吳浮山跨過了鄭鳳榮同樣的高度，僅以失誤次數較多，屈居第二；男子三級跳遠山東的田兆鍾平了奧運會上屆紀錄十六咪三五。鄭鳳榮在五項全能運動中創四四一五佳績，超越一一三分打破了全國紀錄。

這一屆田徑運動會也表現了後來追上，後浪推前浪的好現象，上海張長發在撐竿跳高項目中壓倒蔡藝墾；男子跳高新手全國紀錄保持者史鴻范以二咪〇三創新藍紀錄，但却因失誤次數較多而敗於另一新手倪志欽。

在男子一百咪短跑中，四川選手陳家全以十秒五平全國紀錄，山西陳立祥以十秒七居次席，其餘盧寶祖、李鳳祥、梁建勳、盧學文都同時獲十秒八佳績。第八名金學源（黑龍江）亦以十秒九畢全程。

將男、女子田徑前三名成績列下：

男子田徑成績

一百咪：陳家全（四川）十秒五（平全國紀錄），陳立祥（山西）十秒七；盧學文（黑龍江）十秒八。

一百一十咪高欄：周連立（北京）十四秒四；梁仕強（北京）十四秒四；高濟橋（河北）十四秒四。

八百咪：郭洪翁（遼寧）一分五十六秒五；殷鳳武（吉林）一分五十六秒五；韓永年（江蘇）一分五十六秒七。

五千咪：王存發（解放軍）十四分五十六秒四；黃志勇（解放軍）十五分一秒二；程明昭（安徽）十五分十一秒。

二百咪低欄：梁仕強（北京）二四秒二；周裕光（廣東）二四秒三；高濟橋（河北）二四秒四。

三千咪：李賀年（河北）八分三一秒六；王存發（解放軍）八分三二秒六；伊套特格（內蒙古）八分三六秒八。

一千六百咪接力：北京隊三分二十秒九（平全國紀錄）；上海隊三分二二秒九；遼寧隊三分二四秒四。

一千五百米：李賀年（河北）三分五三秒二（打破三分五十四秒二全國紀錄）；包樹森（黑龍江）三分五四秒九；譚紹光（遼寧）三分五六秒二。



著名跳高運動員鄭鳳榮跳高姿態

詞之葉

无庵舊稿

无庵

南浦

羞紅怨碧，又因循、閒夢闌塘。空說秋悲無分，衫鬢點塵霜。記否昨宵，杯酒坐天明，苦淚涴淒香，正短堤嘶馬，瘦橋盤霧，前路共蒼茫。

便到園林纔簇，語東風簾燕。忘難量：影落滄波，歸舸憑寄早梅芳。誰耐廢堂愁對，聽黃昏鼉鼓，喚椒觴。料暮雲修竹，有人憔悴望還鄉。

淡黃柳

雲昏草濕，江國繁英泣。燕怨酣春人寂寂，夢破十年雨屋。幽懷青光倩誰惜。問蹤跡，蠻娘笑行色。補天手，女媧石。算華亭鶴唳，今猶昔。怕上危樓，更愁春去，簾下閒沉琥珀。

卜算子慢

江梅掩瘦，園菜放肥，斷續燕鶯歌舞。記得前春俊賞，喜無風雨。向峨鬟，馬水車龍渡。共指點、珠街綉戶，還聽柳岸痴語。

歷歷懽悰誤算，杜曲看花，謝池吟絮，夢閣天香，誰念鬢邊人去。問興亡，何況斜陽暮。賸賦筆高寒，私寫寄、十年離侶。

渡江雲

嬉春人易老，記澆怨結，種柳亂鳴鶯，古城疏酒醆，短白長紅，浥露艷欄稜。遙峯劍蟲，漸散入、雲浪千層。還暗搖，隔牆鞭影，舊夢怕全醒。

無情，珠船圓翠，荔渚熏香，換客懷孤迥，誰忍覓、詞仙歌譜，分付旗亭。通辭慣見天欺笑，奈五湖、三島平生。休悵惘，明年預約花舲。

永遇樂（題陳恭甫舊藏武梁石刻）

靈劍飛霜，寃禽啣石，遺恨江表。黃

體壇漫步

一萬米：程明昭（安徽）三一分四八秒四；黃志勇（解放軍）三一分四十九秒六；王存發（解放軍）三一分五十秒二。

十項運動：田茂林（解放軍）五六八三分；賈全福（解放軍）五六五六分；賈德良（山東）五四五八分。

四百米中欄：周連立（北京）五二秒五；梁仕強（北京）五二秒五（前兩名打破五三秒全國紀錄）；朱德茂（安徽）五四秒三。

十公里競走：李福德（黑龍江）四七分三六秒八；劉恆余（吉林）四七分四三秒八；楊其勝（北京）四八分十八秒六。

二百米：陳立祥（山西）二二秒一；陳家全（四川）二二秒一；盧寶祖（河北）二二秒二。

標槍：林緝友（解放軍）六十四米六○；馬長路（河北）六十三米九八；馬良仲（河北）六十三米七四。

三級跳遠：田兆鍾（山東）十六米三十五（打破十五米八二全國紀錄）；唐東漢（北京）十五米六十六；典敬琪（山東）十五米十四。

鏈球：畢鴻福（山東）五十四米四十；賀永憲（解放軍）五十二米二四；胡景全（解放軍）五十一米○二。

跳高：倪志欽（福建）二米○三；史鴻范（山東）二米○三（前兩名打破二米○二全國紀錄）；段其炎（北京）二米正。

五項全能：王福榮（山東）三一四三分（打破三一二一分全國紀錄）；周闞琛（河北）二七三二分；李孟林（解放軍）二七二三分。

鐵餅：孫久遠（山東）四九米○七；李孟林（解放軍）四七米二八；張德祥（雲南）四三米六三。

鉛球：賀永憲（解放軍）十五米八（打破十五米三三全國紀錄）；何增生（河北）十四米四一；熊時謙（四川）十三米八八。

撐竿跳高：張長發（上海）四米三○；蔡藝墅（廣東）四米二○；陳福厚（北京）四米一○。

女子田徑成績

一百米：劉興玉（四川）十二秒三；王春英（山東）十二秒三；馮雅芳（北京）十二秒四。

八百米：張暢加（湖南）二分十六秒五；寶淑才（陝西）二分十七秒；楊文珍（山東）二分十八秒八。

八十米低欄：文蘊珍（廣西）十一秒；林秀玉（上海）十一秒五；唐美琼（江蘇）十一秒七。

八百米接力：山東隊一分四五秒三；四川隊一分四七秒三；北京隊一分四七秒七。

四百米接力：山東隊四九秒七；北京隊五十秒四；四川隊五十秒四。

三項全能：崇秀雲（江蘇）二一八七分；沈素英（上海）二一七九分；虞娜麗（四川）二一七二分。

五項全能：鄭鳳榮（山東）四四一五分（打破四三○二分全國紀錄）。

二百米：王春英（山東）二五秒二；曾昭德（四川）二五秒四；賀祖芬（四川）二五秒七；徐世璋二五秒八。

跳遠：劉興玉（四川）五米九○（打破五米八十三全國紀錄）；楊玉敏（北京）五米五十八；陳妙齡（上海）五米五十四；胡善惠（山西）五米四十六。

跳高：鄭鳳榮（山東）一米七○；吳浮山（北京）一米七○；楊美茹（北京）一米六四。

標槍：李雪祖（貴州）四十四米四一；王毅（遼寧）四十四米十二；韓菊元（北京）四十一米六三。

鉛球：崇秀雲（江蘇）十四米六；王士玉（北京）十三米一○；趙勇（山東）十二米七六。

手榴彈：蘇蘭光（北京）五六米五四；袁闞秀（廣東）五六米四七；蔣湘台（浙江）五六米一五（前三名打破五五米六四全國紀錄）。

鐵餅：王士玉（北京）四七米七七；石寶珠（遼寧）四六米三九；劉德翠（四川）四四米正。

體壇珍聞

▲繼羅馬尼亞國家乒乓隊訪問中國之後，瑞典國家乒乓隊應邀前來，廣州隊把守頭關，以容國團、蔡明樞、譚桌林等迎戰，結果以五比一取勝客隊。瑞典隊的運動員是托爾・博爾格、托尼・拉遜、里達・利翁斯特羅姆。其中托尼・拉遜是一九六○年第二屆歐洲乒乓球錦標賽男子第五號種子球員，曾以三比○擊敗別爾切克奪歐洲冠軍。在世界乒乓錦標賽中，中國與瑞典同組，中國以五比一勝，是役拉遜曾以二比一勝王傳耀。去年十二月中國乙隊訪問瑞典，又以五比一勝。今年，瑞典在歐洲乒乓錦標賽中，戰勝了羅馬尼亞，決賽時以四比五僅負於匈牙利。

▲羅國乒乓隊訪上海，上演兩場友誼賽，男子以五比三勝，女子以三比○奏捷。上海二隊的男女子隊員是：張燮林、薛偉初、曹自強及戴龍珠、李赫男。

▲羅馬尼亞國家男女子乒乓隊繼續訪問天津，與當地的中國青年隊交戰，客隊女勝男敗，主隊女子以葉佩瓊、王健、馬光泓、何運富出戰，二比三負於客隊，主隊男子以周闞蓀、蘇國熙、區感聯、吳小明應戰，九比六勝客隊。

▲羅馬尼亞國家乒乓隊於九月廿四日在北京結束訪問中國最後的一戰，與中國青年乒乓隊二隊作賽，結果，客隊女子以三比一勝，經驗豐富的皮蒂卡，被我年青選手王健以二比一取勝。男子以九比○獲勝。主隊的出場人選是：女子王健、狄喬華、何運富、韓子彬；男子馬金豹、吳宏、俞長春、王宏基。羅馬尼亞國家乒乓隊在我國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地進行十一場友誼賽，女子獲得了八勝三負，男子則八負三勝。

▲本年度的全國武術運動會在鄭州舉行，山東隊以一二四分的佳績榮獲全國第一，上海第二，吉林第三。男女子南拳分別由廣東的李宙雲、馬秀霞雙雙奪得，女太極拳要數廣西的潘淑儀，男子太極拳楊炳誠蟬聯冠軍。

（樺）

土丹花，青閨紅淚，鬼母騰空嘯。白衣豪送，頭顱輕擲，感慨悲歌燕趙。自當年，天留禍水，那關匕椎顛倒。

愁雲萬疊，傷心重見。休問舞陽圖貌，梁燕巢林，仙娥荷擔。說與旁人笑。古今一夢，山河睡去，裂肚斬袍誰弔。試呼喚，英雄畫裏，聽吟變調。

翠樓吟（乙亥登清涼山掃葉樓）

石磴嘯涼，樓風掃葉，當年隱仙何許？官楊搖亂綠，有迎客、翩翾靈羽。莫愁延佇，問萬刼京華，香車誰駐？荒庵古、夢深恩怨，故宮零譜。

寄語，施帚殘僧，漫暗傷亡國。舊城東路，夕陽無限好。伴無恙，年年玄武。羞花翠雨，算換得人憐，還招天妒。歸程悞，望昏雙眼，白雲來去。

水龍吟

午禽啼夢危樓，不成西笑還輕凭。素心人遠，山門深閉，鬼車驚聽。八表同昏，一丘未老，稽懶誰詠。枯香死嗅，桑田坐閱，長痴望，東風醒。

瘴海陰晴無定，蕩吳魂，網梢松頂，繡春待欸，登臨費淚，鏡華流瞑。局外承平，人間游戲，偶然乘興，漫連環索解，賽漁殘譜，付紅濤打。

齊天樂

十年心跡寒鴉外，客途又逢春瞑。舊賞疏慵，新潮起伏，羞卜陰晴花鳥，蠻娘慣笑，任腸裂歌戡，賦殘愁照。諱說荒寒，夜窗私勘夢京稿。

高丘無女自昔，酒醒天路遠。流恨多少，預約閒舫，封題淚墨，誰識酸辛坡老？青睛譬早，仗疏鑿詞源，漫傷懷抱。望澀南雲，近來和雁杳。

澹黃柳（民廿四年作）

飄絲雨急，頹堞台城泣。澹柳依人長悒悒，倦聽鄰娃笑遂，還向千荷棹船入。

蔣山色，封雲鬟邊立。訪幽勝，幾裙屐，算金陵傑踞今猶昔，細喚春歸，放將愁過，多恐胡兒認得。

老·華·僑·尋·親·的·故·事

來靖



這是一個眞實的故事。這故事發生在印尼的蘇門答臘和中國的梧州之間，事由一封信所引起，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敬啓者：

敝人麥亞榮，原籍廣西梧州，現居印尼蘇門答臘，年已七十有三。因家境貧寒，少年即以苦力爲生。一九〇七年，年方十七，因年幼無知，被同鄉前清解職警差陳士誘騙，離家隨陳士到香港。豈料，陳士乃販賣「猪仔」之掮客。到港後，贈我新衣一套，以此代價將我當作「猪仔」出賣。上船後即被關進船倉中，始知被騙，但已後悔莫及！斯時，呼天不應，呼地不聞，茫茫大海，欲逃無路，遙望祖國，愴然淚下，不勝眷戀。

同二百餘「猪仔」抵達印尼蘇島奇沙蘭屬下文奴（BVNV1），被警押往荒芭。從此，在荷蘭殖民地者監工鞭笞下，從事非人勞役：開芭、砍樹、種煙，日夜賣命，食不裹腹，被當牛馬驅使十七年。來時，年青力壯，生龍活虎，不久被磨得瘦骨嶙嶙，不成人形。後因身患瘧疾，虛弱不堪，遂被當作敝履拋棄。幸得僑胞之助，得免於死。

後又流落山芭鋸板，日與猿猴、麋鹿爲伍，在荒林中過着暗無天日之生活。歲月匆匆，年華逝矣：曾幾何時，作客南洋，轉眼已五十五年矣！現已年邁，隻身孤伶，飄留異域。嗟乎！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痛莫過此。

榮雖行將就木，然無時無刻不眷戀故鄉、懷念親人。惟與親人濶別多年，吉凶禍福，生死莫測。數十年來，曾屢次寫信寄梧州郵局，懇請代爲尋訪家人，每信皆像石沉大海，音信杳然。

近聞……政府處處替人民解決困難。又看報載許多華僑與家人重逢……不勝嚮往。故特請萬叻羅埠裕豐商店店東郭子華代寫此信，懇托貴局代爲尋訪家屬。

我家原居梧州鎖龍橋，父名麥春旺，係造船木匠，母黃氏，生我兄弟二人，弟名水生，我離家之時，他年僅五、六歲。因離家年久，又無家書往還，鄉情諸多忘記，只能提供以上情況，有勞代爲查詢，不勝感激！

臨風寄意，不盡欲言；盼祖國鴻雁，稍來佳音，仰請復示，是爲切禱。

此致

梧州郵電局

麥亞榮謹啓　郭子華代筆

這是一封一字一淚的信，這封信寄到梧州郵電局，局長看了以後馬上召集了投遞員們開會，先將這封信唸了出來，然後鄭重地請投遞員們設法替這位老華僑尋找到親人，俾使他能够落葉歸根，返回鄉土與家人團聚，歡度晚年。

當局長還在唸信的時候，投遞員們就相當激動了；待局長唸完了信，請他們設法替老華僑尋找親人之後，他們再也不能靜坐半分鐘，於是全都站了起來，紛紛搶着說：

「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吧！」

「交給我吧！」

「交給我吧！」

是的，爲華僑服務，特別是爲一個以一套衣服就換去了寶貴的一生，在一生中歷盡無數辛酸苦難，到頭來只剩得孑然一身的老華僑服務，誰不願意呢！

投遞員們的激動的感情，熱心服務的精神，使局長也深爲感動！但是，不能將一個任務交給這麼多人呀！於是，他考慮了一會之後，說：「這樣吧，大家都注意去找，主要由余知辰負責。」

余知辰是誰？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小伙子，平時樂觀，熱心助人，工作認眞，服務郵電事業將近十年，從來沒有出過差錯。由他來負責辦理這件事，眞是最好不過。

只是，這件事不同於別的事，這件事由於時間相隔太久（麥亞榮離鄉已五十多年），人事滄桑，變化很大，困難自然也會更多。譬如：第一，麥亞榮的信上說，他「原居住在鎖龍橋」。鎖龍橋以前是一條「龍鬚溝」，兩邊居住着一些棚戶，而今這條「龍鬚溝」被填平了，築成了寬濶平坦的中山路，那些棚戶早就不知搬到那裏去了。第二，麥亞榮的信又說，他「父名麥春旺，係造船木匠」。既然作爲兒子的麥亞榮都已七十多歲，不問而知，他的父親麥春旺早已作了古人了。第三，麥亞榮的信最後說，他「弟名水生，我離家之時，他年僅五、六歲」。麥亞榮是十七歲離家的，算來他弟弟現在也有六十多歲了，不知道他幹什麼的，人海茫茫，又到那裏去找呢？

麥亞榮所提供的就是這麼一點點的資料，而這些資料又成了「問題」，怎麼辦呢？難道就此被難住了？

「不！」余知辰從心底裏作出決定。他想：既然麥亞榮做過碼頭工人，可以到搬運公司去向一些最老的工人打聽。

於是，他派完了信之後，就匆匆向搬運公司走去。在搬運公

鄉土花絮

殷如執筆

姬阿巧是大衆媽媽

△姬阿巧是上海楊浦區浦路第三里弄家務組的組長，她領導二十多個普通的家庭婦女，一年多來做着洗衣服、擦地板、服侍產婦、病人、扛水或臨時帶孩子等家務事，她們幫助了一百多個家庭的男女職工把留在家務上的工作做好了，且使十多個小廠的單身職工解除了「後顧之憂」。姬阿巧今年四十七歲，她的丈夫許長清是上海針織廠的老保工，她九歲就開始做工，失業時便過着討飯、拾垃圾的生活，結婚後生了十個孩子，可是死了六個。現在，她領着婦女們做着看來平凡，事實並不簡單的工作，得到職工和職業婦女的讚揚，姬阿巧不但忙着做洗衣服及一切有關衛生的工作，她還協助那些生病的職工家屬，辦理孩子斷奶和各等紅白事，所以大家都叫她做「姬媽媽」，因爲她對人們的關懷，比媽媽關懷兒女還週到。

防止馬鈴薯的晚疫病

△甘肅省廣泛的種植馬鈴薯，而馬鈴薯常患一種叫「晚疫病」的病疫，爲救治馬鈴薯的病疫，現在全省緊密結合中耕鋤草，及早展開馬鈴薯晚疫病的普查防治工作，根據全省十四個重點縣的統計，已經及時預防了四十多畝的晚疫病，而且有效地控制了晚疫病的發生和蔓延。晚疫病歷年來很普遍發生，曾經進行過嚴重普查防治工作，同時也及時發現和治好了一萬五千多畝發病的馬鈴薯。今年的加緊防治和救治晚疫病工作，對今後馬鈴薯的繁盛有着十分重大的幫助。

高產手王錫仁

△王錫仁是大連造船廠機械車間的優秀創工，是一個有了十八年工齡的工人，他從一九五三年調到大創床後，便創出了七年多無廢品的優異成績。王錫仁和旅大市特等勞動模範詹水晶是老朋友，他努力

司，他打聽到陸弟的年紀最大，但現在已退休，住在北山脚下。當他來到北山脚下，陸弟又不在，到山上北山公園下棋去了。於是他又繼續爬山，炎陽似火，上到山頂，已是遍體淋漓了。

然而，余知辰並不以此爲苦，他找了幾處地方，終於在一個涼亭裏找到了陸弟，斯時陸弟正和一個老頭在下棋，余知辰將來意告訴他，他一聽是替華僑尋親，連棋也不下，雖然他不認識水生、春旺其人，但他願意帶余知辰到港務局去問他的老友林英才，因爲林英才一直搞海員工會工作，且過去有一個時期海員工會和搬運工會會合在一起，說不定他會知道。

可是，當他們來到港務局，找到了林英才之後，同樣沒有結果。

看來從麥亞榮工作過的單位這方面去找是沒有希望了，於是他又從老街坊和同姓這方面去找。他派信的時候，特別留意姓「麥」的，見了老人也必問。這樣，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梧州市的街道都被他串遍了，麥姓人家和所有的老人也幾乎給他問遍了，但他所要找的人，還是沒有着落。

有一天，正要下班時，投遞員小劉回來，拿着一封信交給余知辰說：「這封信的收信人叫麥生，住大中路一百五十七號，但那裏沒有這個人。」

余知辰接過一看，心想：麥生和麥水生只差一個字，會不會是麥亞榮的弟弟呢？雖然那裏沒有這個人，但既然有人寫信給他，必定有這個人，那就好辦了。

正如在失望中獲得了一線希望，余知辰拿了信就走。他先到一五七號去打聽，那裏沒有這個人，他又到一六七、一七七、一八七、一九七去問，都沒有了，再跑回頭到一三七號，在那裏見到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一問，這老人正是麥生，這封信是他的孫兒從北京寄來的，大概是因爲小孩子太毛躁，將「三」字寫成了「五」字。爲此，麥生對余知辰的諸多奔跑，稱謝不已。余知辰說，這是他應該做的，不必言謝。隨後，他倆就談開了。從談話中，余知辰知道，面前這位老人，從清光緒年間就隨父親到這裏來了。於是他就問，知不知從前鎖龍橋住有一位叫麥水生的？

麥生老伯想了一下，然後告訴余知辰：是有這個人，水生只是他的奶名，長大以後，他叫麥育華，在船上做水手，一九二七年他參加省港海員大罷工，回來給殺害了，他的兩個兒子於他死後，這裏不能住，就搬到別處去了。

「搬到什麼地方？」余知辰着急地問。

「那就不知道了。」麥生老伯搖搖頭。不過，他並沒有使余知辰完全失望，他叫余知辰到市民政局找陳之光問，陳之光過去和麥育華一起參加罷工，現在專管登記軍烈屬工作，他可能會知道。

帶着失望中的希望，余知辰走訪陳之光，碰巧陳之光到南寧療養院休養去了，由民政局長接待他，並代他打長途電話給療養院，找着陳之光，對方回話說：「麥育華是我的老朋友，他被殺害後留下兩個兒子，大兒子叫麥江强，在南寧港務局做筏長，二兒子麥漢强和母親在東北一個工廠工作。」

這可把余知辰高興得跳起來，他日找夜找的人，終於給找到了。

誰知當他寫了第一封信給麥江强，一星期後收到麥江强的回信，雖說未敢證實，要問母親，但他還是相信這是眞的，又寫了一封信向麥亞榮報喜。可是，他的信剛發出第二天，便收到麥漢强從東北來信，信上說：「我們從未聽說有伯父在海外。據母親說，我們有兩個伯父，親眼看見他們在南寧死的。這樣，你們找的麥育華是同名同姓之誤……。」此時余知辰才知道擺了烏龍。

眞像從頭上澆下一盆冷水，余知辰心都涼了，他責怪自己太輕浮，不待查清楚之後就寫信。而今他不得不再寫信給麥亞榮，向他講明眞相。他以爲麥亞榮空歡喜一場，心裏一定不高興。誰知出乎他意料之外，一個月後麥亞榮來信說：「雖找到者爲同姓同名，然而你們爲僑胞服務之精神，使我感激流涕。同時此事也轟動全埠，引爲奇聞……。」同時來信還提供一個新線索，麥亞榮有一位叔父，名叫麥啓新，曾在下關造船廠做木匠。

無疑這是一封寶貴的信，余知辰讀着，讀着，激動得眼淚都流出來了，他感覺到：遠處海外的孤兒多麼需要祖國母親的照顧，華僑又多麼想念鄉土。於是，他馬上抹乾熱淚，騎上自行車，飛快地向下關踩去。

在下關造船廠的碼頭，紅旗招展，鑼鼓喧天，人聲鼎沸，那裏正舉行自製的二百匹馬力新輪下水禮，一位老師傅駕駛着新輪徐徐向河中駛去。余知辰以機會難逢，就擠上主席台，向廠長說明來意，再通過廣播，終於找到了麥啓新的侄兒麥江明，原來麥啓新三十多年前死了，他這位侄兒也就是麥亞榮的弟弟。當麥江明把新輪駛回，泊了岸，聽到他哥哥找他的消息，並接受余知辰和衆人對他的祝賀時，他竟歡喜得說不出話來。好久好久他才對余知辰說，水生是他的奶名，他母親還健在，現年九十三歲，住在家裏。他家裏共有九口人，兩個兒子，均已結婚，大兒子且有兩個小孩了。他請余知辰將這情形告訴他的哥哥，他也準備寫信給哥哥，請他回來團聚。

一個老華僑尋親的故事至此結束了。

這件事傳到了海外，華僑社會大爲轟動，人人都交臂稱讚，說是亘古未有的一段佳話！

運用詹水晶的先進經驗，一絲不苟地遵守操作規程、細心操作，不但做到不出廢品，而且是一個高產手。他在今年的「一頂幾」競賽中，還做到了一個人操作兩台機床，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同時達到了一人頂三人的出色成績，在造船廠裏只要提起王錫仁的名字，工人便會翹起大姆指說：「他是一個高產手！」

煉焦有了新方法

△爲了生產又多又好的焦炭，供應鋼鐵工業的需要，淮南市煉焦戰線的職工們，研究出一個對土法煉焦全面進行技術改造的方法。這個新方法是：在洗煤方面採取了長流槽洗煤法，新的洗煤法，已經獲得全市大部份煉焦廠採用了。在燒煉方面，全市大部分焦爐都改革了火道，採用了分層多火道法等先進技術，因而，煤炭的產量和質量就大大地提高了。至今年八月二十日止，已完成全年國家計劃的百分之七十八，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三，焦炭灰分比去年降低百分之零點九四，硫分降低百分之零點零九。關於煉焦新法，煉焦職工們都稱這爲「改良土法」。

夫婦鄉長齊心搞公益

△在西藏米林縣扎西繞登區章達鄉裏，人們都在讚揚着他們的鄉長，因爲他們的鄉長不但把鄉裏的公益搞得好，而且還深入地去關心鄉人的生活和疾病，所以沒有一個鄉民不說他們的鄉長是好鄉長的。章達鄉共有兩個鄉長，分正副鄉長，如果你要問正副鄉長的名字——正鄉長叫大娃郭杰，副鄉長叫央宗。他們是一對好夫婦，齊心合力的爲鄉民服務。大娃郭杰和央宗這對夫婦都是二十八、九歲的青年人，他們過了二十多年的奴隸生活，從八歲起就繼承了父母的「世襲」奴隸身份，給別人種地，挨餓挨凍，到了廿三、四歲才過着自已作主的生活。當鄉長後，他們不斷的改進鄉民的生產和生活，事事做示範，樣樣搞試驗，總是爭着做最困難的事。很多農民不敢嘗試的新革新，他們夫婦領先來幹，務要從實踐中給鄉民以信心。因此，鄉民對他們不但信任，而且十分愛戴

椰風蕉雨錄（十九）

芒叟

祭河神的故事



我自從做了「杜金記」的撐船夥計，很快又過了三個月的時光。對於河上流徙的生活，逐漸也習慣了。剛剛開始的時候，非常不好過，因為搖着尾櫓，船兒像一枚欖核，在渾濁的河床上顛遢着，兩眼發眩，頭也昏了，連飯也吃少了。但過了十天八天的光景，這種小毛病消失了，食量也頓時大增。我的臂膀也一天天粗黑結實起來。

有時候，馬來人和本土的外籍人是非常迷信的，也許這不過是傳統上一種習俗。據阿杜說，我年紀雖然輕，但當了船工，要補行拜祭河神的儀式，讓河神的「名錄」上寫上了我的名字，以後保祐我一輩子水陸平安……我問他這是甚麼道理，不拜祭又怎麼樣？他見我頗不馴善，表示不滿，並且假手讓金水伯來責罵我。而金水伯是很熟諳我的性格的人，他當然不會破口就罵我，至少他還記得我有一次給他罵了兩句話，就溜到別處去好幾天，後來急得他幾經辛苦才把我找回來。現在，他開始用婉轉的口吻對我說：

「阿芒，阿杜是個善心人，你不必怨懟他。我們住在山巴裏幹活，一定要入鄉隨俗——我知道你是不信神的，我又何嘗絕對信？不過，為了適應山巴裏的習俗，拜祭一下那有什麼關係呢？」

我聽金水伯的解釋，我毫不猶疑地對他說：

「阿伯，我並不反對拜祭河神，我討厭人家的笑弄！」

他突然哈哈大笑，皺着老花眼，一字一句地說：

「你！你怕笑？這種事情，他們看得很認眞！——你和潔蒂一起，人家才眞正的笑你囉……」

眞奇怪，我好像有千百倍的勇氣，常常和潔蒂一起，一點兒也不怕別人取笑，但，要是我赤條條的裸着胴體，跳進滾滾濁流的河床裏，我覺得非常羞慍。因為兩旁站滿了看熱鬧的人，有男有女，他們的眼睛釘着我，我半點的遮掩也沒有，呆呆的站在船尾，只聽巫師一聲勅令，我便要跳進小河裏。——同時，我還有很多的顧慮放在心上：我聽人們常常講，撐船人兒拜河祭神毋異是把血肉之軀，獻給河神「檢定」一番，要是河神認為獻祭的人虔潔、智慧、果敢……河神便默許他生生世世撐船為業，代代平安；假如河神對這個獻祭的人，認為不悅意，河神便毫不留情地不讓他再浮上河面，一直隨濁流沉入海底去！有時，河神認為這個獻祭的人太褻瀆了，牠便會差遣鱷魚，海鰻噬死他，要他多受點痛苦。其次，我生怕拜祭的當天，鄰人們和潔蒂也來看熱鬧的話，我即使不給河神召去，至少也會羞得半死了呢。

這是我心頭上的兩大顧慮。越想就越心酸，我又有點猶疑了。我明知道河神不過是虛妄的神話，不足介意的。但河裏萬一有一兩條不熟性的鱷魚，看見我赤條條的軀體，而又正當牠飢不擇食的話，我豈不是正好作果腹的肥鬻？我想到這裏，不禁捏了把汗。

收了檔，回到山巴的「阿答」寮裏。我的心神非常不安寧，十分懊悔自已輕輕答應了金水伯。我沒精打彩地躺在草席上，雙眼巴望着屋外昏沉的夜色。

金水伯到底是個練達的老人，他早就看穿了我的心事。於是他低聲地問道：

「阿芒，你不舒服嗎？」

「不，我有點疲倦，不想吃了。」

「你掛念你的老爹吧？」

「不，我——」

「你說下去嘛，什麼過不去的事都告訴我吧！」

「阿伯，拜祭河神，我有點怕！」

「傻瓜，你怕什麼？跳進水裏和游水有什麼分別？」

「不，我怕那鱷魚㗎……」

「你怕牠吃掉你的一條腿不成？」

金水伯說到這裏，又是哈哈大笑。我看他毫不在乎的樣子。他跟着正經地說：

「告訴你，鱷魚㗎是有的，但不一定吃掉你——至少我阿金

，只要是他們決定做的事，很快便會在鄉裏推動起來。這對夫婦鄉長，是遠近聞名的好模範。

變不利為有利

△「滑溜運輸」是山東沂源縣蘆芽鐵礦加强礦內運輸的一個新方法，運用這個新辦法，促進礦石生產。蘆芽山採礦區修建了空中索道七條，軌道一千二百米，建立固定貨場兩個，修建汽車裝車滑板四個，礦車漏斗七個和土溜子十五個，並修建四公里長的礦區道路。運輸裝卸設備都已經配套成龍，實現了礦內外運輸流水作業，做到運輸索道化、軌道化、貨場固定化、裝車漏斗化、自從斜坡軌道修建以後十六人代替了過去八十人的工作。修建汽車裝車滑板以後，裝車人員由二十八人減到十四人，裝車時間也由二十分鐘減到四分鐘。「滑溜運輸」利用地勢陡峻的條件，變不利為有利，斜坡軌道是用土鐵軌鋪設的，汽車裝車滑坡大部分用石頭砌成，經常有十五個人負責保養礦區道路。

老獵手的成績

△楊迎升是文縣的老獵手，他和野獸們變成死對頭已有五十多年了，由於他那百射百中的打獵手法，五十年來，已有不少野獸喪在他的獵槍下，他在自已的門扇上用刀刻上獵獲的紀錄，不把野鳥小獸算在內，他已打死了七十頭野豬，一百二十多頭野山羊，更打過好些黑熊、刺猪等，人們都稱他做「神獵手」。楊迎升十歲便開始打獵了，他說只要拿起獵槍，便覺得精神振奮。只要他的獵槍按動一下，立即有一頭野獸死在他的槍下，「神獵手」之名，眞是名符其實。

「車船對口．貨不落地」

△天津首創路港協作經驗的秦皇島港和車站，運用「車船對口，貨不落地」的辦法，使港口運輸量猛增一倍。煤的運輸也採用這個辦法，港口主動和車站、煤礦、用貨單位聯系，事先詳細了解每天需要運送的貨物數量、到達和發貨的時間，把計劃和運輸組織工作做得具體，並且由港口和車站聯合組成的調度室統一調度車輛

水也不輕易讓牠吃掉你嘛！」

「阿伯，鱷魚也有人性的嗎？爲什麼牠不吃掉我？」

「道理很簡單：祭禮是無可避免的，爲了循俗例，免得被人歧視。不過，我是不讓牠們吃掉阿芒就是了。」

金水伯雖然很有把握地安慰了我，但我回心一想，鱷魚是獸性的傢伙，金水伯又不是神通廣大的巫師，他究竟是沒有絕對保證的……想來想去，老是放心不下。

第二天絕早，我便起身。我走到潔蒂的屋子後面，把潔蒂喚過來。她一看見我便問：

「阿芒，你怎麼還沒有上巴塞去嗎？」

「是的，等一會兒就要動身了。」

「阿芒，你是一心來看我嗎——你像有什麼心事，精神很壞？」

「對呀潔蒂。我不瞞你說吧，過兩天我要祭河神了，你聽到了沒有？」

「眞的嗎，我滿以爲阿杜開我的玩笑吧了。你怕不怕——」

「鱷魚我倒不怕，只怕人們看熱鬧……」

「讓他們看個飽好了，怕什麼。」

「潔蒂，我想，到時你一定陪媽媽也去看熱鬧了吧？」

「媽媽一定要我作陪，怎麼樣了？」

我突然感到戰慄，果然事情不出我的所料了。我不得已地對潔蒂說：

「潔蒂，我求求你：到時你不要去好不好？你答應我吧。」

「爲什麼？你不高興人家去捧你的塲嗎？」

「不，你如果也去，我可羞死了呢！」

潔蒂聽了，轉過頭去，嘻嘻的竊笑。後來她正經地對我說：

「阿芒，到那天我裝病，媽媽就不會怪我了。」

「你眞聰明！只要你不去，我什麼也不怕了。」

我看見她躡着脚，一步一回頭的向我睜大了眼珠，裝了個鬼臉，一邊笑，一邊走着，她返回屋子裏去。

還差一天便到了可怕的「大日子」。我的心情的緊張程度，與時俱增。心裏顧慮着的兩件事，雖然已解除了一樁，還有一樁才是最可怕的。我當着潔蒂的面不表示怕鱷魚，無非顯顯我果敢，英勇的行爲，但回心一想，那有不怕鱷魚之理？

我像一個失去了魂魄的人，機械地搖着尾櫓，櫓擦舷，發出了咿咿欸欸的聲音，聽來那聲音眞可怕，活像站在兩岸看祭禮的人們，向我嘩哩嘩啦的一片取笑聲……我眞想停了櫓不搖，但又怎麼可以呢，巴塞已在望了。阿杜站在船頭，習慣地向岸上那個做小買賣的吉寧婦人調笑，他們對答着很多相關的話語，我聽得有點心煩……

今天，巴塞的人不怎麼擠，我們的生意也不會太忙，只做了半晝的光景，我們便沮氣地把船兒搖回山巴去。

我細數着一分一秒逝去的時光，讓可怕的「大日子」快快來到，有如一個臨刑的人，不再盼望時光過得太遲。

我和金水伯吃過了晚飯，他照例又躺在烟床上瞌一會兒。我細察他，完全沒有把明天的事情記掛在心。我眞担心他一時忘記了。我臨睡之前，特別問他：

「阿伯，明天的事都準備好了吧？」

「喏，何必太緊張，這不過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玩意！」

跟着，他叫我走近了烟床，對我說：

「阿芒，你犯不着怕什麼鳥鱷魚。我担保你的性命安全，少了一根毛，你的爹可不寬恕我呀！」

金水伯遞給我一個瓶子，裏面盛着藥油的。他吩咐我：明天起床之前，把藥油通身擦一頓。原來這種藥油是他憑了多年的經驗泡製成的，據說，日常幹活，在小河涉水，一定要塗上這藥油，鱷魚一嗅到便遠遁。怪不得他老人家胸有成竹，對於我的祭河神一點兒介意也沒有，當眞看作一種玩意而已。



岸上看祭河神的人們

和船舶，使火車到達的時間剛好也是船隻駛進碼頭的時間。貨車到站可以直接開進碼頭，貨物直接從火車卸入船艙。過去碼頭只能裝卸兩三條船的，如今却可以同時裝卸六條船了。

「莊稼之友」童修明

△童修明是南京源豐祥花蓆店的彈花工人，他非常嚮往於農耕工作，打從一九五八年起，他在彈花工餘，便幹着送肥下鄉的工夫，兩年來他共送了糞肥二十四萬一千九百斤，幫助了農民幹了相當主要的農耕工序。童修明出身在農民家庭，他懂得「肥是農家寶，莊稼少不了」的道理，所以他主動的在彈棉花工作外，還多做了送肥的工作。兩年如一日，他主動地、自覺地、持久地堅持送肥下鄉，不論是烈日酷暑，或是冰天臘月，下雨刮風，他每日總要抽空挑肥下鄉，從不間斷。因爲童修明勤於送肥下鄉，激動了源豐祥花蓆店的職工們，兩天中，全店就有不少職工加入送肥隊，一口氣送了四、五十担肥料，農民們都稱童修明做「莊稼之友」。童修明是安徽和縣人，從小幫人看牛，長大後種過十多年田，做了彈棉花工人後，他專心工作彈花，十年來的工作都有出色的表現，是一個工農皆能手的中年人。

沫江窰優點多

△四川樂山區沫江煤礦職工創造了一種土法快速煉焦窰，這種煉焦窰稱之爲「沫江窰」，它比之全國盛行的萍鄉窰有更多優點，具有焦化時間短，結焦率高和脫硫效果好等好處。有了沫江窰，煉焦時間普遍由五、六天縮短到兩三天，結焦率由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五，焦炭含硫量也比原來有所降低，這種新型煉焦窰它在構造上和萍鄉窰不同，萍鄉窰底部是瓦底形，兩邊高，中間低，裝煤煉焦時兩邊薄，中間厚，火力不易燒透中間的厚層，焦化時間長。沫江窰窰底是瓦背形，兩邊低，中間高，裝煤煉焦厚度四邊相同，再用低火位，高烟囱，加猛火燃燒，就可以均勻地燒透煤層，縮短焦化時間，比萍鄉窰功用更多。

桂花時菜十品

老饕

農曆八月稱桂月，江南的天氣，桂花多在八月開放，所謂桂子飄香，就在這個節令。

桂花的品種雖然很多，如金桂、丹桂、月桂、四季桂等。但金桂這個品種比較普遍，一般的人提起了桂花，就聯想到金黃燦爛的細碎花朵，和濃郁襲人的香氣。

桂花不但供人清玩，而且也能當作調味的食品。同時因為桂花的色、香、味三者俱佳，往往各地的菜餚，在顏色上和桂花相似，就取用了「桂花」的名字，如桂花肉、桂花鴨、桂花腸、桂花魚翅、桂花魚肚等等。

江浙一帶的人，對桂花特別愛好，所以上海、蘇州的菜餚，冠以桂花名字的很多。在北方也是，如京津館子炒木樨肉、木樨湯等，就因桂花又名木樨花的原故。閑言少敘，書歸正題，我且談一談有關桂花時菜的十品吧。

一、花桂肉

這是上海、蘇州一帶，飯館裏經常在菜牌上寫着的。這一樣菜，是「狀色」的，「象形」的，並不是眞正放進桂花。

它是怎樣做法呢？我先把材料寫出。原料用精瘦肉半斤。配料是雞蛋三隻。糕米粉（炒米粉也可代用，但粘性較差）一兩、佐料用料酒、蔥花、頂抽、糖、醋、味精、椒鹽等。

先把肉切成三分厚的大片，（約排骨大小）用刀背把肉拍鬆，再在肉上切成細碎的小四方格，最好兩面都切。用頂抽醬油、糖、味精、精鹽把肉片拌勻，使其味浸入肉內。再將雞蛋打開，將蛋青蛋黃攪勻，頃入糯米粉，再攪，使成漿糊狀，而後將肉掛上雞蛋粉，要掛得勻，勿使過多或過少。

這時可以將肉放入油鍋裏汆了。油要用豬油，油五成熟時，就將肉塊，沿着鍋邊放下，汆一分半鐘左右，見肉呈金黃色，浮上了油面，不再沉在油底了，即可取出。這時，將鍋內豬油用勺舀出來，就原鍋，將蔥花放入，稍炸，再把肉放下鍋，加料酒噴，洒上一點椒鹽，用鍋鏟炒兩下，即盛起。

接着在原鍋中放豬油，燒熟，再放糖、醋，用旺火燒滾成滷，傾入碗中。吃肉時，蘸着這糖醋滷子，又鬆又脆，又嫩又香。這種肉其所以名為桂花肉者，因肉汆熟後，肉面呈現一粒一粒的凸凹形狀，類似桂花，色又金黃，故名。

二、桂花鴨

桂花鴨的做法，猶如四川的名菜香酥鴨。是徽菜中新近的蓄品。

它的作法，是用肥塡鴨一隻，去毛，取出肝臟，洗淨後，用蔥、羌末及花椒、料酒、精鹽、味精，調和塗入鴨膛內，上蒸籠蒸，半熟取出。塗上業經製成的濕粉漿。這粉漿並非團粉一種，裏面的東西很多，如大腿末、香菜末、青魚泥、桂花末、荸薺末等。先將大腿等物，用刀劖成蓉，調入粉漿內，攪勻，塗滿鴨身，再蒸。使鴨身的粉漿蒸熟，即下油鍋炸，約四五分鐘左右，見鴨皮呈金黃色，即盛起，皮酥肉嫩，有桂花的香味。

三、桂花魚肚

這是廣東菜，做法是用四兩上等魚肚，洗淨下油鍋炸，炸透後，取出傾入熟水中泡，泡得魚肚本身軟化，切成長方形的塊子，用蔥羌水煮，煮四五滾，腥味去盡，從水中撈起，用大腿雞湯爛透。這時就要加調料了。調料是團粉打成薄芡，與精鹽、味精、胡椒粉等，同時傾入魚肚鍋中，勾起來，暑一翻騰，即盛起。而後在碗頭撒上業經準備好了的蛋皮碎末，（用雞蛋攪勻攤成的蛋皮，再用刀切成碎末）黃澄澄的，狀似桂花，所以稱為桂花魚肚。

四、桂花腸

這樣菜是用一斤肥瘦肉，劖成肉糜，加料酒、抽油、糖、味精，調和成餡。配料是豬腸衣。將腸衣打當乾淨，塡入肉餡，用鐵針將腸周遭紮透，再用熱水洗一遍，而後上爐烤，烤熟即得。這是一味廣東菜，叫做「燒桂花腸」，燒臘店有賣。但這稱燒桂花腸，既無桂花餡，形狀又不像桂花，色澤也並不金黃，通常呈黃褐色，不知何故竟名桂花腸？

五、桂花魚翅

這也是廣東名菜，又名炒桂花翅。原料是魚翅，配料是蟹肉，雞蛋，火腿，馬蹄粉（即荸薺粉）。以及紹酒，生抽，麻油，精鹽，味精等佐料。

製作的方法，是將魚翅發開，洗淨，與雞蛋、蟹肉一起拌。用生抽、精鹽、味精調之，俟拌均調勻，即下鍋炸。炸時要用溫水。鍋熱後，下豬油、紹酒。而後再下魚翅。慢慢的炒，炒五分鐘，加雞腸，再煨二三分鐘，即用馬蹄粉勾芡，俟濃，加熟油炒幾鏟，就盛起來，在碗頭撒上巳經製就的火腿茸，於是桂花魚翅的製作過程，即告完畢。

這樣菜，因為有雞蛋拌在一起的關係，炒出來呈現斑斑點點的金黃色，故名桂花魚翅。

六、桂花羊肉

這一樣菜是北京清眞教門館子又一順的拿手菜。又一順對於羊肉，有極多櫃傑作，如東坡羊肉，手抓羊肉，滑羊四寶，扒海羊，生扒羊肉，炸羊尾等等。而桂花羊肉，也是他家傑作之一。他家有一位掌紅鍋的老師傅，名叫楊永和，他不但衣缽相承的接受了師父的傳授，而且青出於藍，自已發明了好多品種新菜。他經常出入於中南海，北京飯店，新僑飯店，目前幾乎凡是回教徒國家，如埃及，巴基斯坦等代表團來華，以及國內少數民族中的回教徒到北京，都曾嚐過楊永和的拿手美菜。

桂花羊肉的作法，頗有似於上海菜的桂花肉。用羊裏脊肉切成一分多厚的肉片，再用刀橫着肉紋切細絲，成為羊裏脊絲。這時用三隻雞蛋，打開攪勻，放細羌末，再攪，而後把羊裏脊絲放進去拌，拌勻，便下鍋炒。

通常炒這種肉絲的，是大炒勺，有把子，可以拿着隨時顛，翻，撥。如火太旺，可立即從爐子上把炒勺移開，以免肉被炒老。炒桂花羊肉，也是用炒勺，俟勺燒紅，傾入雞油，燒熱後，就把與配料拌勻了的羊肉絲放入，顛翻幾下，（不得過十秒鐘）加料酒，味精，精鹽，少許生抽，再顛翻十秒鐘左右，即盛起。色金黃，狀若桂花。香鮮可口，軟嫩適宜。

七、桂花栗子

甜品，蘇州著名的甜菜之一，是酒宴中常見的。當新鮮栗子上市時，多用鮮栗，如不在時令，即用乾栗。

栗子去殼剝淨，用水燒開，撇去了湯上的一層泡沫。加細碎的冰糖屑，覺和幾下，再煨，約七八成熟，即盛起。如愛吃牛奶的，可加奶，使湯成乳白色，否則即清湯。栗子外嫩裏脆，（如係乾栗子，則須煮爛了吃，因為無法使其回復脆也。）味似桂花香，色呈金黃色，所以稱為桂花栗子。

八、桂花糖藕

這是蘇州、上海的大眾食物，並不算名貴，經常有小販做成桂花糖藕，裝在一個木桶內，沿街叫賣。也有如香港大牌檔似的攤販，賣桂花糖藕的。酒席場合，間或也有這樣甜菜。

通常的做法，都是大做，小做不容易做得爛，做得好。因為火工的關係，一燒就要燒幾個鐘頭，藕少鍋小固然煮不好，藕少鍋大，也不行。

一般的做糖藕，起碼二十斤。這二十斤藕要用二斤糖，八斤糯米，一兩五錢桂花，（指藥舖裏出售的乾桂花，如係鮮桂花，就得三兩。）

藕洗淨後，去其頭尾。往往藕是三節的，用中間一節，如係四節，用中間兩節。藕的重量，是以選擇好的淨重為標準，頭尾不算在內。

選得的中節藕，去其兩頭節鬚節蒂，使光潔平滑，然後在較細的一端，距節一寸許的地方切開，使成一個帽子形。而後將洗淨吹乾的糯米，從藕孔中灌進去，邊灌邊用竹筷搗實。灌滿了米，再戳上帽子，用竹籤把帽子與藕身釘實，使不得脫落，即可下鍋煮了。

鍋要用篾蓋子墊底，蓋上舖一幅乾淨布，把藕一節節的順着放上去。要排列的好，沒有參差。即將糖與桂花洒上，再蓋一層篾蓋子，蓋子上壓個大石塊，使藕在鍋內不因水滾而轉動，以免脫帽和燒焦。這時加水，水要過藕六七分。蓋上鍋蓋，燒開，再加少許石碱粉（約八錢左右）用溫火燜六七小時，但必須保持水在鍋中不落滾。六七小時後，汁已濃，藕已爛。最好趁熱吃，吃時將藕切成二三分厚的藕片，藕本身已有甜汁，如嫌不夠，可隨意加糖。嫩酥可口，帶有桂花香氣，是大眾化的最佳食品。

九、桂花糖芋艿

這是上海五芳齋點心店最有名的小吃。做法也和糖藕一樣，宜大做不宜小做。起碼十斤芋艿，用刀削去了皮，挑除斑點，用水洗淨，放入鍋內煮。（如係大芋艿，就得切開，使成一寸大小的方塊。）煮芋艿時，也得加石碱粉，芋艿才容易爛。爲了使芋艿煮熟後，呈現紅色，要用蘇木加在水裏燒。（事先要把蘇木劈成條，裝入布裝內，而後下鍋）如果是十斤芋艿，就用十斤水，用猛火燒開，以鏟勺翻騰幾下，芋艿顏色如已變紅，即取出蘇木袋。（萬勿使其久留鍋內，否則芋艿將成紫黑色。）這時用微火攻之，約一小時左右，芋艿即可酥透。當將白糖二斤放進，（喜吃甜的，可放二斤半到三斤糖）再燜二十分到半小時，糖已溶化，使鍋內湯成濃汁，再洒上桂花。（七八錢乾桂花）便成爲桂花糖芋艿。顏色紅艷奪目，香味撲鼻芬芳，是小食品中的上乘佳製。

十、桂花糖油山芋

這也是大衆化的食品之一，蘇州、上海、杭州等地，滿街都有這種桂花山芋鍋，價廉而物美。

其製法與桂花芋艿稍異而粗同。假定選十斤山芋，最好是中號兒的，不大不小，要光滑圓整不彎曲，洗淨晒乾，而後削皮，放在清水裏浸三四個鐘頭。（夏天少浸些時，冬天多浸些時）取出放下鍋煮。煮山芋的排列法，和上項排列藕的方法差不多，也得順序。排好後，加同量的水，煮時也須放蘇木，但不是蘇木條，而是蘇木粉，粉入水，攪和後，水呈深虎黃色，即可蓋鍋煮。沸後，溫火煨半小時，用竹扦試戳山芋已否熟爛？如能戳得動，那就是已經爛了，這時把鍋裏的湯，傾出三分之二，保留三分之一，加上糖，糖的分量是十斤山芋（去皮淨重）三斤糖，加糖後，再煮半小時，使糖溶化。這時就得慢慢的用文火㸆，時間不怕長，越長越好，㸆上三四個鐘頭，㸆得湯汁粘糊糊的，像膠一樣，挑起來能成爲蜜糖似的，不斷如絲。在光澤上，油亮亮的使人饞涎欲滴。此際可落桂花，（分量與桂花芋艿同）再燜一下，香味即佈滿全鍋。吃的時候，用竹扦將山芋扦出，盛入碟中，舀原汁兩三羹勺，澆在山芋上。入口香甜如蜜，這就是老幼咸宜的食品，桂花糖油山芋。

—潮汕點心小食之一

潮安玉田餃

劉仲英

潮汕的食物，雖然和南中國各地作風多少有點不同，但大體上講，同屬「吃水族和食米」的「南食」，精神並無二致。「南食」這一名詞，是唐朝來潮做刺史的韓愈所創造的，意義亦和「惡溪」、「韆山」的稱號相似，表示鄙薄和不瞭解。時代進化了，腐舊的臭味洗滌乾淨了，名詞便變得正確而又新鮮了。

食物雖然分門別類，要說亦一時說不清，這篇祇談點點心之中的，頂通俗、和茶飯相似的「餃麪」。點心本來亦分爲兩類，一種爲「水點心」，像米粉、麪條、包子、餃子、餛飩等等，可稱爲副食的。一種稱爲「乾點心」，像糕、餅、糖食等類，可稱爲茶食的。「水點心」總以九穀爲中心，但依上述說法，還有一個範圍，「餃麪」是指泡湯的麪食，炒的不屬這一門，更以担頭生意爲限。做法自湯泡的以至乾拌的；原料自麪條、菓條（和港的沙河粉同類），餃子，粘米丸，魚做的麵和餃都在內，通通都叫「餃麪」。我們潮汕人日吃三餐白米飯，和北方不相同，除了過節時候，家裏很少做點心吃，要吃時都在街上買，這一種「餃麪担」子，是長年肩挑上街叫賣，這種担子，從本地流行到海外各處，凡有潮汕人居留的地方，便有這種小行販存在。這是一兩千年的文化，到了本世紀以後，方才被各處居留政府取締，變成檔口，三十歲以下的同鄉，恐怕已經看不到了。提起吃潮汕的餃麪，首先不能夠拋開一副担子不談。

在故鄉，我們住的一帶，以前都叫「火車頭區」，雖然各處都有這種担子，遠近知名的只有一處叫「玉田餃」。玉田是舊潮汕鐵路華美車站所在的華美鄉一位華僑的別墅的名稱。別墅花園門前經常準時挑來一副「麪餃」担子，比較通常大得多，停下來做生意，一做開來便到了午夜方才收檔，担子上，凡是前面所說的食物都有，樣樣都是自家庭裏督造的，般般精致，鮮美。玉田餃的做法，首先要求幾口香甜，鮮美的好湯吃，像近年厨下弄「味精」調味那樣的，以前沒有，實在亦不肯降格採用，做的就在這裏下功夫，做起好「湯鉢」（潮語）。泡麪食時便用這種湯，不像外處的麵食只泡開水，然後調味。「湯鉢」便是熬煮美湯的大鍋，原料求其配置適用，完全不需要名貴的材料，通常要豬頭和身的骨骼，更加上鮮蝦頭殼，鐵魚脯的頭及骨，夜裏收檔後回家便開始文火熬煮，準備充足，供明日之用。

餃餡最要注意，這是一碗點心的精華所在，底質是豬肉臊子，這是和水滸傳花和尚向鎮關西鄭屠所要索的，十斤精的，又十斤肥的，剁成的肉臊子，玉田餃和餘人不同的剁臊子還加上鹹鱠白同剁碎，以增加它的濃香味兒。這餃本來是餛飩，但個子小，皮却變得厚，增加它的韌性。泡餃、泡麵以及菓條時，配料主要是肉臊子，炸葱蘸，但荷菜葉，煮成的鮮蝦丁和筍丁，冬菜、魚露（不用醬油）等物，味道香甜濃馥，吃了不甘罷手。最濃味的是吃餃，清淡點可以吃麵、吃菓條、吃魚餃麵、吃粘米丸。

「菓條」的名辭是潮語和廣府的沙河粉一般做法，當初的做法和「粉菓」兒的皮一樣，整張切成條形，所以叫「菓條」，這是民間樸質的創造字辭方法，不是同鄉，有時會成笑話，有一回在西區眞光戲院附近的飯館子，菜牌上面掛有一味「炒沙爹果刁河粉」，這是什麼東西？想破了頭腦然後逐漸明白，原來「沙爹」是南洋煮辣食的配料的名稱，「果刁」即潮語「菓條」的白字，潮攤喜歡搞「沙茶」炒牛肉菓條，廣府人向他們學來了，誤認「沙茶」炒牛肉的配料乃是河粉，照樣畫符，自然不錯，名稱便變成了非驢非馬的「炒沙爹果刁河粉」了。這一味並沒有特別可談的事情，倒是把將「菓條」變了形的粘米丸，却需要介紹一下。這是「水點心」中頂清脆的一味，做法和農村「搓麵猴」一樣，當米舂成粉之後，少少和清水搓成餅，另煮一鍋開水待用；做者搯餅在掌裏搓住，另一頭擠出成杵形，一寸長短的米粉丸子，墜鍋裏熟煮過，以後隨時可用了，這便是做成粘米丸的經過。作者走過中國南北，覺得江浙的「千絲」，湖州的葉子，都是點心的清品，和粘米丸可以鼎足而三，或者最後者遠可以後來居上吧。

魚肉做的魚麵和魚餃，可以和魚丸鼎足而三，前兩者比較工夫大，名貴一點。不過這三種食物，都算是潮汕頂好。做法的過程，前大半部是一樣的，主要是在於魚肉醬，功夫相當大，在這邊，原料照例用九棍魚做的，但近漁區的地方，要用不患沒有好魚，主要選擇肌肉豐滿、細膩、鱗皮頭骨不中用的部份，越少越好。九棍魚出產豐，價值便宜，季節又長，自然格外合式。

做法第一步，先把魚肉搞成肉醬，方法是把將魚活劏後，將肉剉下切塊後投入鉢裏，十幾條魚肉用力搞散，用的工具，是竹刷，鋼絲刷，但不用杵舂，做魚的手裏拿起刷子，用力而又均匀的將魚肉搞得稀爛，逐漸以至成爲肉醬之後，然後做丸或做成餅張，用手搓的便成了丸；用打麵棍子輾的便成爲麵張；成張之後，要做餃子包皮，或切成麵條，都隨尊便了。市場上所賣的魚丸魚麵（後者極罕見）材料，加過麵粉，味道已經太薄，何況不肯用力搞醬，取巧的加了鹽酸性的藥料，令到肉醬發鬆性，吃了自然覺得味道不相同，令人思念潮汕的餃麵；尤其思念潮安華美的玉田餃。

傳統與流派（下）

龍公

方方艸堂京劇瑣語

馬派（生）——馬連良

馬連良字溫如，回族，富連成科班弟子。出科以後，即露頭角，標稱譚派，後受蔡榮貴指導，再配合了自己條件，發展成爲馬派，一齣借東風，不唱馬腔，就顯得不順耳。其他如「群英會」、「審頭刺湯」、「審潘洪」、「甘露寺」、「青風亭」、「四進士」等都負盛名，他的唱腔氣口以及做工，以瀟洒飄逸著稱，與周信芳的沉着深刻，各有千秋，故有「南麒北馬」之稱。門下弟子亦不在少數。

言派（生）——言菊朋

言菊朋，行三，滿族。少年從政，性喜京劇，向陳彥衡學戲，盡得譚鑫培行腔咬字之秘，常以票友身份，登台串演。壯年轉爲專業，初次與梅蘭芳同去上海演出，由陳彥衡操琴，一鳴驚人，聲譽大著。他的唱，蒼勁圓潤，兼而有之，做工則不甚講究，與當年孫菊仙相似。舊文學根底深湛，字韻極有研究，所以他常改腔就字，或改字就腔，抑揚頓挫，另倡一格。晚年爲了嗓音漸低，又別倡新腔，出奇制勝，成立了言派。代表作有「讓徐州」、「上天台」、「臥龍吊孝」、「白蟒台」、「鎮檀州」、「宮門帶」、「戰太平」、「吞吳恨」、「罵楊廣」、「空城計」、「賀后罵殿」、「賣馬」、「挨子」等。他的兒子少朋、兒媳張少樓、女兒慧珠（以旦爲主，但亦能唱老生）都能傳其衣砵，此外學言的，却不太多了。

現在要談到旦行了，但旦行流派的形成，似乎要遲些，其原因是京劇的初期，一切由生行領導，在發展方面，生行顯得特別快而廣泛。旦行號於次要地位，雖則青衣、花旦、武旦都有傑出人材，如梅巧玲、余紫雲、時小福、楊桂雲、田桂鳳、楊小朵、路玉珊、張國泰、余玉琴、朱小元等等，足以代表各門突出藝術，但都還在豐富孕育期內，而且各自發展，範圍較狹。如以成立流派而論，祇能從陳德霖王瑤卿時期開始。

陳派（青衣）——陳德霖

陳德霖名鈞璋，乳名石頭，字麓畊，北京人。先入全福班坐科，嗣全福解散，轉入三慶班，習刀馬旦，後改青衣，由程章圃掌教，崑亂皆精。出科後聲譽鵲起，爲余紫雲時小福以後之正宗青衣。他的嗓音圓潤，剛多於柔，傑作有「祭江」、「祭塔」、「教子」、「孝義節」、「南天門」、「戰蒲關」、「二進宮」、「落花園」、「武家坡」、「宇宙鋒」、「思凡」、「琴挑」、「斷橋」、「刺虎」等，成爲近代青衣唱腔之典型。門弟子有梅蘭芳、王琴儂、王蕙芳、姚玉芙、黃桂秋等，即王瑤卿亦常去請益，京中旦行均以「老夫子」呼之。子少霖，唱老生。余叔岩是他的女婿。

王派（花衫）——王瑤卿

王瑤卿，字瑤青，又字穉庭，別號菊痴，江蘇淮陰人，是崑旦王彩琳的兒子。幼從謝雙壽學青衣，常與譚鑫培同台合演，功力悉敵，名重一時。中年嗓音塌中，觸發了他改革的願望，他把青衣、花旦、刀馬熔於一爐，別倡花衫一門。「穆天王」、「福壽鏡」、「五彩輿」、「兒女英雄傳」、「雁門關」等，他都用新的程式來演，賦予了新的生命，爲京劇旦行表演藝術的一大轉變，倡立了王派。他善於編劇，經他新編的或改編的古本，指不勝屈。弟子逾百，中以程硯秋程蕎王玉蓉爲最著名，梅蘭芳尚小雲荀慧生等亦經常請益，因有「通天教主」之稱。瑤卿的長處，是因材施教，各依學者的條件，爲其編製新腔及新的表演方式。程硯秋的程腔，就是由瑤卿爲他樹立基礎，開其先端的，可見其腹笥淵博的一斑。從京劇成立到現在，代有倡作，各成流派，若以根底之深，劇學之博，而更富於倡造性而論，瑤卿可與生行的程長庚、譚鑫培、周信芳，旦行的梅蘭芳，合稱爲「五大天王」而無愧。

梅派（旦）——梅蘭芳

梅蘭芳，名瀾，字畹華，原籍江蘇泰州，世居北京。祖巧玲，崑旦，咸豐同治年間的四喜班主。父肖芬，乳名二瑣，青衣，青年夭折。蘭芳由其伯父雨田（大瑣）撫育成人。他的開蒙師是吳菱仙，雨田亦授以家學，十一歲登台，即負佳譽，嗣後又向路玉珊（三寶）、陳德霖、王瑤卿、喬蕙蘭等各前輩問業，兼收並蓄，藝更大進。同時又得飽學之士的薰陶，進修文學，倡造古裝戲，把古代舞蹈，熔入戲裏，搬上舞台，爲京劇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建立了梅派。他的嗓音寬亮，中和圓潤，唱腔平整大方，不走偏鋒，但易學難精。扮相雍容華貴，神韻天賦。他的保留劇目，以「宇宙鋒」、「貴妃醉酒」、「奇雙會」、「游園驚夢」、「金山寺」、「斷橋」、「黛玉葬花」、「天女散花」、「霸王別姬」、「洛神」、「鳳還巢」、「抗金兵」、「生死恨」、以及最近新排的「穆桂英掛帥」等爲代表作，子葆玖，尚在青年，將來可繼其藝。弟子極多，難以數許，最著名的有程硯秋、李世芳（已故）、毛世來、言慧珠、杜近芳等。目前京劇界的旦行，梅派當佔十之七八，張君秋係尚小雲弟子，後兼私淑梅派，近且有另倡新流派之勢，但尚在孕育期間。

程派（旦）——程硯秋

程硯秋原名艷秋，字玉霜，滿族。自幼先從陳嘯雲習青衣，後從榮蝶仙習刀馬，榮待子弟苛刻，經名士羅癭公等的支援，轉入王瑤卿及梅蘭芳門下。硯秋的嗓音與京劇旦角傳統，微有不同，瑤卿乃因勢利導，別倡變徵之歌，另編新腔。似怨似慕，如泣如訴，寬如裂石，細若遊絲，這就是硯秋配合他天賦的特徵。同時又與癭公合編新戲，充滿了進步的反戰思想，堪稱爲革命先進。他的新戲有「碧玉簪」、「鴛鴦塚」、「花舫緣」、「孔雀東南飛」、「春閨夢」、「青霜劍」、「玉獅墜」、「珠痕記」、「孔雀屏」、「荒山淚」、「金鎖記」、「鎖麟囊」、「柳蔭記」等，大都是悲劇，千錘百練，永遠生活在京劇的園地裏。他在北京倡辦中國戲曲學校，培植了德、和、金、玉四科學生，爲數不少，著名的有王金璐、李玉茹、侯玉蘭等，其他列入門牆的有趙榮琛、王吟秋、江新蓉、李世濟等，都在京劇圈內立下基礎。惜乎天不假年，硯秋在一九五八年春逝世，享年五十四歲，否則他如日方中的藝術，其發展正未可限量。

荀派（旦）——荀慧生

，河北東光人。初從龐啓華學秦腔花旦，附學於正樂社科班，與尚小雲同科。繼而改習皮簧，又請益於王瑤卿，演技猛進。容貌映麗，顧盼多姿，嗓音較弱而善於運用，倡造了纏綿淸麗的唱腔，做表尤爲細膩。所飾角色以小家碧玉最稱擅長，內外行宗云者頗不乏人，形成了荀派。傳統老戲中，以「兒女英雄傳」各戲，深得瑤卿三昧，「得意緣」、「拾玉鐲」、「虹霓關」、「小放牛」、「烏龍院」等均爲其代表作。其所編劇本有「元宵謎」、「荊釵記」、「釵頭鳳」、「香羅帶」、「百寶箱」、「荀灌娘」、「丹青引」、「埋香幻」、「春閨計」、「紅樓二尤」、「霍小派」、「柳如是」、「紅娘」等。傳人中以童芷苓最著名。

荀慧生，名詞，原藝名爲「白牡丹」

尚派（旦）——尚小雲

尚小雲，字綺霞，一字秋舫，畢業於北京正樂社科班，出科後從孫怡雲精研青衣，再就陳德霖王瑤卿等請益。他的嗓音高亢，故唱腔剛勁嘹亮，有直逼老夫子之勢，正工青衣一脉，當以小雲而流傳也無疑。尤工刀馬旦，四大名旦之武功，當以小雲爲首。他自編的新戲，有「娥眉劍」、「秦良玉」、「謝小娥」、「林四娘」、「青門盜綃」、「千金全德」、「婕妤當熊」、「卓文君」、「摩登伽女」等，多數文武並重，別具風格。弟子有李世芳張君秋毛世來楊榮環李硯秀等。

龔派（老旦）——龔雲甫

龔雲甫，名世祥，北京人，票友出身，先從劉桂慶學老生，以「龔處」一名經常演出。那時孫菊仙掌四喜班，以缺乏人才，勸龔改演老旦，由此轉爲專業，一舉成名。他的衷氣充沛，在老旦腔中，滲入了青衣腔，極盡抑揚頓挫，綿邈委婉之妙，卓然自成一家，爲當時老旦領袖，目前演老旦者莫不宗之。他的長處是無論一字一句，總以全力赴之。能戲以「釣金龜」、「行路訓子」、「沙橋餞別」（唐僧由老旦應行）、「兕靈」、「徐母罵曹」、「滑油山」、「趙州橋」、「目蓮救母」、「三進士」等爲最著。目前的李多奎，雖是羅福山的弟子，却繼承了龔的流派。弟子有王靜塵（臥雲居士），被嗜好所累，未能振作，反爲李多奎後來居上。

何派（正淨）——何桂山

何桂山，人稱何九，他的老師是正淨汪正士。何九在淨行的地位，相等於生行的程長庚，他搭三慶班，常與長庚合演。天賦獨厚，眞有聲震屋瓦之力。崑亂皆精，「嫁妹」、「醉打山門」、「鬧判」等



京劇四大名旦：梅蘭芳（後中）程硯秋（前）荀慧生（右）尚小雲（左）

是他的傑作。弟子有金秀山、劉永春、裘桂仙等，秀山傳子少山，桂仙傳子盛戎。一脈相承，何派精華，依稀可尋。

黃派（副淨）——黃潤甫

副淨一行，老輩中有慶春圃、滋寶成、錢寶峰，却由黃潤甫一人承繼過來，建立了黃派。潤甫行三，人稱黃三，滿族，初爲票友，繼轉專業。他演曹操最能刻劃入微，有「活曹操」之稱。弟子有郝壽臣、侯喜瑞、董俊峯等，都能繼承其藝。壽臣傳之袁世海，而裘盛戎則兼收其父與喜瑞之長，有發展爲裘派的趨勢。

錢派（武淨）——錢金福

錢金福，早年與俞菊笙配戲，倚如左右手。他是三慶科班出身，功底磁實，崑亂兼精。本工戲如鐵籠山等，雖楊小樓亦甘拜下風。「蘆花蕩」、「瓦口關」的張飛，「陽平關」的徐晃，「珠簾寨」的周德威，「戰宛成」的典韋，都是他的絕作。譚鑫培沒有他的夏侯淵，不演「定軍山」。王長林沒有他的黃巢，不演「祥梅寺」。後佐楊小樓梅蘭芳等演出，極收綠葉之效。他在武淨一行，能夠建立流派，是由於他的武把子與臉譜。錢家的把子，精簡、緊湊、美觀兼而有之，迄今還是京劇武打程式的典型。臉譜經他豐富和創造的更多，其特點是精細生動，愈繁複的愈美，亦是目前京劇界的瓌寶。子富森，限於天賦，未能稱雄舞台，但對他父親的兩門傳家之寶，都能接受，以之傳授後輩。宗錢的有范寶亭許德義等，寶亭再傳於劉奎官，餘韻不絕。

王派（武丑）——王長林

在黃月山時代，武丑有張黑，可是他沒有建立流派，故論武丑流派，當自王長林始。長林的武工，雖比張黑稍遜，但白口則比張黑爲佳。「祥梅寺」、「偷雞」、「盜甲」、「盜鈎」等爲其代表作。晚年多演文丑，做工神態，媲美前輩。子福山，難繼其藝。弟子有傅小山、盧慶元、馬富祿、葉盛章等，以盛章功力最佳。

蕭派（文丑）——蕭長華

蕭長華，名和莊，十一歲從徐文波（琴師徐蘭沅的祖父）學戲，十二歲加入三慶班借台實習，演娃娃生。十八歲再拜宋萬泰，習丑角，嗓音清脆，以方巾丑最稱拿手，經他苦心鑽研，成立了蕭派。後入喜連成（後改富連成）科班爲總教師，亘三十六年之久，除本工丑行外，生、旦、淨，行行都教，培植了喜、連、富、盛、世五科藝人達數百之多。他的戲，冷雋幽默，念白爽利，直追前輩羅百歲。其本工弟子，以馬富祿茹富蕙爲最著名。

關於京劇的流派，生、旦、淨、丑四門，大致都已敘述淸楚，從這些記錄裏，可以看出各流派的來龍去脈，但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希望行家們指正。

至於各行中還有許多著名藝人，在當時雖有建立流派的企圖，或者已經有些基礎，但以未臻成熟，僅似曇花一現，未能流傳久遠的；或以吸收不夠豐富，未夠倡立新流派的條件的，概行從畧。

希望在今後數年中，幾位正在孕育新流派的藝人，能夠把發展成果鞏固起來，成爲新流派，使繁花似錦的京劇園地，更顯得萬紫千紅，馥郁芬芳。

談石慧這個人

阿霞



在許多演員中，我對石慧的認識是比較深的，因爲我曾經和她做過同學，這是很久前的事了，當時她和我一樣就讀在銅鑼灣一家私立中學，她那種天眞活潑的個性非常吸引我，又因她長得美，曾有同學給了「校后」的美譽予她。我和她不同班，但因經常聽到她的消息，對她十分注意，記得有一件笑話是發生在我和她身上的，我們讀的學校是一間基督教中學，每星期有一次全校的聽經聚會，一次，石慧和幾個上海同學坐在我的後面，她們聽經時不斷的在低聲談笑，我和幾個同學便低聲的批評她們，豈知最低的聲音也給她們聽見了，她們竟把一些香口膠放在我們的椅靠上，我們不知就裏，聽倦了便靠上去，竟把頭髮黏住，苦惱萬分，不知誰搞的鬼，正在尋思之際，她們一羣人却在後面大笑，這下子引起我們注意，回想一下她們曾吃過東西，定是她們的作弄手段，但却又無法報復，只好忍氣了。自此之後，我們一批同學和被叫做「上海女」的那羣人結上「仇」，碰面總是不友善的對待，經過調查，才知道其中有個叫「孫慧麗」，就是現在的石慧了。有一次我和石慧談起這件事，她忘記了，大概唸書時她做出淘氣的事太多，這一件只是其中之一，所以記不上來啦。

還有，石慧的歌唱和舞蹈是全校最出色的，每逢校慶，她担任的節目總是最多，獨唱差不多每回必有，而且還担任舞蹈的排練，是全校的闊人。她比我先離校，當她主演的「一家春」上映時，學校裏轟動起來，大家都覺得孫慧麗做了「明星」很奇怪，但那位姓陳的音樂老師却說：她是一塊做演員的好材料。因爲她的條件很好，陳老師還說她一定會紅起來。不久，石慧的戲一部接一部的公映了，她居然成了「最成功的少女演員」，實現了陳老師的預見。石慧到今天仍受到歡迎，她本身的條件和好學的性格是主要因素。幾次跟石慧談起在學校時的情形，她便開心的笑了，她很留戀學生時期的生活，還說：以前我們曾是死對頭，現在要做好朋友。我們以後還時常談起學校的事情哩。

石慧最愛音樂，這可以說是她與生俱來的愛好，從唸書時起，她便開始鍛鍊對音樂方面的學問了，現在她已是一個成名的演員，但仍不斷在學：鋼琴的學習已經完結了，她的老師是老教授「夏理柯」。如今她每天必練習一段時間，任何一個早上，只要你到石慧家裏，便可以聽到動人的鋼琴聲，那就是石慧的例課——練琴的時間了。除了自練之外，石慧還收了兩個學生，她的學生是方婷和洪虹



石慧對音樂有天才有素養

舊作拾零

南翁

揚州慢（癸酉憶枯萍獄中）

兇柳欹臺，毒腥撾鼻，倚天劍氣凝霜。望邊城一角影，舊日斜陽。自湖上清歡老去，病懷欺酒，羸馬逢場。甚多情依戀，年年消受悽惶。

俊才漫許，有飛花飛絮顛狂。況海國噓龍，孤亭唳鶴，大野荒荒。說與故山猿鳥，剛風緊，片月微茫。賸滄桑危涕，愁聽空外吟商。

八歸

煙籠岫遠，人羞花瘦，征雁畫角纍續。宵明細向靈關叩，多恐百蟲淒語，亂離重觸。歷落荻蘆楓柳外，賸幾度，珠船歌哭。記近局酒案鐙簾，對面嘆沉陸。

休唱江南古調，龍華空渺。慣自長眉銷蹙。綠章慵奏，帶圍寬損，那更東鄰窺玉。好乘驕馬去，預約千家繡絲祝。君知否，翠疏紅冷，袖手斜陽，高丘長聘目。

石州慢

水映寒沙，山抱古城，人遠天濶。平堤十里樓台，亂嶠秋痕圖折。籠煙翠野，立盡幾度西風，銷魂痴想明璫雪。苦語記亭皐，近花朝芳節。

舟發。爛桃鶯戲，暝柳鶯啼，那回初別。目斷經年雲雨，歌尊愁絕。口脂香冷，綠鬢漸換新霜，重逢怕共雙峯結。半面晚粧殘，奈當時明月。

前調

古壘浮煙，絲雨弄寒，簾卷風潤，波嬌鬢嫋年華，玉蕊羞同攀折。星移物換，看漸瘦損圍腰，明朝知是風還雪。千浪早流紅，奈狂情難節。

花發。酒船簫鼓，曲院歌鐙，暗傷離別。牙板停裁過耳，猿砧淒絕。密期還怪、未共妙笑鴛衾，新來底事腸千結。夢破一江天，又窺人東月。

天香

敗葉鳴廊，荒禽唳野，深沉綠窗歡少。雨弄蒼烟，山浮黃月，意味青鵑能道。香魂縹渺。來夢破十年淒抱。容易春慵酒

，經名師指導，方婷和洪虹的鋼琴已經彈得不錯了。石慧每星期還上一堂「唱」，她是聲樂家葉冷琴女士的學生。

「文學」也是石慧感興趣的一科，她愛看書，愛討論書本，在家裏，她和傅奇討論，往往因討論一篇作品或一本書而深宵不寐。有時，她邀了些愛好文學的朋友到家裏茶聚，談一本書，或一篇報告文學，石慧常有獨特的見地，叫朋友折服不已。石慧喜歡談話，她說談話可以增長智識，也可以進一步了解朋友，所以她和任何人都談得來，因爲她各方面的學問都有，同愛音樂的朋友她談音樂，愛文學的朋友她談文學，跟愛打扮的人她談化粧穿衣服，跟喜愛戲劇的人談戲劇……總之，她的資料包羅萬有，故此，跟石慧談過話的人，沒有一個不說石慧的談話資料多，範圍廣的。最近石慧還請了一位國文老師回家研究古典文學，在詩詞方面的進修又跨進一步，她已經加緊學寫詩，塡詞也準備試試了。

石慧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她不但是個出色的演員，除演戲外她還搞好些旁的工作：好像編劇、副導演、服裝、化粧，她樣樣皆能。爲了編劇，她對各色各樣的人都留意，曾對朋友說，「你當心我把你搬上銀幕」。眞的，她不論在餐室、戲院、街上都十分留心別人，因爲她知道寫劇本一定得深入生活這個道理，沒有生活戲劇就沒有生命，怪不得石慧說：「沒有好的資料寧可不寫出來，免得浪費時間。」石慧近來因爲當「鴛夢重温」的副導演，所以沒時間搞劇本，但她表示對劇本很有興趣，只要工作稍鬆一點，她準備着手搞一個喜劇。石慧是一個有雄心和魄力的女演員，一點也不弱於男士。



藝壇繽紛錄

曹濛



吳楚帆拍林鳳

△吳楚帆踏入九月份來，片事忙個不可開交，他除了替基本的公司拍片外，他自組的「華聯」公司也快要開拍新片「火窟幽蘭」。「邵氏」公司最近邀吳楚帆和林鳳合作，演出一個倫理動人的新片「哀樂天倫」。對於「邵氏」的邀請，二哥大致已答應，在「哀樂天倫」一戲中，他和林鳳分飾父女，這次他們頭一次合作，圈內人均認爲這是一個美滿的配合。

胡小峯工作重於一切

△「長城」的青年導演胡小峰於九月十三日喪母，爲此事他曾痛哭了數天。胡小峰一向事母至孝，平日對母親噓寒問暖，圈內均稱他做「標準孝子」。胡導演又有工作態度最好的導演之稱，雖然喪母十分悲傷，但在出殯後第二天，他又恢復拍片工作了，他的新片「鴛夢重温」內外景接連拍攝着，胡小峰用工作來減輕傷感。

朱虹紅粉「飄零」

△「鳳凰」公司九月中旬開拍了一部新片，初名叫「陰影」，後改名爲「紅粉飄零」，故有人把它說成是一部由黑白改爲彩色的影片。當然，因爲受了片名字面所示色調不同的影響，這才產生了這句笑話。「紅粉飄零」是朱虹、高遠合作的新片，更是朱虹、高遠兩人繼「有女初長成」後的新作，連日都在埋頭拍攝中。

任劍輝吳君麗有新唱片

△任劍輝與吳君麗在銀幕上合演的次數不勝數，但她們兩人却從來沒有在舞台上合作過，同時也未曾合灌過一張唱片。對於舞台上的合作，可能在短期內不會實現，主要原因是吳君麗和「非凡響」訂了四屆合作合約，而任劍輝又將參加「仙鳳鳴」演出。但在灌片方面，她們已經唱了合作的第一聲，合灌了新片「鏡花緣」，這個唱片很快便可面世了。

最忙的「媽咪」

△童星馮寶寶的片運紅得發紫，而她的父親馮峰也正走紅運，女兒拍片忙，父親寫劇本及導演忙，「馮」家兩將都吃香起來了。女兒和父親走紅，却忙了母親張雪英，她既要陪女兒拍片，又要陪丈夫寫劇本，怪不得圈內人都叫張雪英是最忙的「媽咪」啦。

困，鴛鴦卅六顛倒。因思後堂俊俏，鬟雲鬆，臂痕紅小。辛苦蘭馨未歇，客程邊櫂，肯似珠歌翠笑。乍相遇還離，莫相惱。倚枕懵騰，霜空頓興。

大酺（題朱祖謀遺墨）

想一生心、千秋業，終古晴空初旭。蟲禽驚絕響，騰遼天孤鶴，聲振林木。半死枯桐，不堪徙倚，霜重風驕人獨。吟懷看銷盡，怪頻驚春夢，誤傳鄰曲。更懷遠傷高，怨紅啼翠，淚花紛觸。

棲遲窮海角，斷腸事，空抱淒香宿。肯記省蘭情水，盼玉宇瓊樓，錦書催醉眠還熟。且向痴兒說，憑了却、百年歌哭，念頭白深鐙屋。宮調珍付，多恐哀絲危促。古芬忍臨夜讀。

應天長

深倚澹柳，朱瓦翠簷，川原樓觀紛觸。俊侶茗談，幽閣陰陰映衫綠。風來去、蟬斷續，動萬里勞生歌哭。笑行子十載逢迎，暗恨空梁。

梁燕久巢林，小扇輕羅，休省舊芬馥。似海舞紅都落，憑誰賦鵬鶻。湖邊路、客問卜，泛一棹酒波闌曲。奈爭向千古牛山，痛淚相屬。

木蘭花慢

際春光澹蕩，忽回夢、過杭州。正高柳層層，圓荷柄柄，湖上清遊。誰收賓漁艷唱，趁行雲、都幻作離愁。裙屐招邀甚處，鶯花歷亂江頭。

休休，誰喚舊風流。空典鷫鸘裘。看萬翠封庵，千紅障艇，結想前秋。閒漚，倘來問訊，道家山念破怕遲留。烟水淒迷腸斷，斜陽猶戀南樓。

一萼紅（丙子重九前三日作）

苦秋吟，甚涼螿抱恨，籬角引疏砧。剪徑風驕，題紅葉瘦，雲水何限冥沉。鎖消領、荒城歲月，悵落日、腥雨萬家深。點翠樓台，慶平歌鼓，歡夢貪尋。

空惹客愁千里，又濤翻島外，旆觸天心。門掩燈昏，山空玉碎，零淚淒吊寃禽。漫回首、東華墜蹟，鬢花老、頹壘費孤斟。趁約重陽到時，恣意登臨。

限期結婚記

連載小說

喜旅

出手的尾聲

五哥見事情鬧大，索性要搶老高的衣袋，他和光仔兩人，拚命揪住老高，老高也死不肯鬆手，不住叫：

「搶東西！報差館！」

老高一人敵幾人，自然敵不過，陸叔、老麥又輕鬆地在背後打，老高着實吃了虧。李珍乘電梯下樓，在五哥他們眼裏，無疑她是李露絲，知道她一定去報差館了。這件事最掉忌，而且五哥又有案底，現在他還沒有弄淸，不知怎樣一來，才打了起來的，這時只得叫道：

「好了！散水！」

五哥等五個人，不等電梯到，直往梯間走去，老高不肯就此罷休，發脚追上去，陸叔抓起一把椅子，往老高頭上打下來，老高閃得快，卻劈在腿上，老高慘叫一聲，一個踉蹌，跌翻在地，再也爬不起來了。五哥心靈，回轉身來，按住老高，終於搶去了袋裏的六張「大牛」。還說：

「你倒想來撈世界了？叫你看看顏色。」

胡莉莉聽得客廳裏大打出手，早靠在門口看，可是誰也沒有注意到她。老高一直在挨拳，她也看得心都縮，這時見五哥搶了錢轉身，忍不住趕上來扶他，卻給五哥瞥見。

「莉莉！你還不走！」

胡莉莉不理他，把老高扶着往二號房裏送，嘖嘖嘖的叫。老高咬着牙，心想，這幾個傢伙這時如果要我命也可以，卻不知道這女人會怎樣。

五哥覺得奇怪，瞪了胡莉莉一眼，就追下樓去了，一路叫：

「光仔！光仔！回來，上去叫莉莉走！」

小高正在梯間裏走上來，見衝下一大群衆人頓時失色，以爲有人來報復，要想躲閃，可是往哪裏躲？只得縮在壁角裏，以爲這下又要倒楣，不料幾個人飛也似的下去，沒有理他，小高鬆了口氣，立刻衝上來，卻和五哥撞了正着，五哥罵了他一句，也衝下去了。



老高躺到床上動彈不得，胡莉莉撥電話報警　　鄭家鎮畫

現在才輪到李露絲，她哪知發生了什麼事？嘴裏還有橙汁味，從閣仔走進電梯，直上二樓，揮動着皮篋，輕快地踏出來，渾身是灑洒勁兒，猛見老高給一個女人扶着，不，簡直是拖着進老高的房裏去，又見地上有破椅子碎花盆，彷彿是打了一架，吃了一驚，趕緊跑上去，問道：

「老高，老高，出了什麼事？受的傷重不重？」

「出了什麼事你還不知道？快幫着抬。」胡莉莉氣憤地說。

於是李露絲就幫着抬。

「報了差館沒有？」老高有氣無力的說。

「沒有呀！到底是怎麼回事？眞是急死了，怎麼給人打成這樣子？」

小高也搶上來了，他更是大驚失色，誠惶誠恐，也幫着抬，說：

「小叔叔，是我該死，我太對你不起了，都是我不好。」

「你在說什麼呀？唷！好痛，小高，你報了差館沒有？」

小高在喪魂失魄中，這才記起了剛才老高叫他報差館的事。

「喲！我忘了。」

小高正要放手，後面光仔和陸叔又趕了回來，小高喊道：

「莉莉！快走！」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兩人看到了李露絲，先是一怔，隨即使個眼色，恐怕她先動手，會吃了虧，立刻撲了上去，李露絲哪有什麼防備：兩隻胳膊已被擒住，而且吃着了巴掌，李露絲驚駭莫名，就叫喊起來：

「救命呀！——小高！小高！……」

光仔掩住她的嘴，格外使勁，這下子可防着吃她的上衝拳，兩人又叫一聲：

「莉莉！快走！」

把李露絲架着，李露絲雖然掙扎，畢竟身體輕，兩個人竟是提着她走。小高一看勢色不對，上前去搶救，陸叔騰起脚來，小高肚子上踢個正着，他就捧着肚子蹲下來叫痛。老高眼看李露絲凶多吉少，叫小高追下去。

「管他呢，你自已傷成這個樣子，快到裏面先躺了，我再去打九九九。他們人多，怎樣打得過呢？嘖嘖！吃這樣大的虧！」胡莉莉這時實在是很有些不忍心了，不過，見老高這樣狠打，卻也佩服，倒越發相信他也是出來撈世界的一流人物，跟着他不會吃虧的，但又後悔說得太早了些，累得他別不住，就弄出一場大開打來。

老高躺到床上，再也動彈不得了。胡莉莉拿起電話來報了九九九，回答說：

「樂斯酒店？已經知道了，還有什麼報告？哦！救傷車就到。」

老高這時就哼起來，卻聽得胡莉莉在哭泣，就說：

「胡小姐，我明白了，你是好人，你不用怕的。」

「我什麼話都告訴你了，我是在他們手掌之中！我將來在這裏也站不住，不如跟你去加拿大吧。」

胡莉莉現在的確在害怕起來，警察來

一查問，少不得要牽涉她，而且五哥發覺之後，也不會放鬆她。

「你不用怕，不會累着你，放心好了，唷！唷！……」

警車出動了

光仔和陸叔把李露絲架到樓下後門口，五哥在下面等着，光仔說：

「莉莉不肯走。」

「她不肯走？這是怎麼回事？——隨她！」五哥說。

可是看見架着李露絲，也不知怎麼制住的，心中一喜！冷笑道：

「你倒狠，到底逃不過，好極了，現在叫你知道知道。」

幾個人七手八脚，把李露絲塞了嘴，用手絹縛了，反剪了手，拿七嫂的頭巾蒙了她的頭，光仔拔出彈弓刀威嚇她，說：

「不要叫。」

李露絲已經在發抖，那裏還敢叫？五哥低聲對七嫂和老麥說：

「現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了，你們去找吳太，叫她去看住莉莉。我們要那小子拿出三萬塊錢來，否則不放人，他要結了婚才回加拿大，不能誤期的，我們走。」

七嫂到後巷口截了一輛的士，五哥、光仔、陸叔三人，架了李露絲，當作病人，一齊坐進車子，光仔坐在司機旁邊，吩咐往青山道開去。

小高捧着肚子，忍着痛，一顛一跛的走到樓下，見幾個人架着李露絲上車，立刻大叫着追出來：

「綁票！劫匪！……」

可是那架的士已經開遠，小高雖然驚惶失措，但是還記得要記一下車牌：九八七六，而且又記起了要報差館。於是一顛一跛的回進來，可是警車聲已經隱隱傳來了。

小高到樂斯酒店賬房間去打電話，他打慣了的。賬房裏並未亂成一片，還是那樣冷清清，二樓的夥計正向經理報告着什麼，又神秘，又緊張，都苦口苦面，想要高聲說，可是又覺得不方便，倘說得低聲了，那位眉精眼企的經理先生，又似乎在要緊關頭，會忽然犯耳聾的毛病，非別人說上三四遍弄不清，他剛才因見李珍來打電話報九九九，同她爭了幾句，制住她不讓走開，李珍就找塊紗布包了頭上的傷，而現在這位經理先生又和二樓的夥計糾纏不清，但結果好像終於弄明白，一號裏住着五哥的二樓出了一件事，這事是須要報九九九的。

這兩個無足輕重的角色，他們的一生事業，主要就在野雞身上撈油水，此外是不大感興趣的，這裏不必去多加交待，還是撇在一旁。

當小高一頭撞到櫃台前，李珍打裏面跑出來，因為她聽到了警車聲，要到門前去接警察了，小高又驚又喜，一把把她拉住，說道：

「啊呀！眞把我急死了，原來你在這裏，還當你被他們綁了去。報了差館沒有？」

「你是誰？我不認識你？」

李珍摔開了他的手，向大門外走，小高追上去：

「露絲，露絲，你剛才還叫我小高，怎麼現在不認識我了，眞急人，老高的腿給打壞了！」

「喂！你看錯人了，我是露絲的妹妹，你是誰？」

「什麼！這，這，這，……我叫高小林，高永祥的侄子，糟了糟了，一定是露絲給綁去了，……」

小高一面說，一面端詳着李珍，他的嘴唇顫抖，眼皮跳動，眼珠亂轉，好像連鼻子也在他的臉上旋風似的旋轉了起來，他從來就沒有想到李露絲有一個妹妹，而且是長得一個模樣的，當然，什麼事都混亂了。

「你說什麼？露絲給綁去了？劫匪逃跑了？」

「綁去了，逃跑了，後門，坐的士，九八七六號車牌，……清清楚楚，對了，你是她妹妹，我是混蛋，以後再說，現在趕快報差館，……」

李珍立刻把小高抓住，說：

「不要走，警察已經來了。」

樂斯酒店外三架警車一齊開到，還有一架救傷車，李珍就迎上去，嗚嗚聲一停，幫辦、警察一齊湧進來，穿便衣的，穿制服的，都拿着槍，李珍把自已身份和事情的經過，簡單一說明，警察立刻分成兩部份：大部份服侍樂斯大廈，周圍上下封鎖搜索；一部份去追的士。

警察要李珍上醫院。

「傷不重，不要緊，我們一齊去追劫匪。」她拉着小高，說，「你記好車牌，認清人。」



幾架警車一架救傷車一齊開到

鄭家鎮畫

不知怎麼的，小高的肚子倒不痛了，可是臉色越來越青，他的半邊臉更腫了，我的天！去追劫匪？這不是開玩笑的事。他心裏憂急，可是脚下跟着李珍，一同登上警車，兩輛警車嗚嗚的叫起來，向青山道開去。

小高一路咕噥着：

「九八七六，九八七六，……」

警車用無線電話通知總部，截住那架九八七六號的士。

「喂！老友記，不要嘈好不好？九八七六，我們知道了。」

小高就拉直了臉，閉下嘴來，而肚子又隱隱的痛起來了，甚至痛得冒冷汗，而且哼出聲來。

「犯急症了嗎？」警察問。

「受了傷，剛才挨了他們一脚，想是受了重傷。」

「為什麼不早說呀？那就等一會吧。」警察說。

警車開得飛快。

「不，他的手也冷了。」李珍說。

「你怎麼樣？你也受了傷，臉色也不好看哩。」警察問。

「我不要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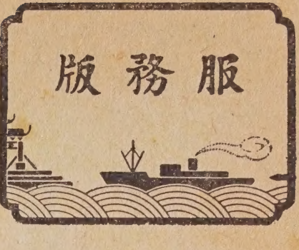
「沙琴，怎麼樣？還是停下來叫的士送他們到醫院去嗎？」

「九八七六！」司機叫了起來。

果然，那架的士正在迎面開來。

（二十）





閩省僑鄉傳佳訊



婆羅洲霍虹讀友：

來信收悉，勿念。你問及有關福建僑鄉的問題，現在據我們所知道的情況，答覆於下：

（一）集美學校的僑生近況：廈門集美歸僑學生補習學校，今年來一共接納了四千多位歸國華僑學生，他們在政府的關懷及老師的熱心輔導下，進步很快。

幾個月來這些歸僑學生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今年參加高等學校考試的八百七十個歸僑學生，有八百五十二人被錄取。高中二年級以下各班二千六百多名歸僑學生，有一千七百多人考取了學校，他們中除三百名留在補校升班學習外，其餘已分送到省內外各正規中學學習。

歸僑學生在技術革新運動中，他們都積極參加製作教具和生產、生活用具；在愛國衞生運動中，他們和老同學一起，在短短五天內就把學校周圍的環境打掃得一乾二淨，使學校奪得了「衞生標兵」的光榮稱號；在新歸僑學生中還出現不少拾金不昧、敬老愛幼的好人好事。據不完全統計，八個月來該校的新歸僑學生拾到並交還失主的手錶、鋼筆、金飾等貴重物品達一千五百多件。此外，他們還積極參加校內課餘種菜和整理環境衞生等勞動，幫助飼養員運飼料。暑假期間全校有三千多名新歸僑學生踴躍報名參加支援農業生產的勞動，他們在集美人民公社和國營第一農場進行為期一周到十天的勞動，人人都表現得熱情充沛，幹勁十足，在勞動中還湧現了一批勞動積極的好學生和不少勞動先進集體，受到了社員們的稱讚和學校的表揚。

（二）閩省水利建設近況：幾年來福建水利建設以突飛猛進的速度向前發展，成績一年勝過一年，去冬今春全省完成土石方超過了十年前的總和。與此同時，各地人民公社還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組織大批勞力上山營造林木，開挖魚鱗坑，控制、提高水土流失面積共一千多平方公里，進一步改變了自然面貌。去冬今春以來，全省新修了大批的灌溉和防洪工程，使五百多萬畝農田的抗旱能力在原有水利基礎上大大提高，防洪治澇面積也增加了一百八十多萬畝。春節前後，沿海地區各公社社員積極提高培厚海堤，堵洞砌坡，有效地擋住了今年暴雨期的山洪和海潮的侵襲，並利用溪水潮汐為人民造福。此外，全省各地還普遍建設了小型水電站和水力動力站，對發展地方工業、加速農業技術改造和農村照明用電提供了更多的電力和動力。

解放後特別是大躍進以來興修的水利工程，在天災面前顯示了巨大的威力，今年春耕前後，不少地區曾經歷了五個多月不下透雨的乾旱，六、七月間又接連發生數次颱風暴雨，但由於人民公社發揮了回天之力，大興水利建設，有力地抗禦了頻繁的自然災害，保證了春、夏兩季農作物仍獲得良好收成，解放前逢雨便成災的莆田、晉江兩大平原，今年在晉江和木蘭溪沿岸增建了許多防洪排澇工程，六月雖經歷了一天降雨一百三十多公厘的特大洪水，仍保住了農作物免受損害。今年晉江防洪堤第二期工程建成後，在六月的大洪潮中，使泉州二十多萬人民和泉州郊區及晉江、南安等縣的十多萬畝農田免受災害，晉江沿海丘陵地帶乾燥易旱的十五萬畝耕地，在今春久旱不雨的情況下，仍能及時溶田，提前完成了春耕。人們歡騰地唱道：「千年荒山綠油油，河谷溪裏水長流，人民公社顯威力，抗禦天災保豐收。」

鄉土 綜合性半月刊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創刊

每月一日及十六日出版

每冊零售港幣陸角

督印人：吳其敏

編輯人：陸無涯

發行者：新地出版社

香港九龍尖沙咀康和里十一號三樓

SHIN DIH PUBLISHING CO.,
11, CORNWALL AVENUE, 2ND FL.,
KOWLOON, HONG KONG

承印者：中央印務館

香港西營盤水街嘉安里二十一號

經銷者：香港、九龍、澳門及外埠各大書局、報攤均有代售

定閱優待價目表：

（本刊已依法在香港政府註冊）

地區	幣名	全年二十四期	半年十二期
港澳	港幣 Hong Kong $	12.50	6.30
其他各地	港幣 Hong Kong $	14.50	7.30
	叻幣 Straits $	8.00	4.00
	菲幣（披索）Philippin Peso	7.40	3.70
	暹幣（銖）Thai Tieul	54.00	27.00
	越幣（貢紙）Piastre	265.00	133.00
	印尼（盾）Indonesi n Rupial	91.00	46.00
	美元 U. S. $	2.50	1.30

（長期訂閱連平寄郵費在內。香港郵票十足通用）

鄉土 合訂本（七）

一九六零年第四卷

（1—12）

每冊定價港幣四元

皮面金字·裝幀名貴



歡迎零售批發，

優待八折發售！

